

國學基本叢書  
經室集

三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書叢本基學國

集室經學

(三)

著元阮



行發館書印務商









75  
13  
肇經室二集卷七

封泰山論

泰山者。上古大山。居天下之中者也。封泰山者七十二代。易姓而王。祭天刻石以紀號也。上古淳質無史册。刻石紀號者。著一代之史也。

說文後序云。書者如也。五帝三王改易殊體。封泰山者七十二代。靡有同焉。然則泰山石刻。即七十二代之史書。若無此石。則文字不別見于竹帛。代號不可考矣。

是故封禪

為古大禮。古者開創之帝王。雖功德有醇駁。而皆得行之。秦始皇、漢武帝之求長生。光武帝之用讖緯。宋真宗之得天書。皆以邪道壞古禮。不足為封禪。咎秦始皇、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議封禪。或行或不行。非也。此皆易姓一天下之君。當刻石紀號者也。漢武帝、魏明帝、北齊文宣帝、唐高宗、元宗、宋真宗、明成祖。議封禪。或行或不行。亦非也。此非易姓一天下之君。不當刻石紀號者也。竊嘗攷之古矣。泰山曰岱。岱者代也。古帝王告代之處也。

後漢書注云。泰山者。王者告代之處。為五嶽之宗。故曰岱宗。

所居曰齊州。齊者中也。居天下之中也。

爾雅曰。齊中也。又曰。中有岱岳。列子湯問

篇言齊州。黃帝篇言齊國。皆中州中國也。

上古水土未平。中國地褊。泰山齊國。地高而無洪水。遂為天下之中。有王者起。德教足

以服衆。功力足以制人。即可以朝諸侯。有天下。登泰山而封之。七十二代。豈皆如黃帝堯舜之德歟。其以雜霸之力。收天下之權。如後代秦隋者。必有之矣。其時文字始造。史册未興。設非大朝會。升中于天。刻石

007923



岱宗以紀之。則天下之權猶未一。代興之號猶未正。且其君之姓名亦無以傳于後世也。惟其盛衰興廢。三古迭更。受命易姓。必有封禪以定之。是以管夷吾所記者。十有二家。不能以受命易姓之辭窮齊桓公。乃設爲嘉祥未臻之說。嗚呼。豈知後世文人昧管氏之大義。反以其所設之辭。侈爲符瑞。以飾封禪。致迂儒疑封禪非古禮。豈不偵哉。

秦泰山石刻。乾隆間始燬。琅邪石刻。今尙存。其文辭亦載于史記。所謂成功盛德。紀號久遠者。雖爲李斯之文。但其遺制。必襲自三代以上。秦石至今三千年尙存。然則唐虞夏商之石。秦時當有

者。存

### 泰山志序

昔管子舉封禪之典。以告齊桓公。蓋以上古質樸。未有史策之文。朝覲之禮。故七十二代之興。咸合諸侯于泰山下。以定天位。乃刻石其上。以紀有天下之號。如後世之修史也。然則刻石之制。先于漆書。七十二代。先于典誥。又何論于諸史乎。山經地志。史家之書也。山莫大于泰山。史亦莫古于泰山。泰山之必當有志。重于天下。山經地志遠矣。況以我朝列聖。御蹕時巡。登祭之典。天章之富。照耀山嶽。垂示萬禩哉。前明歛汪子卿作志。旣詮序混淆。而查志隆之重修岱史。宋燾之泰山紀事。蕭協中之泰山小史。以及國朝林杭學之泰山輯瑞集。皆疎略淺陋。不足以紀岱宗。余於乾隆五十九年。奉命視學山左。試泰安畢。登岱覽其勝。又徧拓其金石文字。爲金石錄。而岱志之舉。尙望諸鴻通博覽之君子。今休寧金太守榮來守泰安。訟簡民和。歲時豐稔。遂乃窮圖經之幽邃。憫舊志之殘缺。實始爲修志之舉。本聶鉞泰山道理記。金石記。



朱孝純圖志而廣徵典禮。博採貞珉。作紀三卷。圖一卷。志十卷。記五卷。敍錄一卷。總爲二十卷。經始於乾隆乙卯。告成於嘉慶戊午。余喜得其書而盡觀之。序述賅備。體例謹嚴。兼史家之三長。考地理于千古。善乎。何異以古今爲經緯。爲岱宗勒成一史乎。元舊爲封泰山論一篇。今太守亦刊于卷中。武斷之論。不足以質當世。然爲泰山志發凡原始。或有取焉。

### 焦山定陶鼎考

西漢陶陵鼎。以漢慮僂尺度之。高七寸三分。身高四寸二分。蓋高一寸六分。蓋上有三環。各高一寸二分。兩耳高二寸二分。三足高二寸。銅質。五色斑駁。腹有稜純素。蓋鑿隸書銘。大字十五。曰。隄麋陶陵共廚銅斗鼎。蓋并重十一斤。小字四。曰。泝第卅五。器鑿隸書銘。大字十七。曰。隄麋陶陵共廚銅鼎。一合容一斗。并重十斤。小字十六。曰。泝共廚銅鼎。容一斗。重八斤。一兩。第廿一案。漢書地理志。隄麋泝二縣。屬右扶風。後漢書耿弇傳。建武四年。封耿況爲隄麋侯。續漢書郡國志。作隄麋。又續漢志。定陶在濟陰郡。本曹國。後漢屬兗州刺史部。郭璞曰。城中有陶邱。史記云。穰侯出之陶。卽其地。定陶共王康。元帝子。哀帝父。永光八年。自山陽徙封。漢書丁太后傳。建平二年。上曰。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震山東。共王傳。哀帝二年。追尊共王爲共皇帝。水經注。濟水自定陶縣南。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又東北逕定陶恭王陵。此器云陶陵。是定陶共王陵也。隄麋泝二邑。合共此器。故曰共廚銅鼎。鐘鼎款識。漢



好時鼎銘云。今好時共廚金一斗鼎。汾陰宮鼎銘云。汾陰共官銅鼎。上林鼎銘云。上林共官銅鼎。漢器體制如是。漢陵廟皆有廚。三輔黃圖。昭帝平陵爲小廚。裁足祠祝。歛識。漢孝成鼎銘云。長安廚孝成廟銅三斗鼎是也。此鼎蓋與器銘辭不相應者。當時共帶正多。不知何時互錯也。器銘云。并重十斤。又云重八斤一兩。云器重八斤一兩。則蓋當重一斤十五兩矣。今除蓋以庫平法馬稱之。重五十三兩七錢二分。銘云。容一斗。以今官倉斗較之。得一升八合。定陶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西南。予得此鼎。因思焦山祇有周鼎。若以漢鼎陪之。經史引徵。可增詩事。爰以官牘達之。鎮江府丹徒縣。付焦山寺僧永守之。并加册于櫝。繪圖。揭款。鈐印。紀之以詩。時嘉慶七年季秋月。

金承安重刻唐萬歲通天史承節撰後漢大司農鄭公碑跋

漢高密鄭司農祠墓。在濰水旁。礪阜山下。承祀式微。不能捍采樵者。濰沙乘風內侵。其深及牆。祠宇頽沒。元率官士修之。祠南門外。積沙深遠。遂改門東向。植松楊行栗于西南。以殺風勢。修齊正殿。改書木主。增建旁屋三楹。爲官吏祭宿地。建坊書通德門。以復孔文舉之舊。祠外田廬號鄭公莊者三。散據高密安邱昌邑三縣地。鄭氏苗裔百數十人居之。務農少文。而譜系世守。猶可考。擇其裔孫憲書。請於禮部。劄爲奉祀生。給田廬。使耕且讀。是役也。掘沙之工。半於土木。趙商漢碑。見于著錄。今求之不得。得金承安重刻唐萬歲通天史承節所撰碑。揭其文讀之。知承節之文。乃兼取謝承諸史。非蔚宗一家之學。其補正范書。昭



雪古賢心迹非淺也。碑高六尺三寸，廣三尺四寸，文廿九行正書。承節以萬歲通天元年奉勅於河南道訪察至高密，因父老之請爲文。文成未書碑而卒。開元十三年八月，密州刺史鄭杳始命參軍劉肫刻石于墓。唐所刻石今無存，賴金承安五年三月所重刻知之。據金石錄云：承節碑乃雙思貞行書，今金碑改爲正書，削唐人書碑舊名。然其文則皆因唐舊，無所竄改。元以范書鄭康成列傳校之，傳先始通京氏易，碑無先字。傳東郡張恭祖，碑作欽祖。傳徵爲大司農，及與袁紹之會數事，碑皆次於與子益恩書前。傳故太山太守應中遠，碑作太山守。傳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碑多周官，無論語。傳答臨孝存碑作孝莊，傳不爲父母羣弟所容，碑無不字。傳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咸從捧手有所受焉。碑省其文，作大儒得意有所受焉。傳乃歸供養，碑作乃歸鄉。傳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碑載其事入銘辭中。傳舉賢良方正，碑作方正賢良。傳公車再召，碑作再徵。傳其勛求君子之道，碑無其字。傳末所憤憤者，碑作凡某所憤憤者。傳亡親墳壘未成，碑作吾親。凡此異同，比而核之，可釋學者積疑。蓋有三焉：司農戒子益恩書，乃歸老疾篤時事，故宜在漢公車徵爲大司農，及袁紹邀至冀州諸事後，而范書反載書文於前，使事蹟先後倒置，一也。所注儀禮周官禮記范書無周官，案司農周官注完善無缺，世所共學，而范書遺之二也。爲父母羣弟所容者，言徒學不能爲吏以益生產，爲父母羣弟所舍容，始得去廁役之吏游學周秦，故傳曰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夫父怒之而已，云爲所容，此儒者言也。范書



因爲父怒而妄加不字與司農本意相反三也至于易恭祖爲欽祖者金避顯宗允恭諱也孝存作孝莊者唐碑本行書石或剝落金時不省而誤存爲莊莊爲漢諱未有不避者其他異同與范書可互校正故急表而錄之以告同志鄭杳見宰相世系表北祖房官至婺州刺史劉肫亦見表彭城房官至汴州刺史

知足齋詩集後序

詩三百篇雅頌之作皆古名臣大儒之所爲也唐宋以來名臣大儒多有詩集詩者志也可以覘其志而不能揜詩者持也可以驗其所持而不可拔性情心術政績遭遇皆可於詩見之顧古人詩集雖多而廢颺之作究不能累牘疊見且古帝王有詩集者蓋鮮卽有之而與名臣大儒言懷論道之作更不多見是惟吾師大興朱公知足齋詩集爲最盛矣我師未弱冠入詞林與兄竹君先生競爽早被高宗純皇帝任使敷歷中外純皇帝深器德量命直上書房侍皇上講誦有甘盤舊學之義焉方出使在外時純皇帝嘗以御製詩郵示往返命和褒錫甚渥皇上望遠寄懷專爲師而發之歌詩者不下數十首師亦皆廣雅音而敷至道都俞陳音何其盛也雖吾師學邃行修得以際茲隆遇實由兩朝睿製曠古所無是以交慶明良徵韶成樂此集卷秩閒得以發其光華而極其典重也元奉命巡撫浙江師嘗以詩寄示爰請於師得授全集將刊之於板師復命元選訂之元乃與及門陳編修壽祺等共商刪存以癸亥年以前編爲二十四卷師之詩閎中肆外才力之大無所不舉且直吐胸臆真情至性勃勃動人未嘗求自公而自觀



考衡量之。實於杜陵昌黎爲尤近。刻旣成。欣聞甲子春皇上繼美前徽。臨幸翰苑。師之資最深。且掌院事。恩加太子太傅。領袖清班。極一時詞臣之榮遇。西園東壁。撰獻之作必多。甲子後之新編。更應美富。古名臣大儒之專集。未有盛於此者。然覽者當知吾師之志。與師之所以持。庶幾於雅頌閒求之矣。

### 葭厓考古錄序

鍾君葭厓。甘泉人。名襄。長于余三歲。余年十七時。與君同受經于李晴山先生之門。君居二郎廟蔬田之西。左倚碧城。右依綠圃。花晨月夕。每相過論文史。嘗雪後泛舟。衝寒敲冰。至小香雪後山。又嘗翦燭作詩于海棠花下。舊遊固如昨也。予入京師後。葭厓以讀書自娛。耿介謹厚。以敦行自勉。殊不汲汲于科名。歲甲子。年四十四。始受知于諸城劉學使。舉優行生員。明年秋。余以丁憂歸揚州。君適病。病遽卒。余在苦次。未得見君。傷哉。又明年。余從君子葵嘉索君遺書。令其就正于執友焦君里堂。里堂爲寫錄之。成四卷。更爲墓銘。余遂刊之于板。以付葵嘉。少暇當再錄其詩。續入英靈集也。

### 毛西河檢討全集後序

蕭山毛檢討。以鴻博儒臣。著書四百餘卷。後之儒者。或議之。議之者。以檢討好辨善言。且以所引證索諸本書。閒有不合也。余謂善論人者。略其短而著其功。表其長而正其誤。若苛論之。雖孟荀無完書矣。有明三百年。以時文相尙。其弊庸陋謏僿。至有不能舉經史名目者。國朝經學盛興。檢討首出于東林叢山空



文講學之餘。以經學自任。大聲疾呼。而一時之實學頓起。當是時。充宗起于浙東。肫明起于浙西。寧人百詩。起于江淮之間。檢討以博辨之才。睥睨一切。論不相下。而道實相成。迄今學者日益昌明。大江南北。著書授徒之家數十。視檢討而精核者固多。謂非檢討開始之功。則不可。檢討推溯太極河洛。在胡肫明之先。發明荀虞干侯之易。在惠定宇之先。于詩駁申氏之僞。于春秋指胡氏之偏。三禮四書。所辨正尤博。至于古文詩詞。後人得其一。已足以自立于千古。而檢討猶不欲以留于世。則其長固不可以一端盡矣。至于引證閒有訛誤。則以檢討彊記博聞。不事翻檢之故。恐後人欲訂其誤。畢生不能也。我朝開四庫館。凡檢討所著述。皆分隸各門。蓋重之也。余督學兩浙。按試紹興府。說經之士。雖不乏人。而格于庸近者不少。陸生成棟。家藏西河全集刻版。請序于余。因發其誼于卷末。俾浙士知鄉先生之書。有以通神智而開蒙塞。人蓄一編。以教子弟。所藉以興起者。較之研求注疏。其取徑爲尤捷。余曩喜觀是集。得力頗多。惟願諸生共置案頭讀之。足勝名師十輩矣。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序

經學史才詞科。三者得一足以傳。而鄞縣全謝山先生兼之。先生舉鴻博科。已官庶常。不與試。擬進二賦。抉漢志唐志之微。與試諸公皆不及。精通經史故也。予視學至鄞。求二萬氏全氏遺書。及其後人。慈谿鄧生勳。奉先生經史問答來。往返尋繹。實足以繼古賢。啓後學。與顧亭林日知錄相埒。吾觀象山慈湖諸說。



以空論敵朱子。如海上神山。雖極高妙。頃刻可見。而卒不可踐。萬全之學。出于梨洲。而變之。則如百尺樓臺。實從地起。其功非積年工力不成。噫。此本朝四明學術。所以校昔人爲不憚迂遠也。

### 南江邵氏遺書序

餘姚翰林學士邵二雲先生。以醇和廉介之性。爲沈博邃精之學。經學史學。並冠一時。久爲海內共推。無俟元之縷述矣。歲丙午。元初入京師。時前輩爲學者。有高郵王懷祖。興化任子田。暨先生而三。元咸隨事請問。捧手有所授焉。先生本得甬上姚江史學之正傳。博聞強記。於宋明以來史事最深。學者唯知先生之經。未知先生之史也。於經則覃精訓詁。病邢昺爾雅疏之陋。爲爾雅正義若干卷。發明叔然景純之義。遠勝邢書。可以立于學官。在四庫館。與戴東原諸先生編輯載籍。史學諸書。多由先生訂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先生又曾語元云。孟子疏。僞而陋。今亦再爲之。宋史列傳多訛。欲刪傳若干。增傳若干。顧皆未見其書。今先生久卒於官。所著書。惟爾雅注疏。先已刊行。今令子秉華等復刊南江札記四卷。南江文鈔若干卷。次第皆成。尙有南江詩鈔十卷。韓詩內傳考一卷。舊五代史考異。宋元事鑑攷異。大臣諡跡錄。方輿金石編目。若干卷。未刊。將次第刊之。以貽學者。元旣心折於先生之學行。又喜獲交於令子秉華。能輯先生之書。俾元受而讀之。得聞先生未罄之緒論也。謹記數言。以諗同學者。

### 王西莊先生全集序



西莊先生編定詩文全集四十卷。既成。屬元爲之序。先生自歸田後。以經術文章發海內者數十年。大江南北。承學之士。知究心經術者。實奉先生與竹汀少詹爲歸焉。古來爲才人易。爲學人難。先生少歲入詞館。出使車。聲華爛然。既而杜門著述。今全集告成。元尤幸得先覩。先生生平論詩。以風人爲主。在唐如玉溪飛卿。不失溫柔敦厚之旨。宋元古法漸失矣。先生詩。上者法六朝。次亦確守三唐規範。以視世之抱韓尊蘇者。超然遠焉。先生之文。紆徐淳厚。用歐曾之法。發鄭服之學。凡序記論說考議諸體。皆高視今古。天台齊宗伯稱其爲文不名一體。體各造極。非虛言也。夫漢人治經。首重家法。家法亦稱師法。前漢多言師法。後漢多言家法。至唐承江左義疏。惟易書左氏爲後起者所奪。其餘家法未嘗亡也。自有破樊離者。而家法亡矣。以先生之才。倘吐納衆家。自闢堂奧。安知詩文不將駕唐宋而上也。乃斤斤守古。不背厥宗者。蓋深感家法之亡。而于詩文寓其轍耳。然當涵濡既久。其達之者。守古之法。無守古之蹟。寢寢乎周秦漢魏之間。又足爲私心自用者。關其口而奪其氣。則才學之卓絕。所以矩範後來者。豈淺末之可窺測哉。元學術媿未成立。何足以知先生。幸得序先生之詩文。闡相先生確守家法之意。挂名簡端。有榮施焉。元和蔣氏徵蔚。最服膺先生。其與元言先生者甚詳。今因蔣氏之歸。書此質之先生。不識先生以爲知言否也。

于忠肅公廟題壁記

于忠肅公於明室有再造功。以徐石奸誣。故遇害。元在京師聞餘姚邵學士晉涵云。嘗見明景泰間通政



司舊冊內署某月日于某一本爲太子事。惜其年月未能記憶。元以此語仁和孫御史。志祖御史云。英宗不當復辟。則景帝之易儲亦未爲過。惟景帝疾篤時。公若上疏請復沂王爲太子。而景帝從之。則仁至義盡。何致有徐石之事。豈學如忠肅見不及此。然則邵學士所見通政司舊冊。有于某一本爲太子事者。當不在易儲之日。而在請復沂王之時。斷斷然矣。文氏漫鈔謂憲宗於忠肅褒卹之典有加。憲宗曾見公手疏之故。斯言更可證矣。此前賢未彰之事。特爲揭之。

### 西湖詒經精舍記

聖賢之道存于經。經非詒不明。漢人之詒。去聖賢爲尤近。晉之越人之語言。吳人能辨之。楚人則否。高曾之容體。祖父及見之。雲仍則否。蓋遠者見聞終不若近者之實也。元少爲學。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晉。魏。求漢。乃愈得其實。嘗病古人之詒散而難稽也。于督學浙江時。聚諸生于西湖孤山之麓。成經籍纂詒百有八卷。及撫浙。遂以昔日修書之屋五十間。選兩浙諸生學古者。讀書其中。題曰詒經精舍。精舍者。漢學生徒所居之名。詒經者。不忘舊業。且勸新知也。諸生請業之席。則元與刑部侍郎青浦王君述庵。兗沂曹濟道陽湖孫君淵如。迭主之。諸生謂周秦經訓。至漢高密鄭大司農集其成。請祀於舍。孫君曰。非汝南許汝長。則三代文字不傳於後世。其有功于經尤重。宜並祀之。乃于嘉慶五年五月己丑。奉許鄭木主于舍中。羣拜祀焉。此諸生之志也。元昔督學齊魯。修鄭司農祠墓。建通德門。立其後人。是鄭君有祀。而許君



之祀未有聞。今得並祀于吳越之間。匪特諸生之志。亦元與王孫二君之志。謂有志於聖賢之經。惟漢人之詁多得其實者。去古近也。許鄭集漢詁之成者也。故宜祀也。精舍之西。有第一樓。生徒或來遊息於此。詩人之志。登高能賦。漢之相如子雲。文雄百代者。亦由凡將方言。貫通經詁。然則舍經而文。其文無質。舍詁求經。其經不實。爲文者尙不可以昧經詁。況聖賢之道乎。

金沙港三祠記

西湖孤山六一泉之三祠。權輿于前明南關權使陳公調元。祀熹懷兩朝諸賢。我朝太守張公奇逢。復祀列代名賢于左廡。分正氣先覺兩堂。又于西廡移前太守李公祀之。則又遺愛堂之權輿也。鄉之人乃建遺愛堂。奉相國李公之芳等。并附祀鄉賢孝義之士。故先覺較多。此三堂之始末也。乾隆間。臺吏修六一泉。改堂廡爲佛宇。遂以數百粟主納諸兩序外夾室中。地極湫隘。吾師大興朱公。曾倡修之。刻碑書名。今屋與主又且朽壞。不可收拾。且地狹甚。亦不能廓之也。金沙港有大閣數楹。甚宏敞。元遂有改遷之舉。因舊祀之人無定例。集詁經精舍諸生議之。諸生言多可采。而議各殊。元遂以己意定之。曰。正氣之言始于楚辭。遠遊而文丞相正氣歌。實發明之。非有死節至行如文山者。不得與也。先覺之言。始于孟子。在吠畝則樂道。任天下則覺民。非有任事如阿衡者。不得以類從也。遺愛之言。始于孔子之泣子產。非有功德及浙民如鄭僑者。不可也。元今所定金沙港之三祠。較之六一泉。有互遷者。有除祀者。有增祀者。六一泉正



氣閣、列漢嚴公光、唐褚公遂良、宋公璟、張公巡、許公遠、顏公真卿、郭公子儀、李公泌、陸公贄、白公居易、宋  
林公逋、范公仲淹、歐陽公修、蘇公軾、岳公飛、韓公世忠、洪公皓、葛公邨、文公天祥、徐公應鑣、明方公孝孺、  
高公遜志、于公謙、孫公燧、邵公經邦、萬公燦、楊公漣、左公光斗、魏公大中、袁公化中、周公朝瑞、顧公大章、  
高公攀龍、周公順昌、周公起元、繆公昌期、李公應昇、周公宗建、黃公尊素、劉公鐸、丁公乾學、夏公嘉遇、林  
公日瑞、陳公士奇、崔公文榮、馬公如蛟、劉公熙祚、衛公景瑗、朱公之馮、范公景文、倪公元璐、李公邦華、汪  
公偉、王公家彥、孟公兆祥、周公鳳翔、施公邦曜、凌公義渠、吳公麟徵、馬公世奇、劉公理順、申公佳胤、陳公  
純德、吳公甘來、王公章、陳公良謨、許公直、成公德、金公鉉、蔡公懋德、孟公章明、蘭公剛中、陳公龍正、劉公  
宗周、祁公彪佳、黃公道周、余公煌、黃公端伯、陳公潛夫、王公道焜、陳公子龍、夏公允彝、陸公培、楊公廷樞、  
黃公淳耀、顧公咸建、吳公爾壘、姚公奇胤、吳公聞禮、葛公寅亮、張公煌言、朱公拱辰、國朝朱公昌祚、范公  
承謨、陳公丹赤、葉公映榴、劉公欽鄰、馬公瑛、高公咸臨、錢公楞、郎公斗金、錢公嘉倫、徐公尙介、王公萬鑑、  
徐公修、一百五人。今改嚴公光、郭公子儀、陸公贄、林公逋、歐陽公修、葛公邨、邵公經邦、陳公龍正、葛公寅  
亮、皆歸先覺堂正祀。徐公修、歸先覺堂旁祀。宋公璟、李公泌、白公居易、范公仲淹、蘇公軾、韓公世忠、朱公  
昌祚、皆歸遺愛堂。六一泉先覺堂列宋趙公抃、楊公時、張公九成、王公十朋、呂公祖謙、楊公簡、元仇公遠、  
明宋公濂、方公孝孺、王公琦、姚公夔、陳公選、章公懋、李公明、宋公應昌、王公守仁、盧公雍、盧公襄、茅公瓚、



茅公坤、凌公立、高公儀、勞公永嘉、陳公善、柴公祥、凌公登名、凌公登瀛、楊公廷筠、張公懋忠、王公思任、陳公雲渠、張公蔚然、洪公瞻祖、李公元暉、李公之藻、李公流芳、陳公肇、盧公復、柴公應槐、盧公昊、盧公璋、劉公宗周、翁公汝遇、聞公啓祥、聞公啓禎、柴公紹輝、柴公紹勳、郭公嗣汾、郎公兆玉、徐公尙勳、艾公南英、章公國佐、柴公世埏、吳公大沖、錢公喜起、徐公繼恩、徐公復儀、張公元徵、吳公之龍、嚴公調御、嚴公武順、嚴公敕、宋公賢、徐公恕、張公元國、朝茅公起龍、凌公萃徵、陳公晉明、汪公澄、汪公灝、陳公麗明、徐公繼聖、張公遂辰、張公嵩、朱公之錫、胡公亶、趙公廷標、高公稱、虞公穆、吳公鑛、詹公惟聖、徐公旭齡、嚴公沆、顧公豹文、嚴公會鑾、洪公秉銓、洪公吉臣、盧公琦、盧公璉、徐公潮、汪公霽、虞公鈔、應公搆謙、王公修玉、柴公紹炳、陸公圻、陳公廷會、胡公介、張公右民、章公士斐、陳公祚明、陸公嘉淑、吳公震衛、俞公時篤、王公至健、陸公堦、陸公堦、孫公浣思、王公佑賢、陳公相、陸公繁、昭、盧公之頤、宋公鼎銓、張公麟、嚴公會藝、沈公近思、柴公謙、張公穎荀、郎公廷泰、汪公廷俊、項公日永、章公戡功、章公撫功、陳公會篁、陳公會藝、盧公麤、盧公麤、洪公福星、陸公進、金公號跋宋、劉公號何實、劉公萬祺、周公號于宣、章公號長玉、趙公號梓木、章公號程伯、方公擢、周公拱辰、趙公號遜志、張公元呂、陳公季方、盧公必陞、趙公啓裕、呂公蘭、一百四十四人、今改徐公復儀入正氣閣、改盧公襄入遺愛堂、方公孝孺、劉公宗周、本在正氣閣、茲重出、除之、其栗主事蹟、未經考得者、正氣閣之朱公拱辰、先覺堂之洪公福星、金公跋宋、劉公何實、劉公萬祺、周公于宣、章公長玉、



趙公梓木、章公程伯、趙公遜志、張公元呂、十一人製成木主、而特藏之樓側。俟考得再列之左右。今暫除之。六一泉遺愛堂、列明周公新、王公世貞、王公在晉、薛公應旂、樊公良樞、李公文奎、陳公仕賢、甘公士价、張公延登、劉公一焜、許公豸、陳公調元、國朝馬公如龍、李公之芳、金公鎡、王公駮、趙公士麟、王公國安、崔公爾仰、鄭公開極、周公清源、顏公光敷、金公之俊、胡公作梅、彭公始搏、馬公豫、于公敏中、趙公宏燦、王公世臣、傅公澤淵、高公熊徵、張公奇逢、李公洊德、通判王納、公興安、黃公在中、三十六人。舊碑附載項公景襄、田公逢吉、張公希良、遲公惟培、李公鐸、吳公垣、五人。今改項公景襄入先覺堂。金公之俊、通判王二人除之。其定爲增祀者：于正氣閣增明張公憲、卓公敬、沈公鍊、翁公鴻業、顧公王家、許公文岐、王公鍾彥、宋公天顯、于公騰蛟、翁公之琪、楊公振熙、吳公正道、王公志端、王公纘爵、趙公景和、徐公石麒、張公國維、熊公汝霖、錢公肅樂、沈公宸荃、陳公函輝、朱公大典、傅公巖、俞公元良、都公廷諫、湯公芬、周公允吉、二十七人。于先覺堂增晉謝公安、宋沈公括、宗公澤、趙公汝愬、朱文公熹、王公應麟、元許公謙、明商公輅、國朝固山貝子公福喇塔、陸公隴其、十人。于遺愛堂增唐李公德裕、明胡公宗憲、阮公鶚、戚公繼光、國朝張公鵬、翮、趙公申喬、朱公軾、李公衛、八人。或曰：互遷之義，旣以孔孟文山之義律之矣。增也除也，有定例乎？曰：無之。六一泉之三祠，以先覺爲稍濫，其間至有不可考其名籍者，姑以有其舉莫敢廢之義多存之。而以實不愧爲先覺者爲南向正祀，有事功者爲西向旁祀，有學行者爲東向旁祀，其三祠主之位次舛亂者，爲



釐正之。并悉標舉其爵秩。增者不勝其增。今則以己意所最重者增之。未必盡合乎人意也。如以爲未善。則俟後之能修建者增損之。此金沙港三祠之事也。三祠共爲大閣五楹。閣之上南向爲正氣閣。北向爲遺愛堂。閣之下南向爲先覺堂。北向則水榭與花神廟隔水相向。其工畢于嘉慶八年夏六月。浙江巡撫前浙江學政揚州阮元刻碑記之。并列序今所定三堂名位于碑後。董斯事者。鹽庫大使婁縣許元仲。書丹者錢唐高塏。

荊州窖金洲考

荊州江陵縣南門之外。大江之中。有洲。俗名窖金。乾隆五十三年。荊州萬城大隄潰。水入城。大學士阿文成公來荊州。相度江勢。以爲此洲阻遏江流。故有此潰。乃于江隄外築楊林嘴石磯。冀挑江流而南之。以攻其洲之沙。今三十年矣。元來閱荊州兵。兼閱江隄。計自造磯後。保護北岸。誠爲有力。但不能攻窖金之沙。且沙倍多於三十年前矣。昔江流至此。分爲二。一行洲南。一行洲北。今大派走北者十之七八。洲南夏秋尙通舟。冬竟涸焉。議者多所策。余曰。無庸也。惟堅峻兩岸隄防而已。此洲自古有之。人力不能攻也。豈近今所生。可攻而去之者耶。考北魏水經注曰。江水又東會沮口。又南逕江陵縣南。縣平江有洲。號曰枚

迴洲。江水至此。兩分而爲南北江。據此。知此洲卽古枚迴洲也。沮口今在萬城隄。

卽古方城。宋荊南置制使趙方之子葵守方城。避諱改方。

又訛爲萬。

外沮水入江之口。千古不改。枚迴洲在沮口之下。江陵之南。指地定名。非此洲而何。況沈約宋書毛



佑之擊桓元于江陵。枚迴洲。斬之。是晉宋至唐。皆有此洲。特今俗易其名耳。百數十年後。安知江之大派。不又行洲南耶。姑存余言。以諗來者。

或謂荆江舊有九穴。今惟南岸席渡口調絃口二穴。尙通。北岸郝穴等口皆塞。議開各穴口以分江流。此又不知今昔形勢之不同也。虎渡調絃二口之水。所以入洞庭湖也。春初湖水不漲。湖低于江。江水若漲。則其分入湖也尙易。若至春夏間。洞庭湖水已漲。由岳州北注于江。則此二口之水。入湖甚微。緩矣。若湖漲而江不甚漲之時。則虎渡之水。尙且倒漾而上。至公安。安能分洩哉。余于丁丑立夏後。親至調絃。察其穴水平緩。竟有不流之勢矣。至于郝穴。則內低於外。更無可開之理。惟冬洩內水于外。尙便利耳。

### 江隄說

古江自岷山導源。會漢分三江入海。故其就下甚暢。然其夏秋間。挾泥載沙。渾流而下。幾與黃河無異。巴蜀漢中陝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之地方。千萬里。泉源雨潦。刷滌于巖壑坡陀之間。掘發于隴畝溝渠之外。膩泥細沙。流入長江。洪波大瀾。鼓之東下。晉以後。先淤塞浙江之南江。唐以後。又淤塞高淳之中江。今惟有揚州北江一江而已。金焦兩山之東。在漢皆爲大海。唐以來。漸淤漸遠。今遠至海門外數百里矣。揚州江都縣之瓜洲。唐在江心。今連平陸矣。焦山北之佛感洲。康熙間始漸淤高。今成大鄉矣。凡此江尾海頭所淤之新地。皆江漢上游之泥沙所積而成之者也。自荊州下至江南。兩岸皆隄。隄內民田。古高于江。今則江高于田者。蓋因有田之處。皆築隄以防水。水所不到。泥沙亦不得而淤之。使不築隄以防之。則隄內之地。歲淤分寸之泥。百年亦必積丈尺之土。久高于江矣。故江水之所以日高者。三江塞其二。且江南



海口之遠也。江愈高，田愈低，隄愈險，誠末如之何矣。黃河由大梁，宋曹入淮北，日見其高，亦安東以下淤遠故也。

河若北行，泛濫岱北，若南下，則淮揚之間積土矣，故河必使中行，雲梯關尤爲難治。

廣州大虎山新建礮臺碑銘

廣州省城南海中有大虎山，爲內外適中扼要之地。昔人未於此建礮臺者，以其東南彌望皆水，漫無逼束故也。余於丁丑冬，閱虎門水師乘兵船出零丁，雞頸諸外洋，遍觀內外形勢，及澳門夷市而歸，乃擇於大虎山築建礮臺。或曰：山前彌望皆水，若賊船不近山，豈能招之使來受礮耶？余曰：此卽昔人所以不於此建礮臺之故也。豈知水雖瀾漫，而沙厚積於遠水之底，外潮內江，急水深泓，所濬滌而行者，皆近此山之根。爰乘小舟親測之，近山者其深數十丈，若遠至百丈以外，漸淺矣。二百丈大舟不能行矣。築臺周三百廿丈，高丈八尺，女牆三十六，神廟藥局兵房畢具。置大礮自七千斤至二千斤者三十位，發之能擊三百丈之外，此無異對面有山，逼而束之，使近出此山之前也。此臺之外，有沙角礮臺，爲第一門戶，進而橫檔鎮遠爲第二門戶，此大虎爲第三門戶，又於大虎之內，新建獵德、大黃二礮臺，爲第四門戶。方今海宇澄平，無事於此，此臺之建，聊復爾耳。然安知數十年後，不有懼此臺而陰弭其計者？數百年後，不有過此臺而遽取其敗者？又若山之內山之外，或淤高而耕爲田，或濬深而改其道，則亦未能預料矣。爰爲銘曰：

嶺南薄海，虎門洞開。乘潮立壁，馮山起雷。聲威所擊，無堅不摧。波恬風偃，巍巍乎此臺。



通鑑訓纂序

北宋學者當推司馬溫公于經史皆最淳正。公于經未多成書。又成書儀切韻等書。若以公之識力。開宋之經學。則其流派必更淳正矣。公于史成資治通鑑。通鑑之後。爲此學者。若王應麟之地理。史炤之音釋。司馬康之釋文。胡三省之注。嚴衍之補。皆于此書爲有功。至于溫公當日領袖羣賢。博采載籍。斟酌異同。棄取裁截。後之學者。望洋而歎。幾不盡其所由來。安能全見其命意之所在。且其中有無差異。又安能是正乎。江君鄭堂。專治漢經學。而子史百家。亦無不通。于通鑑讀之尤審。就已意所下者。抄成資治通鑑訓纂若干卷。皆取其所采之本。書而互證之。引覽甚博。審決甚精。昔胡梅磻等未能通經。故僅立乎史之後。今江君由經子百家而及于史。蓋立乎史之前。譬如挽十鈞之弓者。更挽百斤之弓。裕如矣。使具此精力學識。在彼之時。溫公必引置劉范之右。此江君所以有古人不見我之恨也。

史炤通鑑釋文跋

通鑑釋文。宋史炤撰。炤字見可。眉州人。嘗爲右宣義郎。監成都府糧料院。其曾祖清卿。爲縉紳所宗。蘇氏兄弟以鄉先生事之。資治通鑑釋文。在宋時舊有二本。一爲司馬公休注。刻於海陵郡齋者。名爲海陵本。一爲史炤撰。爲成都府廣都縣費氏進修堂版行。以釋文附注本文之下者。名爲龍爪本。自龍爪本行而海陵本廢。自胡三省本行而龍爪本又廢。直齋書錄解題。稱公休名康。爲溫公之子。史炤之書。與公休大



略同而加詳焉。炤蓋因其舊而附益之。然則炤書本是康注。宜得凍水著書遺意。乃三省作辨誤。撫其一二缺失。詆史者且以詆康。未免太過。三省以地理名家。而小學不甚究心。大率承襲史氏舊文。偶有改易。輒成罅漏。此本近代藏書家鮮有著錄。惟吳門蔣氏有宋槧本。前有紹興三十年三月左朝散郎權發遣黎州軍州主管學事縉雲馮時行序。與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卷數相同。玉海稱其紹興三十一年上。則當日固進之於朝。不可以胡氏一家之言而絀之也。

四史疑年錄序

書之性近於史。史傳中遙遙華胄。瑣瑣姻亞。常娓娓言之。欲於史有所請業。予檢錢辛楣先生疑年錄付之曰。曷廣求之。書之乃由兩漢迄于兩晉。求之得數百人。寫成七卷。其中如因張湯之母而推湯傳。周陽侯侯上脫懿字。顏師古誤爲趙。兼因曹大家傳而推知文選東征賦。永初有七爲永元有七之訛等事。頗有證據。至於沈約之書。則尙未能從事。予曰。南北朝以後。書籍漸多。是須博覽。未可但據正史。此非婦人所能。勿勉強爲之。反多遺漏也。

寧波范氏天一閣書目序

海內藏書之家。最久者。今惟寧波范氏天一閣。歸然獨存。其藏書在閣之上。閣通六間爲一。而以書廚間之。其下乃分六間。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義。乾隆間。詔建七閣。參用其式。且多寫其書入四庫。賜以圖



書集成亦至顯榮矣。余自督學至今。數至閣中。繙所藏書。其金石搨本。當錢辛楣先生修鄞縣志時。卽編之爲目。惜書目未編。余於嘉慶八九年間。命范氏後人登閣分廚寫編之。成目錄一十卷。十三年以督水師復來。寧紹台道陳君廷杰言及之。陳君請觀其目。遂屬府學汪教授本校其書目。金石目並刻之。刻旣成。請序焉。余聞明范司馬所藏書。本之于豐氏。熙坊此閣構于月湖之西。宅之東。墻圃周迴。林木蔭翳。閣前略有池石。與閤闔相遠。寬閒靜閱。不使持烟火者入其中。其能久一也。又司馬沒後。封閉甚嚴。繼乃子孫各房。相約爲例。凡閣廚鎖鑰。分房掌之。禁以書下閣梯。非各房子孫齊至。不開鎖。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三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廚者。罰不與祭一年。擅將書借出者。罰不與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擯逐不與祭。其例嚴密如此。所以能久二也。夫祖父非積德則不能大其族。族大矣而不能守禮讀書。則不肖者多出其間。今范氏以書爲教。自明至今。子孫繁衍。其讀書在科目學校者。彬彬然以不與祭爲辱。以天一閣後人爲榮。每學使者按部。必求其後人優待之。自奉詔旨之褒。而閣乃永垂不朽矣。其所以能久者三也。觀察刻目錄旣成。卽以板畀其後人。度閣下甚盛舉也。余更有望者。此閣所藏五萬三千餘卷。皆明天啓以前舊本。若明末暨國朝之書。概闕焉。范氏子孫若有能繼先業而嗜典籍者。以裒藏繼之。則書益以富矣。且閣不甚高敞。木亦漸朽。新而增之。不益禕歟。又案甬上耆舊傳曰。范欽字堯卿。嘉靖十一年進士。知隨州。有治行。遷工部員外郎。時大工頻起。武定侯郭勛爲督。勢張甚。欽以事忤之。勛譖于



帝下獄廷杖。知袁州。大學士嚴嵩。其郡人也。嵩之子世蕃。欲取宣化公宇。欽不可。世蕃怒。欲斥之。嵩曰。是抗郭武定者。踣之適高。其名遂得寢。稍遷按察副使。備兵九江。歷遷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擒劇賊李文彪。平其穴。疏請築城。程鄉之濠居村。設一通判。以消豫章閩粵之奸。復攻大盜馮天爵。斬之。遷兵部右侍郎。解組歸。張時徹屠大山。亦里居。人稱爲東海三司馬。欽築居在月湖深處。林木翳然。性喜藏書。起天一閣。購海內異本。列爲四部。尤善收說經諸書。及先輩詩文集。未傳世者。浙東藏書家。以天一閣爲第一。卒年八十三。因並錄之。以見司馬事實。又黃梨洲先生有天一閣藏書記。亦錄而刻之於卷首。



學經室二集卷八

奉敕撰熙朝雅頌集跋

我皇上御極之九年山東巡撫臣鐵保采輯八旗詩進呈乙覽蒙皇上錫名熙朝雅頌集製序以弁其首誠聖代之大文藝林之盛事也隨經鐵保奏請命臣刊刻并恭撰跋語於後奉旨俞允臣不勝欣躍榮幸之至伏讀御製序文仰見皇上於右文成化之中兼肄武習勤之意敬天法祖垂訓諄諄以品端心正爲先公忠體國爲尙凡茲臣僕獲覩宸章無不感激奮興竭圖自效何敢忘勞耽逸專事謳吟我朝聖聖相承勵精圖治萬幾餘暇間及篇章鉅製鴻編永垂奕禩涵濡既久自天潢貴裔以及勳衛文武之臣或近侍巖廊或宣勞行陣或致身館閣或敷歷封疆皆能以忠愛之忱發爲咏歌之什允宜蒐采勒爲成書茲鐵保所輯自崇德辛巳後莫不詳加甄錄格取其正詞取其真百數十年間得書一百三十四卷自今以往億萬斯年景祚洪延文明日啓則繼斯集而作者日益以富是書於嘉慶九年九月開雕四閱月而工竣臣幸躬逢其盛綴名簡後祇遵聖訓忠孝爲本詞章爲末奎文示教日月長昭正不獨斯集之媲美廣颺和其聲以鳴太平之盛也已

恭注御撰味餘書室隨筆進呈後跋



欽惟我皇上傳堯舜周孔之學。行內聖外王之道。見諸政治。四海安平。十年於茲矣。巍巍乎帝德。帝學。煥

乎久著于文章哉。臣元伏讀味餘書室隨筆。乃于御製文之外。別成一書者。其中發經史之至理。持政教

之大端。愷切肫誠。非唐太宗帝範所能企及。然唐臣賈行韋公肅。尚有帝範之注。其詳見于四庫書提要。

臣愚以為我大清之治。上掩漢唐。臣雖譎陋。秉皇上之教。任使內外。于唐臣賈行等。亦未敢多讓。是以紬

繹皇言。敬為之注。味餘書室隨筆二卷。共五十二章。第一章論五常之性。以和為貴。涵養太和。歸于中正。

第二章論為政之道。必資賢才。禮善遠佞。立法萬世。第三章論天道好生。治民尚寬。敬敷五教。以振君綱。

第四章論代天宣化。不可違時。謹持小節。以杜侈源。第五章論用賢則治。任邪則亂。開元初政。姚宋皆賢。

第六章論心平氣和。感通天地。天下民安。本于君身。第七章論正己之道。大公無我。積善存誠。物來畢照。

第八章論臣道忠純。學須寧靜。諸葛儒者。優於管仲。第九章論智者通方。先濬心源。仁者愛物。先培元氣。

第十章論安民之道。在于知人。平天下者。先致其知。第十一章論安民之道。勿妨農時。損上益下。行政施

惠。第十二章論至誠之功。悠久不已。朝乾夕惕。推誠布公。第十三章論奉天治民。本於至公。臣竭其誠。民

心悅服。第十四章論五倫達道。皆止于善。無過不及。合乎中庸。第十五章論易道首乾。健行不息。不驕不

憂。存理屏欲。第十六章論除暴用兵。乃不得已。武王七德。秦楚反之。第十七章論晉獻內亂。五易其主。晉

文雖譎。尚扶舊業。第十八章論晉悼入國。六官得人。後世失權。三家分晉。第十九章論舜禹大聖。好問拜



言文王皇華使獲五善第二十章論利用正德幅富安貧義利之辨必遵大學第二十一章論君臣威儀本於禮意傲刻侈佞民不畏愛第二十二章論晏嬰溥利申韓墟國欲得正言先擇仁人第二十三章論川澤容物天地寬大光武豁達德宗猜忌第二十四章論好惡之正與民同之中和而仁不拂其性第二十五章論禮爲儀本儀爲禮末禮主于敬行之以和第二十六章論君子之道和而不同小人逢迎辨之宜早第二十七章論春秋書法懲惡重名君子保名思義循實第二十八章論黃鍾之數萬事根本聲律身度天地合德第二十九章論禹謨三事培養惟和藏富于民乖戾不生第三十章論洪範八政治國澤民五事三德以建大中第三十一章論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剛柔得中仁不犯順第三十二章論取民有制重斂必亡民足君足保安國本第三十三章論仁取仁守卜世繇長秦用凶德二世而絕第三十四章論天人相與無非一誠人倫日用自成之極第三十五章論貧賤飢渴不可害心嚙小養大取義舍利第三十六章論名器不假僭竊不生出信制禮威福無作第三十七章論稼穡饑饉關民生死無逸重農知民之依第三十八章論天下要塞據于形勢地利所在尤重人和第三十九章論才智不同皆宜勤學小人不學亂所由生第四十章論臯矣九德作事無悔正修治平子孫賴之第四十一章論大舜諧孝朱均自棄彝倫心性盡人合天第四十二章論用人行政敬天澤民勤則不匱怠則失之第四十三章論官人用賢尤在察奸有如石顯林甫安石第四十四章論德過于才可以大受有才者教恃才者敗第四十五



章論思不出位。各盡其職。克去己私。不驕不倍。第四十六章論易道研幾。成天下務。聖人至誠。極之于深。第四十七章論天地萬物。皆本至誠。人欲不閒。久道化成。第四十八章論民心所存。即爲天命。畏天敬天。畏民勤民。第四十九章論惟博故厚。惟高故明。悠久不息。參贊化育。第五十章論顯仁藏用。內外如一。宅心寬仁。慎獨宥密。第五十一章論德無小大。但分體用。並育並行。不害不悖。第五十二章論憂民救民。作民父母。聰明誠信。恭己憲天。以上五十二章。皆九經四書之正道名言。廿二史通鑑之治理大義。諸子百家大學衍義等書。無所不包。誠由皇上文學淵博。深于古文之法。故氣盛理明。所舉經籍。如萬斛泉源。隨地涌出。而物之大小畢浮。以臣學殖淺薄。雖博爲引證。猶多舛漏。未能發明聖製於萬一。謹錄成二冊。恭呈睿鑒。臣曷勝惶悚戰慄之至。

浙江刻四庫書提要恭跋

欽惟我皇上稽古右文。恩教稠疊。乾隆四十七年。四庫全書告成。特命如內廷四閣所藏繕寫全冊。建三閣於江浙兩省。諭士子願讀中祕書者。就閣傳寫。所以嘉惠藝林。恩至渥。教至周也。四庫卷帙繁多。嗜古者未及徧覽。而提要一書。實備載時地姓名。及作書大旨。承學之士。鈔錄尤勤。毫楮叢集。求者不給。乾隆五十九年。浙江署布政使司臣謝啓昆。署按察使司臣秦瀛。都轉鹽運使司臣阿林保等。請於巡撫兼署鹽政臣吉慶。恭發文瀾閣藏本。校刊以惠士人。貢生沈青鮑士恭等。咸願輸資鳩工集事。以廣流傳。六十



年工竣。學政<sup>臣</sup>阮元。本奉命直文淵閣事。又籍隸揚州。揚州大觀堂所建閣。曰文匯。在鎮江金山者。曰文宗。每見江淮人士。瞻閱二閣。感恩被教。忻幸難名。茲復奉命視學兩浙。得仰瞻文淵閣於杭州之西湖。而是書適刊成。士林傳播。家有一編。由此得以津逮全書。廣所未見。文治涵濡。歡騰海宇。豈有既歟。<sup>臣</sup>是以敬述東南學人歡忭感激之忱。識於簡末。以仰頌皇上教化之恩於萬一云爾。

瀛舟書記序

予于嘉慶四年冬。奉命撫浙。其時閩浙海盜。則有安南大艇幫。四總兵。三十餘艘。鳳尾水澳蔡牽三幫。各六七十艘。箬橫小幫。浙盜二十餘艘。予造巨艇大礮。尙未成。而五年六月。神風助順。乘風勒兵擊之。安南巨盜五六千人。及土盜小船。全蕩平于台州松門。四總兵溺死者三。磔死者一。奉旨以總兵勅印。擲還安南王阮光纘。光纘言。但令總兵巡海。不慮其入浙爲盜。上表謝罪。自後安南夷寇。不復入浙。六年巨艇成。尾鳳水澳箬橫三幫。以次擊滅。此三鎮大船大礮之力。然蔡牽尙竄于閩浙間也。七年冬。蔡牽疊被浙兵勦逼。惟餘二十四船。遁閩詐降。繼而得橫洋大船。始往來於臺灣。其始往臺也。第爲避兵船之計。繼而在臺劫得船米。會合粵盜朱潰。遂復入內海。與兵船相抗。以致温州胡總鎮在閩被害。繼且過臺上岸攻城矣。十年夏。余以喪去官。其時蔡牽尙在閩。續出之黃葵幫。已於十年春在玉環投誠。所餘者。和尚秋等三五小釣船而已。然蔡逆未能殄除。有負國恩。且恨且憂。疚心靡已。十二年。息影于雷塘墓廬。偶檢數年來



辦兵事之書記稿本。流連翻閱。其閒調度兵船。獎飭鎮將。製造船礮。籌畫糧餉。諸舊事。一一如在目前。且其閒有可憂者。可喜者。可憤者。可哭者。有與提督蒼公保。李公長庚商籌者。亦一一如在目前。回憶當時。每發一函。出一令。皆再三謀慮而爲之。有自起草者。有幕友起草者。而自爲改訂者。筆墨之蹟。如蠅如繩。以之覆瓿。殊爲可惜。因破十數日工。刪其繁。存其要。授寫書人。錄爲六卷。存之家塾。俾將來覽者。知我苦心而已。弟仲嘉別有洋程筆記二卷。歷敘兵船盜船往來勦獲起滅之事。亦頗詳明。可與此相輔。因附錄于後。丁卯二月。

洋程筆記序

元前任浙江巡撫數年中。蕩平夷寇等事。有案牘冊籍可稽。弟亨因采之爲洋程筆記二卷。元奉諱家居。時有李忠毅公之事。蔡逆愈猖獗。攻臺灣。立僞號稱王。元復任浙撫時。張阿治投誠後。蔡逆乃族滅。亨復有後記一卷。臣敬讀皇上御製詩集中。辛未春勝聯句詩注云。浙洋十盜鳳尾水澳。箸黃各幫。在蔡牽之前。最爲猖獗。撫臣阮元派令總兵岳璽等督兵四處搜捕。探知箸黃幫匪在太平縣屬之狗洞門等處。遊奕肆劫。因飭舟師出其不意。于夜半迅駛抵彼。直前攻擊。鎗礮齊施。轟斃無數。獲牽盜船十二隻。生擒盜首江文五等一百七十餘名。箸黃幫自此勦滅。始洋匪之滋擾浙省者。安南夷艇爲尤甚。夷艇本巡夷洋。乃私入浙境之松門。勾結水澳鳳尾各幫。屯聚伺劫。阮元駐師守捕。先散布間諜。令其互相猜忌。水澳一



幫旋卽駛退。因籌兵進剿。適颶風驟起。賊船百數十號。俱簸蕩擊撞。覆溺無算。官兵乘勢奮擊。賊棄船登山。悉就擒戮。餘匪漂出外洋。經阮元飛檄各鎮。向遼遠烏嶼。遍行搜捕。盡滅艇匪。及鳳尾二幫。由是安南夷不復爲患。而土盜亦日漸零星矣。海洋積年首逆。稔惡稽誅。惟蔡牽爲最。朱潰次之。朱逆由粵竄閩。尙剿匪船四十餘隻。經許松年等追入粵界。在南澳長山尾洋面。督兵奮擊。守備黃志輝坐船。撞翻大賊船一隻。並焚燬牽獲多船。殺賊無算。餘船潰竄廣澳外洋。探確該逆已于此次被礮轟傷。旋卽斃命。蔡逆窮蹙日久。剩船十餘隻。潛逃浙江之魚山外洋。王得祿邱良功。約會閩浙師船。躡蹤追及閩幫。擊散各匪。浙師專注逆船。極力追剿。直抵温州黑水外洋。兩省舟師合圍。火攻燒壞逆船。舫邊尾樓。王得祿用坐船乘勢衝去。斷其後舵。逆船遂沈。該逆同伊妻被浪捲沒。夥衆盡散淹斃。二逆罪惡貫盈。先後殄除。人心大快。閩浙兩省。自朱渥張阿治投誠後。全境俱已肅清。而粵省尙剩烏石二一幫。方郭學顯投首時。該匪亦有乞降之請。經百齡奏聞。奉旨查明伊等果出自至誠。卽照郭學顯之例辦理。奈該匪自外生成。意存攜貳。竟以乞降爲緩兵之計。仍敢連艘伺擾。圖劫村莊。百齡知其怙惡狡詭。飭令舟師探剿。躡至儋州洋面。該匪船三十餘隻。正欲駕逃。兵船驟集。奮力圍攻。將該匪及家口全行擒縛。并擒首夥烏石大烏石三鄭耀章楊片客等。百數十名。餘匪殲滅無遺。自此鯨鯢翦盡。海不揚波。陬澨騰歡。共樂承平之宇矣。臣元并敬錄冠于兩記之首。戊寅六月。



淮海英靈集序

吾鄉在江淮之間。東至于海。漢唐以來。名臣學士。概可考矣。我國家恩教流被百餘年。名公卿爲國樹績。其餘事每託之歌詠。節臣孝子。名儒才士。畸人列女。輩出其間。雖不皆藉詩以傳。而鍾毓淳秀。發于篇章者。實不可泯。元幼時。卽思輯錄諸家。以成一集。而力未逮。入都後。勤于侍直。亦未暇及此。乾隆六十年。自山左學政。奉命移任浙江。桑梓非遙。徵訪較易。遂乃博求遺籍。編于十二邑。陳編蠹臺。列滿几閣。校試之暇。刪繁紀要。效遺山中州十集之體。錄爲甲乙丙丁戊五集。又以壬集收閩秀。癸集收方外。虛己庚辛三集。以待補錄。曰淮海英靈者。宋高郵秦少游嘗名其集曰淮海。唐殷璠選唐詩。亦曰河嶽英靈集矣。書成雕板。用廣流傳。余之錄此集。非敢取鄉先生之詩。衡以格律而選定之也。亦非藉已故詩人爲延譽計也。廣陵耆舊。零落百年餘矣。康熙雍正及乾隆初年。已刊專集。漸就散失。近年詩人。刻集者鮮。其高情孤調。卓然成家者。固多。卽殘篇斷句。僅留于敝篋中者。亦指不勝數。亟求之。猶懼其遺佚而不彰。遲之又久。不更替乎。且事之散者難聚。聚者易傳。後之君子。懷耆舊之逸轍。采淮海之淳風。文獻略備。庶有取焉。

廣陵詩事序

余輯淮海英靈集既成。得以讀廣陵耆舊之詩。且得知廣陵耆舊之事。隨筆疏記。動成卷帙。博覽別集。所獲日多。遂名之曰廣陵詩事。其間有因詩以見事者。有因事以記詩者。有事不涉詩。而連類及之者。大指



以吾郡百餘年來。名卿賢士。嘉言懿行。綜而著之。庶幾文獻可徵。不致霑落殆盡。且余生于諸耆舊百餘年後。亦藉此收羅殘缺。以盡後學之責也。退食餘閒。檢付弟享。子常生。鈔錄成書。將以付刻。至于爵里族姓。或有舛誤。遺聞佚事。再當補述。尙望同志君子訂而續之。

### 小滄浪筆談序

余居山左二年。登泰山。觀渤海。主祭闕里。又得佳士百餘人。錄金石千餘本。朋輩觴詠。亦頗盡湖山之勝。乾隆六十年冬。移任浙江。回念此二年中所歷之境。或過而輒忘。就其尙能記憶者。香初茶半。與客共談。且隨筆疏記之。何君夢華。陳君曼生。皆曾遊歷下者。又爲余附錄詩文于後。題曰小滄浪筆談。小滄浪者。居沛南時。習遊大明湖小滄浪亭。卷首數則。皆記小滄浪事。遂爲風舟之濼觴耳。

### 皇清碑版錄序

元數年來。仿朱子宋名臣言行錄。李幼武續錄。及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玉錄之例。閱文集數十百家。及碑誌搨本。爲皇清碑版錄數十卷。歸里後。復屬丹徒王柳邨豫補輯之。又幾十卷。茲不過隨時鈔錄之書。是非去取。次序先後。皆無義例也。

### 江蘇詩選序

嘉慶元年。余在浙督學。選輯國朝浙人之詩。曰兩浙輶軒錄。刻之。又選輯國朝揚州府及南通州之詩。曰



淮海英靈集刻之。復欲輯江蘇各府州之詩。勞勞政事。未能也。歲丙寅丁卯間。伏處鄉里。見翠屏洲王君柳邨。儲積國朝人詩集甚多。而江蘇尤備。柳邨欲有所輯。名之曰江蘇詩徵。余乃歲資以紙筆鈔胥。柳邨遂益肆力徵考。於各家小傳詩話。尤多采擇。嘗下榻擁書於焦山佛閣中。月色江聲。與千百詩人精魄相盪。鐵冶亭制府聞而異之。因題其閣曰詩徵閣。柳邨選詩。謹守歸愚別裁家法。雖各適諸家之才與派。而大旨衷於雅正忠節孝義。布衣逸士。詩集未行於世者。所錄尤多。可謂摭懷舊之蓄念。發潛德之幽光者矣。丙子歲。輯成五千四百三十餘家。勒爲一百八十三卷。屬余訂之。余方馳驅豫楚。心力不足。目力亦昏。不能如在浙時從事於此。束其稿入粵。同里江君鄭堂藩許君楚生珩凌君曉樓曙皆在粵館。爰屬三君子。刪訂校正之。梓人告成。哀然巨集。庶幾自酬夙願。而柳邨亦不虛致此力矣。

嘉慶四年己未科會試錄後序

欽惟我皇上文啓重光。學承道統。體仁孝以繼德。本忠信以臨民。海內之士。莫不身被至教。中心誠服。況懷牒入京師。親見備禮敷政者哉。本年己未會試。命臣朱珪爲正考官。臣劉權之臣阮元臣文寧副之。伏念臣江淮下士。學識庸愚。由內廷翰林。洊陟卿貳。受恩逾格。感激之忱。與悚媿之念。交摯焉。茲承任使。襄校禮闈。臣矢竭顛蒙。虛公將事。伏思校數千人之文藝。必當求士之正者。以收國家得人之效。欲求正士。惟以正求之而已。唐裴行儉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器識之遠大。不易見。觀其文。略可見之。文之淺薄庸俗。



不能發聖賢之意旨者。其學行未必能自立。若夫深於學行者。萃其精而遺其粗。舉其全而棄其偏。簡牘之間。或多流露矣。故<sup>臣</sup>愚以爲得文者。未必皆得士。而求士者。惟在乎求有學之文。且皇上之所以得士者。多其數以擢拔之。寬其途以登崇之。育之以成其材。教之以端其術。積數十年後。供皇上內外任使者。必有今日之士。然則士之砥礪濯磨。期無負乎皇上教育之恩者。當何如也。文王有聲之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則多士之心服聖人。願趣左右者。實聖人之仁孝忠信有以篤啓之也。

### 兩浙輶軒錄序

余督學浙江時。輯淮海英靈集成。蓋江淮間一郡之詩。采錄尙易。欲輯江蘇一省之詩。則力有未能。繼思余督學于浙。乘輶軒采風。非力之所不能爲也。爰訪遺編。求總集。徧于十一郡。自國初至今。得三千餘家。甄而序之。名曰兩浙輶軒錄。嘉慶三年書成。存之學官。未及朞板。六年巡撫浙江。仁和朱朗。益錢塘陳曼生。請出其稿。願共彙之。乃畀之重。加編定。序而行之。別爲條例。以志其詳。此雖余少年好事之所爲。然力有可爲者。則爲之耳。未計其他也。獨念吾鄉自國初至今。詩人輩出。他時或有好事者。乘使者車至大江南北。輯而錄之乎。是有望焉。

### 兩浙輶軒錄補遺序

予督學時。所輯兩浙輶軒錄。旣梓行矣。其間應錄而未錄者。頗有之。惟以爲曷吏之政。不復能從事于此。



楊孝廉秉初等。各以所輯補者。將棗板行之。就正于予。予繙閱之。誠能補前錄之所闕佚。鉅卿名士。本不以入錄爲重。而錄詩者不可遺之。至如一介之士。或恃聲律以自表見。與其刪之。毋寧存之。故元于此補錄者不泰一人也。

試浙江優行生員策問

問取士之道。宜先行誼而後文藝。顧文則易知。行難驟考。當若何觀察。以得其實歟。以四書義取士。垂數百年。明初勦襲成書。爲五經大全。錮蔽士人耳目。至我朝以經術教士。當若何提倡。以矯空疎雜濫之弊歟。得人之法。在於命題。務隱僻則困英士。偏一體則棄衆才。當若何平正體要。使人各能盡其所長歟。鄉試則二三兩場。功半頭場。歲科則防弊之力。半于閱卷。當若何勤敏。以督房考。而肅關防歟。士之治經史者。或短于文詞。工文詞者。或疎于經史。專學藝者。或鈍于時務。習時務者。或荒于學藝。當若何棄其短。以得長。教其徧以求全歟。江浙爲人才淵藪。被國家太平之治百餘年矣。化顛蒙以學業。榮草茅以科名。諸生他日苟有膺取士之任者。宜若何虛懷誠求。勿遺佳士。以酬聖人教養之恩于萬一也。其悉對毋隱。

己未會試策問

問孔子假年學易。雅言詩書執禮。易有三而周易獨傳。漢晉唐宋說。能擇其精而析其弊歟。乾坤象龍馬。用九六。然則象數可偏廢歟。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有詩而後有韻律歟。或詩韻必取同部。聞有分合。然



歟。同部假借轉注。能言其例歟。詩中訓詁見於爾雅者幾何。未見者幾何。尙書見於史記漢書者孰爲古文。孰爲今文。孔蔡傳解句讀。可別白參解否。堯典中星至周而差。恆星東行。確可據歟。三江舍經文則支條歧出。淮泗何以通荷。敷淺原三毫確在何地。儀禮宮室制度若誤。則儀節皆舛。試舉正之。鄭注後孰精其業。試指數之。周禮小司徒田賦。與司馬法異而同歟。鄭注讀爲讀若之例。與許慎同否。禮記月令節物。可與夏小正呂覽諸書參考歟。經注正義訛脫。可校補歟。我國家經學昌明。其各舉所知以對。問。正史二十有四。應補撰注釋音義者何書。表志與紀傳並重。孰詳孰闕歟。儒林文苑道學。應分應合歟。史通所論得失參半歟。編年與紀傳分體。資治通鑑前何所本。後何所續歟。二劉范祖禹胡三省輩。有功司馬者何在。紀事本末體何所做。袁樞以後。誰爲繼作。通鑑綱目何所裁別。夫經述修治之原。史載治亂之蹟。疎於史鑑。雖經學文章。何以致用耶。我朝史法遠邁前代。舊唐書。舊五代史。備列于正史。御批通鑑輯覽。及評鑑闡要。欽定明史。及通鑑綱目三編。于宋明閏位。并存年號。以示大公。遜國復辟議禮三大案。皆有定論。直紹春秋。以垂教萬世。諸生能講貫條舉。徵體用之學歟。問。察吏所以安民也。民生艱易。賴乎守令。守令廉貪。視乎大吏。虞廷三載考績。周官六計弊治。此允釐之要也。漢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唐考功有四善二十七最。宋置考官院。考中外官。當若何循名責實。乃有裨於官箴民命歟。兒寬當課殿民爭輸租。張綱卒於郡寇亦喪服。究何實以臻此。廣漢孫寶。同尙嚴威。張



霸張堪。皆崇德化。寬猛何以相濟歟。楊震遺子孫以疏食。陸贄受刺史之新茶。廉吏所爲可指數歟。袁安爲河南尹。名重朝廷。范純仁識吳仁澤。起於簿領。儲材采望。可期大法小廉歟。韋皋侈橫。亦務蓋藏。德秀賑饑。親行邨谷。民生安危。不基於此歟。明孝宗朝六卿得人。則賢能輩出。正內以飭外。察吏有漸。更有本歟。我皇上躬先仁孝。舉錯大公。董正官方。肅清綱紀。賢士乘時敬應。其各言爾志。

問。弭盜之法。寄於軍政。周禮。司馬掌兵。而追胥竭作。屬之司徒。掌戮禁暴。隸于秋官。然則兵法與教刑通歟。漢制南北軍。而郡守卽爲將。唐制驍騎而裴李奏厥功。宋則河北河東有神銳。忠勇。陝西有保毅。強人。荆湖有義軍。復有川陝七丁。涪州義軍。夔州壯丁。然則團練精銳。隨地皆可。弭盜歟。韓琦籍陝西義勇。程琳以廂兵補募兵。司馬光言鄉弓手不宜刺充正軍。利弊可晰。舉歟。王安石減兵節財。變行保甲。何以有流弊歟。蘇軾疏河北弓箭社事宜。其說可採歟。用兵弭盜在乎將略。若明項忠之擒滿俊。彭澤之平河南。四川。韓雍。王守仁之破斷藤峽。其謀勇可述歟。剿撫兼行。必先勦而後撫。若原傑撫荆襄流民四十餘萬。王守仁撫降田州蠻。其方略可法歟。我皇上廟謨勝算。簡命經略。勦辨川陝餘匪。俾戮其渠首。赦其脅從。德威並用。計日蕩平。多士盍考古而抒所見焉。

海運考跋

以海運易河運。不特數百年舊章不可驟改。且數萬丁伍水手失業無賴。亦爲可慮。然近年河運屢屢梗。



塞且天庾無多儲萬一南船不達則嗔而不食可爲寒心者也嘉慶八年十一月欽奉上諭爲預籌海運一事卽與僚屬盡心集議外訪之於人內稽之於古知數百年來民生國計籌之未嘗無人徒以目前牽率之時萬不敢以待供之度支取嘗試於一旦故入告之章曾有海運非必不可行之事然非萬不得已而後行之之語蓋不敢決然行之也後得皇上福庇河流順軌其議亦寢然九年十月洪澤湖水低弱力不足以刷黃以致河口淤沙七省糧船全不能渡因開祥符五瑞閘放黃水之上流入湖減黃助清于是清黃始平復開小引河數里飛輓各船始能渡河當引河水未通時七省齊奏備駁運之法然以七省數百萬之糧用小船以萬計方可達淮民情必致擾動浙省尤少船須向外江爭先封僱費尤鉅勢難全漕皆歸駁運不得已乃暗籌海運一法十一月招致鎮海縣由北來南之船約得一百餘艘此種船聞松江上海尙有二百餘艘約可得四百艘每艘可載米一千五百餘石略用兵船護出乍浦卽放大洋其裝卸之程腳價之費俱與之議立章程以待不虞交卸如速一年可以往返三次較河運省費三之二後以河道復通遂不復用然未雨之綢繆聖人不廢且近年民困于丁丁困于河東南之力竭矣運費增則民力困運費減則民力紓因重理舊說凡攷之于古與參之于今者纖悉著之于簡都爲海運考一冊昔明邱濬大學衍義補曰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大患迂儒過爲遠慮請于無事之日尋元人海運之故道云云則



元猶此志也。夫以聖人御世，山川效靈，亦不必尋蹈故轍，以爲千慮一得之效。而以臣子過計之心，夫亦何所不至。故不忍棄去，綜而述之。或用此法分江浙全漕十分之幾，試而行之，可乎。嘉慶十年春。

海塘學要序

浙江海塘爲杭嘉湖蘇松常六郡民田廬舍所關。國計至重。晉唐以後。南江道塞。南宋嘉定以前。潮由中。響出入。南北兩岸俱無所害。自嘉定十二年。潮失故道。水力直趨於北。海寧州南四十餘里。淪入海水。而禪機河莊兩山間。中小響旋刷旋淤。不能不藉塔山石壩以殺其北衝之勢。且使大潮不得闌入。以爲汕刷之資。斯萬世不易之良法也。乾隆二十七年。翠華南幸。軫惜民瘼。親臨閱視。見其橫截海中。直偪大溜。因斷自宸聰。添設坦水竹篁木櫃。隨時鑲築。遂爲東南永奠之基。夫海猶河也。治海而不安其性。猶弗治也。恭讀聖製閱海塘記。視塔山誌事諸碑文。知西南六郡數十年安恬之福。非大聖人不能總其樞要者。可耕鑿而罔知帝力乎。元自庚申撫浙。捍禦多年。今聖天子屢念要工。月披圖奏。繼先志也。元嘗虞治河有書。而治海無書。治河如潘靳諸書。雖用力不必盡同。皆能發明水理。確然措諸施行。而治海自翟均廉海塘錄一書之外。新志缺而未備。是亦未窺今廟謨之所在矣。爰于嘉慶六七年間。屬門生陳編修壽祺。纂成全志三十卷。繼因奉諱去官。未及梓行。東防同知合州楊君蒞任後。究心斯事。請其稿于元。而加以刪葺。別爲海塘學要一書。以續長白琅公所輯新志。歲戊辰。元復來撫浙。又期年而此書刊適成。來請序。



其書以修築工程爲要。而考古次之。浙之官士。可仰識聖澤之高深。且知坍漲之形勢。工用之準則矣。

### 嘉靖摺紳冊跋

余家藏嘉靖摺紳數冊。得自闕里孔氏。其京職一冊。題曰摺紳。至外省一冊。則但題曰仕宦備覽。若河間紀氏所藏順治十八年摺紳。則無分京外。皆曰摺紳矣。冊中于都察衙門。旣列各省總督撫按。而各外省又重列之。已駸駸乎不列于京職矣。故冊首葉題曰新刊隨省總督撫按總鎮摺紳。曰新刊隨省者。明乎舊之不隨省也。其外省總督。則陝西三邊四川一員。江南江西一員。福建一員。浙江一員。湖廣一員。兩廣一員。雲貴一員。漕運一員。河道一員。共八員。巡撫則提督操江兼巡撫安慶徽寧池太五府。廣德州兼轄光州固始黃梅廣濟湖口德化地方一員。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宣府一鎮密雲等關一員。直隸保定直順廣泰地方紫荆等關一員。山東一員。山西太原等處雁門等關一員。河南兼河道一員。陝西一員。延綏一員。寧夏一員。甘肅一員。總理糧儲巡撫江寧等處地方一員。浙江一員。江西一員。南贛汀韶惠潮郴桂等處一員。福建一員。湖廣一員。撫治鄖陽等處一員。偏沅等處一員。四川一員。廣東兼鹽法一員。廣西兼鹽法一員。雲南兼建昌畢節東川等處一員。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一員。鳳陽等處兼理海防一員。共二十四員。總督皆兼兵部尙書。或兼右都御史。或兼左右副都御史銜。巡撫或兼兵部左右侍郎。或兼右副都御史右僉都御史銜。其江南省督撫按之後。則列江南等處左布政一員。右布政司兼錢法一員。按



察使一員。提督江安徽寧池太廬鳳八府滁和廣三州上江學政按察僉事一員。提督淮揚蘇松常鎮六府徐州等處學政按察僉事一員。外省提鎮亦列京職。在鑾儀衛衙門中。或兼左右都督。或兼都督僉事。衛外省亦各隨省列之。凡此皆足以資考證也。

揚州府志事志氏族表圖說三門記

自古史傳人事與地理相爲經緯者也。人事月改日易。而終古不易者地理也。同一郡縣山川。在漢某年爲治爲亂。在唐某年爲失爲得。賢良之拊循。忠烈之嬰守。災害利弊。前史具在。修郡志者。是宜專立一門。以備考覽。揚州太守伊公。秉綬以修圖經之事訪于余。余爲立事志一門。凡經史書籍中有關揚州府事

者。編年載之。始于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迄于順治十六年賈質死瓜洲之難。纂修諸君。依余言撰之。成六卷。三千年事。粲然畢著矣。太守以憂去官。此六卷稿與各門稿本。皆存余家。余除服入都。巡鹽御史阿公。克當阿續修府志。延余門生姚文田等撰之。余以此門授文田曰。勿可改也。故此門至今刊成獨詳備。

特名事志曰事略耳。又立氏族表一門。氏族表者。仿唐書宰相世系表爲之者也。一縣之中。必有大家舊族。新貴儒門。以此爲主而收其族。凡內官翰詹科道以上。外官道府鎮協以上。由科甲出身者。皆以其姓氏立表。首敘先世遷徙之由。表中詳載各房名字。自生員以上。皆附見于表。卽如江都甘泉儀徵之耿氏。唐氏。楊氏。常氏。鄭氏。秦氏。許氏。阮氏。興化李氏。高郵王氏。寶應劉氏。喬氏。泰州宮氏。等族。各以宰相九卿



勳爵督撫等官家自爲譜。余皆借而次第輯成表稿。惜余入都後。當事者有所礙而未之纂也。又立圖說一門。圖說者以一邑分四鄉。以四鄉分都圖。每一地保所管之地。繪爲一圖。周回徑直不過二三里耳。圖內爲說曰。東西南北至某處。有某山。與何處相連。有某水某路。自某處來。自某處去。所管之地。有某村某橋。某廟某墓。聚十數地保之圖。卽成一鄉。聚四鄉卽成一邑。一邑之圖說。須以數十紙計。而城池廨宇街巷更在此外。此所以爲圖經也。惜在官不能集事。圖說一門遂止矣。余在雷塘。嘗畫雷塘一地保之圖。刻爲木板。印百紙呈太守。屬其頒之縣爲式。使各保具此圖。遲之又久。卒無圖者。余路經堡城。呼其地保詢之曰。若具所管地圖乎。若見所頒圖式乎。地保曰。未之見也。縣吏匿其圖曰。各保如欲圖式者。輸我錢若干。故至今未具圖也。余瞿然而止。不敢再言。嗟乎。幸地保之未具圖也。使再促之。未有不轉斂錢于村民者。弊之難防如此。雷塘一圖。余載之雷塘墓記篇後。可覽而知其概也。

吳烈婦吞金紀事卷跋

西湖葛嶺之下。舊有吞金祠。祠後有墓。墓爲吳烈婦所葬。烈婦姓戴。初與錢塘學生吳錫居比鄰。戴父死。哭之至失明。人呼爲孝女。因聘焉。旣歸後數年。而錫疾。戴侍湯藥。知不治。請先死。錫曰。吾未死而汝死。是以死促我也。戴泣而止。將屬纊。呼弟鎬曰。汝嫂將必死。我死屬家人伺之。及死。戴以首觸棺。碎首。血被面。家人環伺之。絞以巾。刺以裙刀。凡求死者七。最後吞金不得死。乃密壞玻璃瓶。吞其廉。腸斷。嘔碧血數升。



死里人祠之事載毛西河檢討所爲墓誌。視其家所藏傳記加詳。吞金者志烈婦之志也。烈婦之死或以玻璃不成辭。故以吞金志之乎。祠旣毀。墓將不可識別。其後裔因梁山舟學士爲之表。乃復建坊於其地。余前任浙撫時。曾訪其墓。入祠揖其栗主焉。嘉慶十四年春暮。吳氏後人以此卷請題。傳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矧烈婦之志。有不可得而泯者乎。是亦守斯土者之宜急與也。爰具書以歸之。

吉蘭泰鹽池客難

予之奏改吉蘭泰鹽爲任商自運自售。不定鹽額。而止水運。於皇甫川增河東鹽課八萬餘引也。客有難者曰。曷爲稅權乎。余曰。稅若不定額耶。則與余所改不定引額無異。定額耶。誰其補所虧也。且新設各官皆鹽官。而改爲稅。則當改鑄監督印。改名不改實。可勿更張矣。客曰。近年吉鹽爲內地商民之累。曷絕之。而以此鹽課歸地丁也。余曰。吉鹽累商及民者。賠課洒派也。今已請弛之。曷累焉。昔河東鹽課歸地丁爲課數。始自國初。故可也。今吉鹽之課始增於嘉慶十一年。若歸地丁。是加賦始吾君。曷可也。客曰。有議以鹽池賜還藩王。示不屑有之者。似得體也。余曰。阿拉善部在河套西。卽古賀蘭山。康熙初多羅禮無所歸。聖祖仁皇帝賜以此土。孳遊牧者百餘年矣。吉蘭泰乃其部之鹽池。阿拉善王瑪哈巴拉任回民馬君選等販鹽侵潞淮。皇上執回民罪之。宜也。瑪哈巴拉懼而獻其地。皇上收之。使商運之。亦宜也。今曷與之。且若與之。亦當曰再賞之。不當曰還之。客曰。吉鹽不至晉二年矣。民未聞淡食。有議封禁之。勿水運之者。是



也。曷使內運焉。余曰。吉鹽性重味佳。豔物能久。利醬菹。苟不貴。民甚利之。若內運可以平潞。鹽土鹽鄂爾多斯。鹽之價。藩民及塞外貧民。賴爲生計者數萬人。曷絕之。客曰。旣不可絕。而今以皇甫川爲止。是絕其半矣。余曰。藩民不可使之太富。亦不可使之太貧。太貧則不安。太富亦不安。今半絕之。所以權衡使適中也。且皇甫川一大使耳。能全絕私船乎。皇甫川距河東引地六百里。一二年後。河東私鹽必侵而北。皇甫川私鹽必侵而南。兩侵則兩爲平準焉。民食裕而市價賤矣。譬如南北二家之田。中隔閒地六畝。歲旣久。南者必稼而北。北者必稼而南。兩私則不爭。爭則官治之。并閒田失之矣。客曰。河東商曷肯增引也。余曰。吉鹽二年不至晉。河東之行無引之鹽必多。特無實據耳。然不敢久。久則懼或發之。余之許其增引。知其實有可增也。余之請止吉鹽於皇甫川。蓋陰制藩部太富之計。非爲河東增引計也。客曰。河東道但請禁水運。商人以增引兼請何也。余曰。此道官與商同氣也。水運當禁。自禁之。不在增引。商引當增。則增之。不在水運。不水運。若終固挾而求焉。余將劾而請逮治之矣。商知余之不可要。乃終請增引而不復敢言禁水運也。客曰。唯唯。時壬申五月二十九日。

此奉使往山西  
查辦蒙古鹽事

### 致杭嘉湖道李坦書

浙江之性。非折不行。乾隆中年。杭城以東海寧城以東。皆有護沙。而中間老鹽倉一段數十里。獨受頂衝。則以南岸有牛舌尖沙之故。惟其有此尖沙。吐尖向北。故江水之下也。過尖衝北岸。則折而向南。潮水之



上也。過尖衝北岸，亦折而向南，兩頭向南，故護沙生而受衝。險工僅中間一段耳。乾隆五十年間，有不諳塘工水性者，以牛舌尖沙爲可惡，若截而直之，則中段亦望護沙之漲。于是截牛舌，開引河，導水刷沙一空。孰知不但中段不生護沙，并兩頭護沙全失。杭城烏龍廟外，全受頂衝，潮撲民居之簷，塘外桑田盡爲滄海。海寧鎮海墘以下，亦皆一片大海矣。余保障危險，調劑水性者數年，至嘉慶十一年以後，兩頭漲沙復生，則以南岸漸復尖沙之故。元方以爲深幸，但恐將來復有惡尖沙不直者，故以奉告耳。庚午秋日。

嘉興嘉禾圖跋

嘉興馮鷺庭前輩以嘉禾圖卷來屬題句。元案嘉興本嘉禾郡，以地產嘉禾得名。顧所謂嘉禾，今老農未之見也。嘉慶九年甲子五月，江浙大雨，水汎濫沈浸，浙西三郡皆被災。禾之已種者爛于水，民厄且懼。六月水退，民補栽苗者十之九。秋甚燠，晴雨相閒，禾大熟，有一莖三四穗至九穗者。老農詫以爲異，士之知古者曰：此卽吾郡所謂嘉禾也。相慶以爲帝之德所感召焉。方水之橫行也，魚遊于民竈，舟越阡陌，帆而行。余具狀馳驛入告。帝憫甚，命發倉穀數十萬，賤其值糶于民，或以粥，或以錢米賑貧者三十餘萬口。蠲緩地丁漕米數十萬石，勿徵于民。邑之富者各出錢穀卹其邨，民少安。而游食之徒復乘災鳩衆，橫于鄉里。余飭文武官擒其渠，散其黨，民乃益安。迨九月，禾大熟，有一莖九穗者。此帝之德足以召祥和，故其轉也爲甚速。若大吏者，方省愆之不暇，敢貪天和爲己力乎？且田之終不能補種，并禾而無之者，尙比比也。



寒冬雨雪。就食粥者尙萬人也。余披圖感悚。知此爲天之恩。帝之德而已。今皇帝尙德政。不言嘉祥。未敢以此聞于朝。亦未敢爲詩歌以侈之。謹識其事於卷末云爾。

### 硤川煮賑圖後跋

救荒無善策。惟因時地制宜而已。余撫浙無德。屢致災。嘉慶九夏年。浙西大水。已行平糶賑濟。借籽種諸政矣。十年夏。蠶麥又失收。民益困。乃遵欽定工賑紀事粥賑之法。奏設粥廠於十五州縣。凡三十四廠。大率相距二三十里。卽分設一廠焉。始也議者紛起。以爲粥必有石灰。非救民。乃害民。又以爲婦孺必相踐而死。又以爲人多必致疫。又以爲司事者必侵蝕。民無實惠。余曰。此數弊皆所素有。但在人爲之耳。于是每廠皆延誠實紳士。委以錢穀煮賑之事。官吏不插手。惟鈎算彈壓而已。硤石惠力寺廠其一也。海寧馬君鈺。以部郎居鄉。平日好行其德。委以廠務。力任不疑。余又薦原任臨海縣令尹無錫。華君瑞潢助之。其散籌分男女兩廠。佛寺大蘆篷。無雨淋日炙之苦。貧民盪舟而來。道路出入次第。皆以木柵柳礮爲號。令紀律。日賑數萬人。無擁塞之虞。有疾者給以藥。老病廢疾者別有廠。婦女有廁篷。終數十日。無一人死于廠者。粥濃厚皆遵余令。以立箸不倒。裹巾不滲爲度。馬君及分司者與飢民同食之。無一盞饘。錫者。除領官銀之外。凡可以格外便民者。馬君皆力爲之。以故硤石之賑尤盡善。夫水旱之事。不能必無。國家休養之恩。百數十年矣。昔之八口食十畝者。今數十口食之矣。今之六分災。敵昔之十分災也。倘不以此次煮



賑爲謬。數十年後若有荒歉。或可做而行之。或曰分廠賑粥。不如分鄉散米。余曰。分鄉散米固善。但一二縣之地。有良有司善紳士爲之。乃可。若數十州縣必有流弊。且賑粥專爲下下貧民供朝夕也。若錢與米。則中中下下人皆走索之。反使下下之民短其賑期矣。總之賑災無善策。惟相時地之宜。實惠及民而已。馬君繪此圖。屬華君示予。并請題後。是仁者之用心也。曷再以原奏及養粥散籌各章程附錄于後。俾後之人益有所考焉。

重修廣東省通志序

元泄兩廣。閱廣西通志。乃嘉慶初謝中丞

啓昆

所修。喜其載錄詳明。體例雅飭。及閱廣東通志。則猶是雍

正八年郝中丞

玉麟

所修。書僅六十四卷。四庫書提要稱其一年竣事。體例牴牾。未悉訂正。且迄今九十

餘年。未經續纂。若再遲則文獻愈替。是不可不亟修纂矣。爰奏請開局纂修之。大略以廣西通志體例爲本。而有所增損。凡總纂分纂。採訪校錄。莫不肩任得人。富於學而肯勤其力。三年有成。奏進御覽。志三百三十四卷。爲典一。曰訓典。爲表四。曰郡縣沿革。曰職官。曰選舉。曰封建。爲略十。曰輿地。曰山川。曰關隘。曰海防。曰建置。曰經政。曰前事。曰藝文。曰金石。曰古蹟。爲錄二。曰宦績。曰謫宦。爲列傳八。曰人物。曰列女。曰耆壽。曰方技。曰宦者。曰流寓。曰釋老。曰嶺蠻。爲雜錄一。共二十六門。古人不曰志而曰圖經。故圖重最。宋王中行等廣州圖經。不可見矣。今則一縣一州爲一圖。沿海洋汛。又爲長圖。按冊讀之。粲然畢著矣。廣東



通志舊有康熙十二年劉中丞

秉權

所修之三十卷。明萬曆二十九年郭棐所纂之七十二卷。嘉靖三十

六年黃佐所撰之七十卷。嘉靖十四年戴璟所撰之初稿四十卷。各書多就殘佚。惟黃志爲泰泉弟子所分撰者。體裁淵雅。屢有存本。今求得之。備加採錄。元家藏祕籍。如宋王象之輿地紀勝等書。亦多採錄。是以今志閱書頗博。考古較舊加詳。而選舉人物前事藝文金石各門。亦皆詳覈。至於國初收粵平削尙藩諸鉅事。則已載在國史。此志不得記之。與廣西志同例也。書成刊校。爰敘其後。道光二年閏三月。

恭進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摺子

欽惟皇上聖德天縱。典學日新。爲政本乎六經。教士先夫儒術。此我朝聖聖相承之極軌也。臣幼被治化。肄業諸經。校理注疏。綜核經義。於諸本之異同。見相沿之舛誤。每多訂正。尙未成書。乾隆五十六年。奉敕分校太學石經。曾以唐石經及各宋板悉心校勘。比之幼時所校。又加詳備。自後出任外省。復聚漢唐宋石刻。暨各宋元板本。選長於校經之士。詳加校勘。自唐以後。單疏分合之不同。明閩附音之有別。皆使異同畢錄。得失兼明。成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十七卷。附孟子音義校勘記一卷。釋文校勘記二十五卷。昔唐國子博士陸德明。慮籍舊散失。撰經典釋文一書。凡漢晉以來。各本之異同。師承之源委。莫不兼收並載。凡唐以前諸經舊本。賴以不墜。臣撰是書。竊仿其意。連年校改方畢。敬裝十部。進呈御覽。臣自維末學。莫贊高深。妄瀆聖聰。不勝戰慄悚惶之至。謹奏。嘉慶二十一年十二月。







摩經室三集卷一

南北書派論

北碑南帖論

顏魯公爭坐位帖跋

王右軍蘭亭詩序帖二跋

摹刻天發神讖碑跋

復程竹簠編修書

晉永和泰元甄字拓本跋

隋大業當陽縣玉泉山寺鐵鑊字跋

摹刻揚州古木蘭院井底蘭亭帖跋

卷二

文言說

數說



名說

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與友人論古文書

雙岐秀麥圖跋

江鄉籌運圖跋

糧船量米捷法說

影橋記

再到亭碑陰記

定香亭筆談序

杭州靈隱書藏記

焦山書藏記

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書後

江西改建貢院號舍碑記

廣東改建貢院號舍碑記





修隋煬帝陵記

曲江亭記

元大德雷塘龍王廟碑記

重修旌忠廟記

重修郝太僕祠記

秋雨庵埋骸碑記

記任昭才

記蝴蝶礮子

蝶夢園記

武昌節署東箭亭記

置湖南九谿衛祠田記

卷三

商周銅器說上

商周銅器說下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序

山左金石志序

王復齋鐘鼎款識跋

釋宋戴公戈文

晉真子飛霜鏡拓本跋

秦琅邪臺石刻十三行拓本跋

摹刻泰山殘字跋

摹刻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漢延熹華嶽廟碑整拓本軸子二跋

金石十事記

散氏敦銘拓本跋

甘泉山獲石記

二郎廟蔬圃獲石記

積古齋記



杭州揚州重摹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跋

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秦漢六朝唐廿八名印記

與王西泚先生書

商銅距末跋

宋揚楚夜雨雷鐘篆銘跋

吳蜀師甄考

南屏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考

秦漢官印臨本序

#### 卷四

重修表忠觀記

嘉慶九年重濬杭城水利記

南宋淳熙貴池尤氏本文選序

送楊忠愍公墨蹟歸焦山記



焦山仰止軒記

連理玉樹堂壽詩序

晚鐘山房記

鄭氏得墓圖跋

碧紗籠石刻跋

二老重逢圖跋

錢塘嚴氏京邸祖墓圖記

顧亭林先生肇域志跋

浮屠說

六合縣冶山祇洹寺考

重訂天台山方外志要序

蔗查集序

卷五

紀文達公集序





王文端公文集校本跋

凌母王太孺人壽詩序

里堂學算記序

舊言堂集後序

綠天書舍存草序

孫蓮水春雨樓詩序

華陔草堂書義序

王柳邨種竹軒詩序

邗上集序

惜陰日記序

存素堂詩續集序

是程堂集序

徐雪廬白鵠山房集序

郭書屏鶴井集序





靈芬館二集詩序

畫舫錄序

王竹所詞序

羣雅集序

重刻宋本太平御覽敍

郝戶部山海經賸疏序

宋本附圖列女傳跋

杭州紫陽書院觀瀾樓記

諸城劉氏族譜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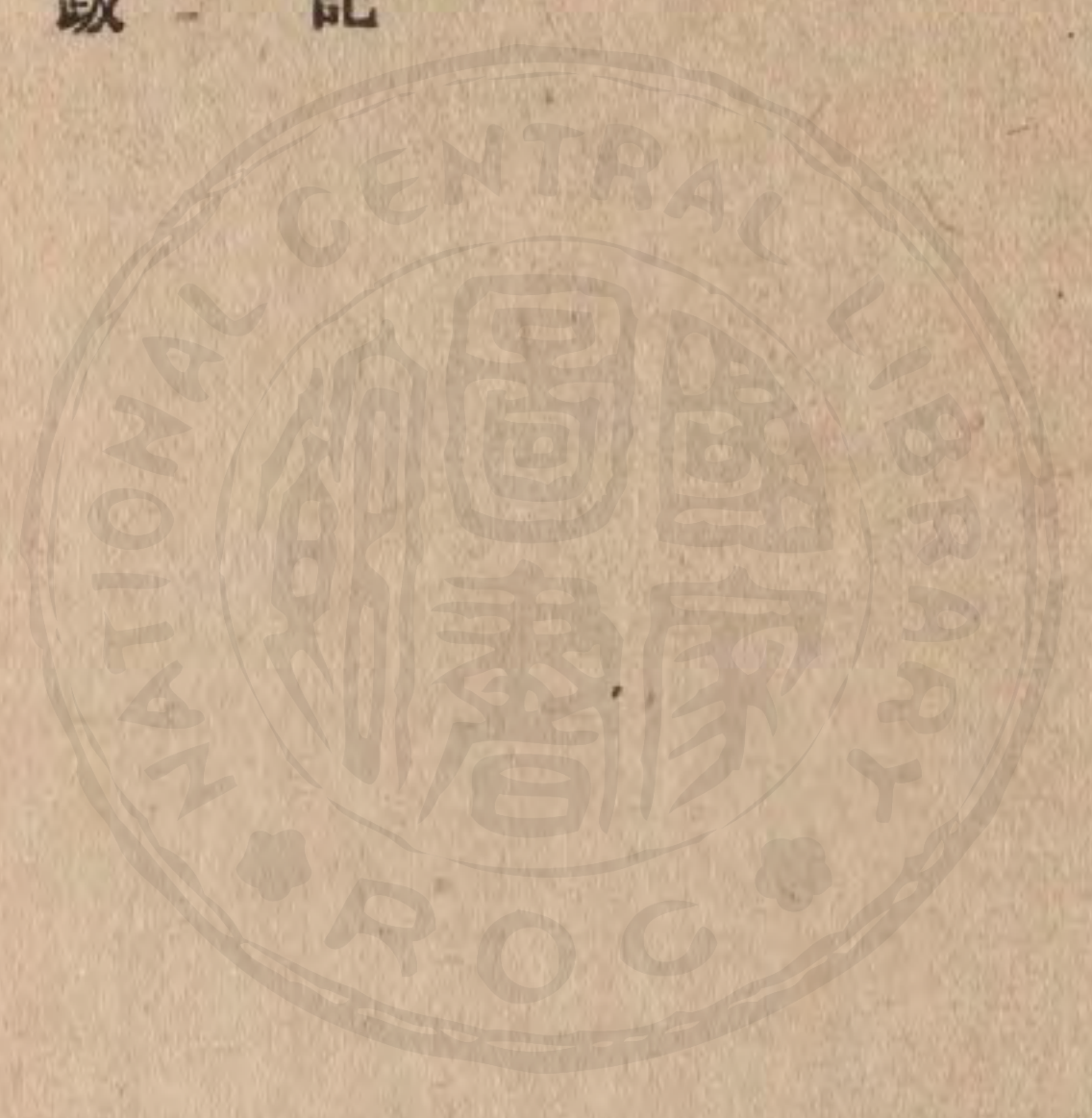
岱頂重獲秦刻石殘字跋

葵考

化州橘記

自鳴鐘說

清遠峽記





新建南海縣桑園圍石工碑記

恩平茶阮硯石記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序

學海堂文筆策問









# 學經室三集卷一

## 南北書派論

元謂書法遷變。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蓋由隸字變爲正書行草。其轉移皆在漢末魏晉之間。而正書行草之分爲南北兩派者。則東晉宋齊梁陳爲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爲北派也。南派由鍾繇、衛瓘、及王羲之、獻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鍾繇、衛瓘、索靖、及崔悅、盧諶、高遵、沈馥、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等。以至歐陽詢、褚遂良。南派不顯于隋。至貞觀始大顯。然歐褚諸賢。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後。直至開成碑版石經。尙沿北派餘風焉。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長于啓牘。減筆至不可識。而篆隸遺法。東晉已多改變。無論宋齊矣。北派則是中原古法。拘謹拙陋。長于碑榜。而蔡邕、韋誕、邯鄲淳、衛凱、張芝、杜度、篆隸八分草書遺法。至隋末唐初。貞觀永徽金石可考猶有存者。兩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通習。至唐初太宗。獨善王羲之書。虞世南最爲親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時王派雖顯。縑楮無多。世間所習。猶爲北派。趙宋閣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於是北派愈微矣。元二十年來留心南北碑石。證以正史。其間蹤跡流派。朗然可見。近年魏齊周隋舊碑新出甚多。但下真蹟一等。更可摩辨而得之。竊謂隸字至漢末如元所藏漢華嶽廟碑四明本。物亢之也。等字。全啓真書門逕。急就章草。實開行草先路。舊稱宣和書譜王導初師



鍾衛攜宣示表過江。此可見書派南遷之跡。晉宋之間。世重獻之之書。右軍之體。反不見貴。齊梁以後。始

為大行。南史劉休傳。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反不見重。及休始好右軍法。因此大行。

梁亡之後。祕閣二王之書。初入北朝。顏之推始得而祕之。

顏氏家訓云。梁氏祕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羲之之體。由此論觀之。可見南北實不相異。

加以真偽淆雜。當時已稱難辨。陶隱居答武帝啓云。羲之從失郡告

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有代書一人。世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為末年書。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書。故遂與之相似。

僧智永為羲之七世孫。與虞世南同郡。世南幼年學書于

智永。見世南本傳。

由陳入隋。官卑不遷。書亦不顯。爾時隋善書者。為房彥謙、丁道護、諸人。皆習北派書法。方嚴

適勁。不類世南。世南入唐。高年宿德。祖述右軍。太宗書法。亦出羲之。故賞虞派。購羲之真行二百九十紙

為八十卷。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定真偽。

見唐書藝文志。

夫以兩晉君臣。忠賢林立。而晉書御撰之傳。乃特在羲

之。其篤好可知矣。慕羲獻者。惟尊南派。故竇泉述書賦。自周至唐二百七人之中。列晉宋齊梁陳一百四

十五人。周一人。秦一人。漢二人。魏五人。吳二人。晉六十三人。宋二十一人。齊十五人。梁二十一人。陳二十一人。唐四十五人。

於北齊。祗列一人。其風流派別。可想見矣。羲獻諸蹟。

皆為南朝祕藏。北朝世族。豈得摩習。蘭亭一紙。唐初始出。歐褚奉敕臨此帖時。已在中年。以往書法。既成

後矣。歐陽詢書法。方正勁挺。實是北派。試觀今魏齊碑中。格法勁正者。即其派所從出。

詳見跋中。

唐書稱詢始

習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嘗見索靖所書碑。宿三日乃去。夫唐書稱初學羲之者。從帝所好。



權詞也。悅索靖碑者，體歸北派，微詞也。蓋鍾衛二家，為南北所同托始。至于索靖，則惟北派祖之。枝幹之分，實自此始。褚遂良雖起吳越，其書法遒勁，乃本褚亮與歐陽詢同習隋派，實不出于二王。唐書本傳云：父友歐陽詢甚重之。諸書碑石，雜以隸筆，今有存者，可覆按也。詳見跋中。褚臨蘭亭，改動王法，不可強同。虞世南死，太宗歎無人

可與論書。魏徵薦遂良曰：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此乃徵知遂良忠直，可任大事，薦其人非薦其書。其實褚法本為北派，與世南不同。此後李邕、蘇靈芝等，亦皆北派，故與魏齊諸碑相似也。詳見跋中。唐時南

派字跡，但寄縑楮，北派字跡，多寄碑版，碑版人人共見，縑楮罕能遍習。至宋人閣潭諸帖，刻石盛行，而中原碑碣，任其蕪蝕，遂與隋唐相反。宋帖展轉摩勒，不可究詰。漢帝秦臣之蹟，並由虛造。鍾王郗謝，豈能如

今所存北朝諸碑，皆是書丹原石哉。宋以後學者，昧于書有南北兩派之分，而以唐初書家舉而盡屬羲獻，豈知歐褚生長齊隋，近接魏周，中原文物，具有淵原，不可合而一之也。北朝族望質朴，不尚風流，拘守舊法，罕肯通變，惟是遭時離亂，體格猥拙，然其筆法勁正，遒秀，往往畫右出鋒，猶如漢隸。其書碑誌，不署

書者之名，即此一端，亦守漢法，惟破體太多，宜為顏之推、江式等所糾正。其書家著名，見于北史、魏齊周

書水經注、金石略諸書者，不下八十餘人。趙崔悅、盧謐、魏崔潛、崔宏、盧偃、盧邈、崔浩、崔簡、崔衡、崔光、崔高、崔亮、張黎、谷渾、沈含馨、盧魯、元黎、廣江、強江、式、江順、和、屈恆、高遵、盧伯源、崔挺、游明根、劉芳、劉懋、郭祚、沈法會、李思穆、柳僧習、夏侯道遷、庾道、王世弼、王由、蔣少游、李苗、曹世表、裴敬憲、沈嵩、竇遵、柳楷、孫伯禮、劉仁之、宇文忠之、沈馥、北齊、杜弼、李欽、張景仁、樊遜、姚元標、韓毅、袁買奴、李超、李繪、趙彥深、崔季舒、蕭慨、源楷、賈德、肖顏之推、姚淑、王思誠、釋道常、北周、冀儻、趙文



深黎景熙沈遵泉元禮蕭搆薛温薛慎柳宏裴漢楊素虞世基虞綽  
盧昌衡趙仲將劉顥房彥謙閻毗寶慶寶璠隋丁道護龐寬侯孝直

此中如魏崔悅崔潛崔宏盧諶盧偃盧邈皆世傳鍾

衛索靖之法見崔浩傳齊姚元標亦得崔法

崔浩傳云武平中姚元標以工書知名見潛書以為過于浩也顏氏家訓云北朝喪亂之餘書跡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于江南惟有姚元標工于楷隸留心小學後生

師之者衆齊末祕書繕寫賢于往日多矣武平造象藥方記書法極佳或元標筆歟

周冀儁趙文淵皆為名家豈書法遠不及南朝哉我朝乾隆嘉慶間元

所見所藏北朝石碑不下七八十種其尤佳者如刁遵墓志司馬紹墓志高植墓志賈使君碑高貞碑高

湛墓志孔廟乾明碑鄭道昭碑武平道興造象藥方記建德天保諸造象記啓法寺龍藏寺諸碑直是歐

楮師法所由來豈皆拙書哉南朝諸書家載史傳者如蕭子雲王僧虔等皆明言沿習鍾王

蕭傳云子雲自言善效元常逸

少而微變字體王傳云宋文帝謂其迹逾子敬

實成南派至北朝諸書家凡見於北朝正史隋書本傳者但云世習鍾衛索靖工書善

草隸工行草長於碑榜諸語而已絕無一語及于師法義獻正史具在可按而知此實北派所分非敢臆

為區別譬如兩姓世系譜學秩然乃強使革其祖姓為後他族可歟

北朝諸史云魏初重崔盧之書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妄染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崔

悅與范陽盧諶齊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子宏世不替業又谷渾善隸書黎廣從司徒崔浩學楷篆世傳其法高遵頗有筆札盧伯源習鍾繇法劉懋善草隸沈法會能隸書李思穆工隸庾道工草隸王由善草隸裴敬憲工隸草寶遵善隸篆劉仁之工真草張景仁工草隸姚元標工書知名韓毅以工書顯蕭愷善草隸源楷善草隸劉遼工草書冀儁善隸書泉元禮頗閑草隸蕭搆善草隸薛慎善草書柳宏工草隸虞世基善草隸虞綽工草隸盧昌衡工草行書房彥謙善草隸



關毗草隸尤善。寶慶工草隸。寶璣工草隸。凡此各正史本傳無一語及于師法二王者。此外書斷。書史。書勢。筆陣圖。等書之言。皆未足深據。

其間惟梁王褒。本屬南派。褒入北周。貴游翕然學褒書。趙文淵亦改習褒書。然竟無成。至于碑榜。王褒亦推先文淵。可見南北判然。兩不相涉。述書賦注。稱唐高祖書師王褒。得其妙。故有梁朝風格。据此。可見南派入北。惟有王褒。高祖近在關中。及習其書。太宗更篤好之。遂居南派。淵源所在。具可考已。南北朝經學。本有質實輕浮之別。南北朝史家。亦每以夷虜互相詬詈。書派攸分。何獨不然。宋元明書家。多爲閣帖所囿。且若禊序之外。更無書法。豈不陋哉。元筆札最劣。見道已遲。惟從金石正史。得觀兩派分合。別爲碑跋一卷。以便稽覽。所望穎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歐褚之舊規。尋魏齊之墜業。庶幾漢魏古法。不爲俗書所掩。不亦禕歟。

### 北碑南帖論

古石刻紀帝王功德。或爲卿士銘德位。以佐史學。是以古人書法。未有不托金石以傳者。秦石刻曰金石刻。明白是也。前後漢隸碑盛興。書家輩出。東漢山川廟墓。無不刊石勒銘。最有矩法。降及西晉北朝。中原漢碑林立。學者慕之。轉相摩習。唐人修晉書。南北史傳。于名家書法。或曰善隸書。或曰善隸草。或曰善正書。善楷書。善行草。而皆以善隸書爲尊。當年風尚。若曰不善隸。是不成書家矣。故唐太宗心折王羲之。尤在蘭亭敘等帖。而御撰羲之傳。惟曰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而已。絕無一語及于正書行草。蓋太宗亦不能不沿史家書法以爲品題。晉書具在。可以覆案。而羲之隸書世間未見也。隸字書丹。于石最難。北魏周齊



隋唐變隸爲真。漸失其本。而其書碑也。必有波磔。雜以隸意。古人遺法。猶多存者。重隸故也。隋唐人碑。畫未出鋒。猶存隸體者。指不勝屈。褚遂良唐初人。宜多正書。乃今所存褚蹟。則隸體爲多。間習南朝體。書聖教序。卽嫌飄逸。蓋登善深知古法。非隸書不足以被豐碑。而鑿貞石也。宮殿之榜。亦宜篆隸。是以北朝書家史傳稱之。每曰長于碑榜。今榜不可見。而瓦當碑頭。及天發神讖碑。可以類推。晉室南渡。以宣示表諸蹟。爲江東書法之祖。然衣帶所攜者帖也。帖者始于卷帛之署書。見說文。後世凡一縑半紙。珍藏墨蹟。皆歸

之帖。今閣帖如鍾王郗謝諸書。皆帖也。非碑也。且以南朝敕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絕少。

見昭明文選。

惟帖是

尙。字全變爲真行草書。無復隸古遺意。卽以焦山瘞鶴銘與萊州鄭道昭山門字相按。體似相近。然妍態多而古法少矣。閣帖晉人尺牘。非釋文不識。苟非世族相習成風。當時啓事。彼此何以能識。東晉民間墓。輒多出陶匠之手。而字跡尙與篆隸相近。與蘭亭迥殊。非持風流者所能變也。王獻之特精行楷。不習篆隸。謝安欲獻之書太極殿榜。而獻之斥韋仲將事以拒之。此自藏其短也。夫魏之君臣失禮者在楹懸仲將耳。若使殿榜未懸。陳之廣廈細旃之上。敕文臣大書之。何不中禮之有。豈君上殿廷不及竹扇籠鵝耶。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本是南朝王派。故其所書碑碣不多。若歐褚則全從隸法而來。磨崖巨石。照耀區夏。詢得蔡邕索靖之傳矣。北朝碑字。破體太多。特因字雜分隸。兵戈之間。無人講習。遂致六書混淆。鄉壁虛造。然江東俗字。亦復不少。二王帖如稷。鞏。臬等字。非破體耶。唐初破體未盡。如虞歐碑中。欸。彤。虞廟堂碑。准。



歐虞恭歐皇甫等字非破體耶。唐太宗幼習王帖。于碑版本非所長。是以御書晉祠銘。貞觀二十年今在太原府筆意縱

橫自如。以帖意施之。巨碑者。自此等始。此後李邕碑版。名重一時。然所書雲麾諸碑。雖字法半出北朝。而

以行書書碑。終非古法。故開元間修孔子廟諸碑。為李邕撰文者。邕必請張庭珪以八分書書之。邕亦謂

非隸不足以敬碑也。唐之殷氏仲顏氏並以碑版隸楷。世傳家學。王行滿、韓擇木、徐浩、柳公權等。亦各

名家。皆由沿習北法。始能自立。是故短牋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

宋蔡襄能得北法。元趙孟頫楷書。摹擬李邕。明董其昌楷書。托蹟歐陽。蓋端書正畫之時。非此則筆力無

立卓之地。自然入于北派也。要之。漢唐碑版之法盛。而鐘鼎文字微。宋元鐘鼎之學興。而字帖之風盛。若

其商榷古今。步趨流派。擬議金石。名家復起。其誰與歸。

顏魯公爭坐位帖跋

唐人書法。多出於隋。隋人書法。多出於北魏。北齊。不觀魏齊碑石。不見歐褚之所從來。自宋人閣帖盛行。

世不知有北朝書法矣。即如魯公楷法。亦從歐褚北派而來。其源皆出於北朝。而非南朝二王派也。爭坐

位稿如鎔金出冶。隨地流走。元氣渾然。不復以姿媚為念。夫不復以姿媚為念者。其品乃高。所以此帖為

行書之極致。試觀北魏張猛龍碑。後有行書數行。可識魯公書法所由來矣。蘭亭一帖。固為千古風流。此

後美質日增。惟求妍妙。甚至如魯公此等書。亦欲強入南派。味所從來。是使李固搔頭。魏徵嫵媚。殊無學



識矣。

王右軍蘭亭詩序帖二跋

王右軍蘭亭修禊詩序。書於東晉永和九年。原本已入昭陵。當時見者已罕。其元本本無鈎刻存世者。今定武龍神諸本。皆歐陽率更楮河南臨搨本耳。夫臨搨之與元本。必不能盡同者也。觀於歐楮之不能互相同。卽知歐楮之必不能全同於右軍矣。真定武本。余惟見商邱陳氏所藏一卷。餘皆一翻再三翻之本。真定武本。雖歐陽學右軍之書。終有歐陽筆法在內。猶神龍本之有河南筆法也。執定武而以爲右軍書法。必全如是。未足深據也。昭陵原本。誰見之耶。況此外穎上張金界奴。竊異僧押縫等。百數十本不同耶。領字或從山。崇字或作崇。更大不同耶。要之。右軍書之存於今者。皆展轉鈎摹。非止一次。懷仁所集。淳化所摹。皆未免以後人筆法。屢入右軍法內矣。然其圓潤妍渾。不多圭角。則大致皆同。與北朝帶隸體之正字原碑。但下真迹一等者。不同也。世人震於右軍之名。囿於蘭亭之說。而不攷其始末。是豈知晉唐流派乎。蘭亭帖之所以佳者。歐本則與度化寺碑筆法相近。楮本則與楮書聖教序筆法相近。皆以大業北法爲骨。江左南法爲皮。剛柔得宜。健妍合度。故爲致佳。若原本全是右軍之法。則不知更何景象矣。永和八年秋。殷浩北伐無功。再舉進屯泗口。羲之移浩書曰。區區江左。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莫若退保長江。引咎責躬。與民更始。以救倒懸。若猶以前事爲未工。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浩不能從。遂



有九年秋七月之敗。蘭亭敍作於浩屯泗口之後。敗走譙城之前。其憂國之心。含於文字之內。非徒悲陳迹也。

### 摹刻天發神讖碑跋

三國吳天發神讖碑。舊在江寧嘉慶十年燬於火。人間拓本。皆可寶貴。元家有舊拓本。合之繁昌鮑氏舊拓本。共得二百二十一字。十四年春。屬長洲吳國寶撫刻。以昭絕學。按此碑張勃吳錄。以爲皇象所書。張懷瓘書斷。以爲官至侍中。八分亞于蔡邕。梁書南史。皇侃傳。並云青州刺史。惜吳志不爲立傳。此碑始末。見於王司寇金石萃編等書。其字體乃合篆隸而取方折之勢。疑卽八分書也。八分書起于隸字之後。而其筆法篆多于隸。是中郎所造。以存古法。惜人不能學之也。北朝碑額。往往有酷似此者。魏齊諸碑。出于漢魏三國隋唐以後。歐楮諸體。實魏齊諸碑之苗裔。而神讖之體。亦開其先。學者罕究其原流矣。皇象字休明。廣陵人。因刻石置之北湖家塾。秦華雙碑之後。以存古鄉賢之矩矱焉。

復程竹齋編修

邦憲書

秋初接奉還雲。知夏間奉會一函。已經入覽。藉知林居清適。怡志文翰。爲慰。索書楹帖。隨後奉寄。來函書法益進。篤志歐楮。喜與鄙見相合。竊謂書法自唐以前。多是北朝舊法。其新法南派。多分別于貞觀永徽之間。隋龍藏寺碑。乃丁道護等家法。歐楮所從來。至今可見者也。歐之皇甫碑醴泉銘。乃其本色也。化度



寺碑。乃其參用永興南法者也。虞之夫子廟堂碑。非盡虞之本色。乃亦參用率更北法者也。是以廟堂原石。頗有與化度原石相近之處。今二摹本全入圓熟。與閣帖棗木模稜者同矣。貞觀以後御書碑。如晉祠紀功頌。昇仙太子之類。皆是王羲之真傳。與集王聖教同行一轍。卽如石淙詩中。方勁之筆。皆繫北派。迥不相涉。終唐之世。民間劣俗。輒石。今存舊跡。無不與北齊周隋相似。無似閣帖者。無似羲獻者。蓋民間實未能沿習南派也。王著摹勒閣帖。全將唐人雙鉤響搨之本。畫一改爲渾圓模稜之形。北法從此更衰矣。閣帖中標題一行曰。晉某官某人書。皆王著之筆。何以王郢謝庾諸賢。與王著之筆。無不相近。可見著之改變多不足據矣。昭陵禋序。誰見原本。今所傳兩本。一則率更之定武。一則登善之神龍。實皆歐褚自以己法參入王法之內。觀於兩本之不相同。卽知兩本之必不同於繭本矣。皆全是原本。恐尙未必如定武動人。此語無人敢道也。大約歐褚北法。從隸而來。其最可見者。爲乙字捺脚飛出。內圓外方。全是隸法。無論一字畫末出鋒矣。若江左王法乙字。則多鈎轉作乙。此其分別之迹。此外南遠於隸。北沿於隸之處。踪跡甚多。若不持成見以求之。皆朗然可見。幸今北石尙多存者。再過數百年。更無人見矣。行書如顏氏爭座位等石。皆是北派。幸未爲後人盡改圓熟。流入妍妙一路。至于樂毅黃庭道德等帖。世稱爲逸少真跡者。其來處皆不可究詰。有識者所不應道也。董文敏骨力。得力於歐。張文敏骨力。得力於顏。皆以北派工夫爲骨。所以能卓然自立。乃二公一生不知南北之分。矢口惟二王是尊。豈所謂可使由之。不使知之。隱然爲



隋唐人所籠罩耶。生筆札極劣。議論武斷。屬在至契。敢以奉商。何如。  
晉永和泰元甄字拓本跋

此甄新出于湖州古冢中。近在蘭亭前後十數年。此種字體。乃東晉時民間通用之體。墓人爲壙。匠人寫。坏。尚皆如此。可見爾時民間尚有篆隸遺意。何嘗似羲獻之體。所以唐初人皆名世俗通行之字爲隸書也。羲獻之體。乃世族風流。譬之麈尾如意。惟王謝子弟握之。非民間所有。但執二王以概東晉之書。蓋爲閣帖所愚蔽者也。况真羲獻亦未必全似閣帖也。不獨此也。宋元嘉字甄亦尚近于隸。與今閣帖內字跡無一相近者。然則唐人收藏珍祕。宋人展轉勾摹。可盡據乎。

永和元年七月  
晉泰元九年庚子



# 宋元吉加二六事已已

隋大業當陽縣玉泉山寺鑊鑊字跋

丁丑春余過當陽玉泉寺得見隋鑊鑊字揚之凡四十有四字每字方徑二寸許其文曰隋大業十一年歲次乙亥十一月十八日當陽縣治下李慧達建造鑊一口用鐵今秤二千斤永充玉泉道場供養考此鑊乃彼時民間所造民間所寫其寫字之人亦惟是當時俗人其字亦當時通行之體耳非摹古隸者也而筆法半出于隸全是北周北齊遺法可知隋唐之間字體通行皆肖乎此而趙宋各法帖所稱鍾王者其時世遠在此等字前何以反與後世楷字無殊耶二王書猶可云江左與中原所尚不同若鍾書則更在漢魏之間其偽也不爽然可想見乎



隋大業十一年歲次乙  
亥十一月十八日當陽  
縣治下李慧達建造錢  
一口用鐵今秤二千斤  
永元玉泉道場供養

摹刻揚州古木蘭院井底蘭亭帖跋

金華蘭亭乃明正統間兩淮運司何士英從揚州取去者相傳以爲汴京睿思紹彭遺石思陵南渡失于



揚州者。殊未必然。然明時掘自揚州古木蘭院井中。則甚確。是必唐刻之摹本也。嘉慶己巳長夏。命海鹽吳厚生在杭州摹勒一石。歸置揚州北門外古木蘭院中。聊還故蹟云爾。





研經室三集卷二

文言說

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始傳久遠。其著之簡策者。亦有漆書刀削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為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

說文。言从口。从辛。辛愆也。是

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為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

說文曰。詞。意內言外也。蓋詞亦言也。非文也。文。言曰。修辭立其誠。說文曰。修飾也。詞之飾者。乃得為文。不得以詞即文也。

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學士。皆能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警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



卽如樂行憂違偶也。長人合禮偶也。和義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閑邪善世偶也。進德修業偶也。知至知終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聲同氣偶也。水溼火燥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借極天則偶也。隱見行成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餘慶餘殃偶也。直內方外偶也。通理居體偶也。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卽象其形也。

考工記曰青與白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說文曰文錯畫也象交文

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數說

古人簡策繁重以口耳相傳者多。以目相傳者少。是以有韻有文之言行之始遠。不第此也。且以數記言。使百官萬民易誦易記。洪範周官。尤其最著者也。論語二十篇名之曰語。卽所謂論難曰語。語非文矣。然語雖非文。而以數記言者。如一言三省、三友、三樂、三戒、三畏、三愆、三疾、三變、四教、絕四、四惡、五美、六言、六蔽、九思之類。則亦皆口授耳受心記之古法也。秦漢間伏生尙書、公羊春秋、傳經說經尙復全以口授。數傳之後始著竹帛。復何疑於簡策之少。記誦之多哉。古人簡策在國有之。私家已少。何況民間。是以一師有竹帛而百弟子口傳之。非如今人印本經書家家可備也。



名說

古人於天地萬物皆有以名之。故說文曰：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然則古  
人命名之義，任口耳者多，任目者少，更可見矣。名也者，所以從目所不及者，而以口耳傳之者也。易六十  
四卦詩三百篇書百篇，苟非有名，何以記誦？名著而數生焉，數交而文見焉。古人銘詞，有韻有文，而名之  
曰銘。銘者，名也。卽此義也。釋名曰：銘，名也。禮記祭統曰：銘者，自名也。

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昭明所選名之曰文，蓋必文而後選也。非文則不選也。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爲文也。故昭明文  
選序後三段，特明其不選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爲文。始以入選也。或曰：昭明必以沈思翰藻爲文，於  
古有徵乎？曰：事當求其始。凡以言語著之簡策，不必以文爲本者，皆經也、子也、史也。言必有文，專名之曰  
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古人言貴有文。孔子文言實爲萬世文章之祖。此篇  
奇偶相生，音韻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節，非清言質說者比也。非振筆縱書者比也。非佶屈澁  
語者比也。是故昭明以爲經也、子也、史也，非可專名之爲文也。必沈思翰藻而後可也。自齊梁  
以後，溺于聲律，彥和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得謂之不  
正。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爲八代之衰而矯之。于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皆爲諸家所取。故



其所著者非經卽子非子卽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謂文者鮮矣合于班孟堅兩都賦序所謂文章者更鮮矣其不合之處蓋分于奇偶之間經子史多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尙偶文選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尙奇如必以比偶非文之古者而卑之則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韻語凡三十有五豈可以爲非文之正體而卑之乎況班孟堅兩都賦序及諸漢文其體皆奇偶相生者乎兩都賦序白麟神雀二比言語公卿二比卽開明人八比之先路明人號唐宋八家爲古文者爲其別于四書文也爲其別于駢偶文也然四書文之體皆以比偶成文

明史選舉志曰四子書命題代古人語氣體用排偶謂之八股

不比不行是明人終

日在偶中而不自覺也且洪武永樂時四書文甚短兩比四句卽宋四六之流派宏治正德以後氣機始暢篇幅始長筆近八家便于摹取是以茅坤等知其後而昧于前也是四書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爲一脈爲文之正統也然則今人所作之古文當名之爲何曰凡說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立意爲宗皆子派也惟沈思翰藻乃可名之爲文也非文者尙不可名爲文況名之曰古文乎或問曰子之所言偏執己見謬託古籍此篇書後自居何等曰言之無文子派雜家而已

與友人論古文書

讀足下之文精微峻潔具有淵源甚善甚善顧蒙來問謹陳陋識焉元謂古人于籀史奇字始稱古文至于屬辭成篇則曰文章故班孟堅曰武宣之世崇禮官考文章又曰雍容揄揚著于後嗣大漢之文章炳



焉。與三代同風。是故兩漢文章。著於班范。體制和正。氣息淵雅。不爲激音。不爲客氣。若云後代之文。有能盛于兩漢者。雖愚者亦知其不能矣。近代古文名家。徒爲科名時藝之累。於古人之文。有益時藝者。始競趨之。元嘗取以置之。兩漢書中。誦之擬之。淄澠不能同其味。宮徵不能壹其聲。體氣各殊。弗可強已。若謂前人拙樸。不及後人。反覆思之。亦未敢以爲然也。夫勢窮者必變。情弊者務新。文家矯厲。每求相勝。其間轉變。實在昌黎。昌黎之文。矯文選之流弊而已。昭明選序。體例甚明。後人讀之。苦不加意。選序之法。于經子史三家。不加甄錄。爲其以立意紀事爲本。非沈思翰藻之比也。今之爲古文者。以彼所棄。爲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紀事。是乃子史正流。終與文章有別。千年墜緒。無人敢言。偶一論之。聞者掩耳。非聰穎特達。深思好問。如足下者。元未嘗少爲指畫也。嗚呼。修塗具在。源委遠分。古人可作。誰與歸歟。惟足下審之。

### 雙岐秀麥圖跋

昔嘉慶九年。余撫浙。嘉興秋稻大熟。有一莖九穗者。梁山舟侍講諸鄉官。皆有詩畫紀之。二十年。余撫江西。麥大熟。多雙岐者。奉新劉丈蒙谷爲畫此圖。此二事屬官。皆請奏獻。余皆以聖天子方崇實政。不尙瑞符。卻之。姑記其事于圖耳。

### 江鄉籌運圖跋

嘉慶十八年春。余督四千餘船。運粟四百萬石于江淮間。因作此圖。入夏以後。過邳州入山東一路。饑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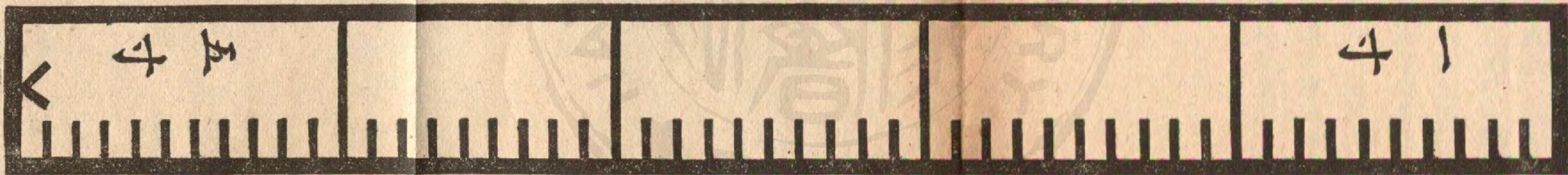
數萬。洶洶相聚。似有奸徒煽于其間。余乃陽分其民爲繙夫幫若干夫。船若干夫。使運丁食以粗糲。實陰散其勢以安之也。夏秋之間。秋田漸熟。饑民歸于田。九月漕船南歸。會山東河南直隸邪教作亂。將梗運道。漕標兵遠不濟急。余乃令船出壯丁五名。副壯丁三名。授以兵械。齊以號令。令五幫前後連環。互相保護而行。此時各運丁家口。及京中官商家口。在運河者甚多。皆恃此保護。首尾相顧。整肅過濟寧南下焉。濟寧東昌等處。城門晝閉。官民乘城固守。盡撤浮橋渡船。而邪徒猶時時渡河而東。中夜驚叱。賴壯丁響應。一呼而集者千餘人。是以不致敗亂。凡夏初不惜爲繙夫之饑民。咸令入繙者。至此則凡不合繙步繙聲者。不令一人入繙。以防亂也。二十年冬。雪窗清暇。偶展圖卷。迴憶兩年前事。猶警于心。因識卷末以示兒輩。

糧船量米捷法說

漕運總督管八省之糧。應過淮盤算者。共五千船。船十餘艙。艙載米數十石。至百餘石。不相等。以尺量艙之寬、長、深。而得米數。漕之書吏舊法。名曰三乘四因。書吏持珠盤。據營將所報尺寸而算之。曰某船多米幾何。某船少米幾何。求其所以多所以少之故。總漕返躬自問。未盡明也。漕務有尺。以備造船勾水諸事之用。舊以此尺寬一丈、長一尺、深二寸五分。合漕斛米一石。故量者先須得船艙寬、長、深。三者丈尺寸分之數。而再乘之。再四因之。爲石斗升合之數。是以珠算甚繁。而總漕不耐之矣。漕運全書內。亦但載總漕



CENTRAL









親率善算之人細核一語。其如何算法。亦未言也。今余以部頒鍤斛。較準一石米。立爲六面相同之立方。形卽命其一面之寬長爲一尺。是以平方之一面分十條爲十尺。每尺一升也。又分一條爲十寸。每寸一合。連十合爲一條。得一升。排十條爲一面。平方一層。得一斗。再疊平方一尺一斗者十層。卽得立方形爲一石。此理易明。人所共曉也。卽用此尺以量船艙。得其寬長二數。初乘之得丈尺寸分之數。再以初乘之數與深者之數乘之。得丈尺寸分之數。是此再乘所得之丈尺寸分之數。卽米之石斗升合之數。故較舊法捷省一半。簡便易曉也。且珠盤指撥。隨手變滅。不足以爲案據。今用鋪地錦乘法。畫界填數。但用紙筆。不用珠盤。則筆筆具存。勿能改變。且吾儒習書數。終以筆墨爲便。與珠盤性不相近也。茲載立方尺形於後。并繪鋪地錦法以明其理。

鋪地錦法載方  
中通度數衍內

靜玩半時。卽可通曉。若總漕有實知其多。實知其少之據。則

營衛軍吏皆不敢欺矣。且卽令吏人習用珠盤者算之。而總漕用此筆算抽察之。亦無不可。假如吏人珠算舊尺十船。須用十刻工夫者。此尺珠算五六刻卽可得數。是吏人亦樂此便捷也。不第船也。卽持此尺量倉穀。亦便捷焉。用是刻石嵌壁。與同志者商之。

總督淮揚等處地方提督漕運海防軍務糧餉阮元。

右爲立方尺之一尺。舊尺約當此尺七寸六分弱。



第 號繪

格式  
冊裝米百十石  
寬一丈一尺六寸八分  
長一尺四寸五分  
深一尺七寸五分  
初乘

斗升合  
左右為寬  
前後為長  
直量為深

得 初乘 長

○萬	進○	②尺	④寸	⑤分	寬
○千	進○	二	四	五	①丈
②百	進○	二	四	五	①尺
⑧十	進①	一	二	三	⑥寸
⑥丈	進②	一	三	四	⑧分
		○進	○進		
		尺①	寸⑥	分①	

法將假設之寬長尺寸填寫空○之內。先從長數末行五分一行與寬數一一六八相乘。呼曰一五如五。填五于斜格下。再呼曰一五如五。又填五于斜格下。三呼曰五六得三十。填三于斜格上。四呼曰五八得四十。填四于斜格上。是五分一位乘畢矣。又從四寸一行與一一六八相乘。呼曰一四如四。再呼曰一四如四。三呼曰四六得二十四。四呼曰四八得三十二。是四寸一位乘畢矣。又從二尺一行與一一六八相乘。呼曰一二如二。再呼曰一二如二。三呼曰二六得一十二。四呼曰二八得一十六。是二尺一位乘畢矣。然後將斜格順而側觀之。第一斜格得四二之數。合之為六。乃填六于本位焉。第二斜格得五三四三六之數。合之為二十一。乃填一于本位。進二十之數于上位。填二于上位焉。第三斜格得五四二二一之數。合下位所進之二數為一十六。乃填六于本位。進一十之數于上位焉。第四斜格得四二一之數。合下位所進之一數為八。乃填于本位。無所進焉。第五斜格止得二數。乃填二于本位焉。是此所紀之二八六一六。即是二百八十六丈一尺六寸。為初乘之數也。



再乘

該初乘

得再乘

共該得一百〇八石四斗五升四合六勺四抄

肇經室三集卷二

深	分	寸	尺	丈	十	百	進	〇	萬	即千石
③尺		一八	一三	一八	二四	六	進	〇	一	即百石
⑦寸		四二	四七	四二	五六	一四	進	〇	〇	即十石
⑨分		五四	五九	五四	六七	一八	進	〇	〇	即石
		〇進	〇進	〇進	〇進	〇進				
		厘四	分六	寸四	尺五	丈四				
		即抄	即勺	即合	即升	即斗				

再乘法。將初乘所得之二八六一六橫排上方。以深三尺七寸九分直寫于左方。如初乘之法。次第呼乘畢再將斜格順而測觀之。復次第填之于各位。是此所紀之一零八四五四六四。即再乘所得之實數。且此所得之一數。即百石。八數即八石。四五四六四。即四斗五升四合六勺四抄。不似舊法仍須以此數再合石斗升合。加一倍遲繁也。



影橋記

浙江學使者駐于杭。署在吳山螺峯之下。宅西有園。園有池。池中定香亭與岸相距。由石橋三折乃達。余名之曰影橋。蓋衆影所聚也。池中風漪渙然。是有池影。亭倒映于池。是有亭影。亭與橋皆紅闌。是有闌影。岸邊豆蔓牽牛子。離離然。是有籬影。其樹則有女貞。枇杷。桐柳。榆。榿。其花則有梅。桂。桃。荷。木芙蓉。其草則有竹。蘭。女蘿。是皆有影。每當曉日散采。夕月浮黃。輕雲在天。繁星落水。霞圍古垣。雪糝幽石。而影皆在橋。魚躍于下。鳥度于上。蝶乘風于亭午。螢弄光于清夜。而影亦在橋。至若把卷晞髮。挈榼攜鐙度橋而來者。其影無盡。皆可以人之影繫之。故余以影名橋。爲衆影所聚也。而橋之自有影于池也。不與焉。

再到亭碑陰記

余於乾隆六十年。自山左學政。移任浙江。至則使院多頽敗。大堂梁柱。久爲蟲蝕。嘉慶元年。余鳩工易而新之。冬市中火。延及鼓樓門廡。復葺之。二年夏。二堂西聽忽傾。復葺之。題其東小室曰澹凝精舍。共費白金將二千兩。宅內多老桂。共十株。補種梅。桂。桃。柳百餘株。遭凍僵者強半。西園荷池。澹之。花盛開。歲至千枝。池上石橋。余以爲衆影所聚。名之曰影橋。撰文爲記。池中小亭舊無名。余用放翁詩意。名曰定香。命諸生撰賦。青田端木國瑚賦獨出冠時。池東有屋三楹。舊名再到亭。余校刻書籍碑版皆在此。有碑仆瓦礫中。余立之亭下。刊數語於碑陰。以記近年之事。若夫內外居屋多破漏。願後來者繼葺之也。



定香亭筆談序

余督學浙江時。隨筆疏記近事。名曰定香亭筆談。殘篇破紙。未經校定。戊午冬。任滿還京。錢唐陳生雲伯。偕余入都。手寫一帙。置行篋中。己未冬。雲伯從余撫浙旋南。孝豐施孝廉應心復轉寫去。付之梓人。其中漏略尚多。爰出舊稿。屬吳澹川、陳曼生、錢金粟、陳雲伯諸君重訂正之。諸君以其中詩文不妨詳載。遂連篇附錄於各條之後。余不能違諸君之意。因訂而刊之。並識其緣起如此。

杭州靈隱書藏記

周官諸府掌官契以治藏。史記老子爲周守藏室之中。藏書曰藏。古矣。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收藏之與藏室。無二音也。漢以後曰觀曰閣曰庫。而不名藏。隋唐釋典大備。乃有開元釋藏之目。釋道之名藏。蓋亦摭儒家之古名也。明侯官曹學佺謂釋道有藏。儒何獨無。欲聚書鼎立。其意甚善。而數典未詳。嘉慶十四年。杭州刻朱文正公、翁覃溪先生、法時帆先生諸集將成。覃溪先生寓書于紫陽院長石琢堂。狀元曰復初齋集刻成。爲我置一部於靈隱。仲春十九日。元與顧星橋、陳桂堂兩院長暨琢堂狀元、郭頻伽、何夢華、上舍、劉春橋、顧簡塘、趙晉齋、文學同過靈隱食蔬筍。語及藏復初齋集事。諸君子復申其議曰。史遷之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白少傅分藏其集於東林諸寺。孫洙得古文苑於佛龕。皆因寬閒遠僻之地可傳久也。今復初齋一集。尙未成箱篋。盍使凡願以其所著所刊所寫所藏之書藏靈隱者。皆哀之。其爲藏也大矣。



元曰諾。乃於大悲佛閣後造木廚。以唐人驚嶺鬱岩巖詩字編爲號。選雲林寺玉峯偶然二僧簿錄管鑰之別訂條例。使可永守。復刻一銅章。徧印其書。而大書其閣扁曰靈隱書藏。蓋緣始於復初諸集而成諸君子立藏之議也。遂記之。

條例

- 一送書入藏者。寺僧轉給一收到字票。
- 一書不分部。惟以次第分部。收滿驚字號廚。再收嶺字號廚。
- 一印鈐書面。暨書首葉。每本皆然。
- 一每書或寫書牒。或挂綿紙籤。以便查檢。
- 一守藏僧二人。由鹽運司月給香錠銀六兩。其送書來者。或給以錢。則積之以爲修書增廚之用。不給勿索。
- 一書既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繙閱之人。但在閣中。毋出閣門。寺僧有驚借靈亂者。外人有攜竊塗損者。皆究之。
- 一印內及簿內部字之上。分經史子集填注之。疑者缺之。
- 一唐人詩內複對天二字。將來編爲後對後天二字。
- 一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舉明靜謹細知文字之僧充補之。

焦山書藏記

嘉慶十四年。元在杭州立書藏於靈隱寺。且爲之記。蓋謂漢以後藏書之地。曰觀。曰閣。而不名藏。藏者。本於周禮宰夫所治。史記老子所守。至於開元釋藏。乃釋家取儒家所未用之字。以示異也。又因史遷之書藏之名山。白少傅藏集於東林諸寺。孫洙得古文苑於佛龕閒僻之地。能傳久遠。故仿之也。繼欲再置焦



山書藏未克成。十八年春。元轉漕於揚子江口。焦山詩僧借菴。巨超翠屏洲詩人王君柳村。豫來瓜洲舟

次論詩之暇。及藏書事。遂議於焦山。亦立書藏。以瘞鶴銘相此胎禽等七十四字編號。屬借庵簿錄管鑰

之。復刻銅章。書樓扁。訂條例。一如靈隱。觀察丁公百川。淮為治此藏事而蒞之。此藏立則凡願以其所著

所刊所寫所藏之書。藏此藏者。皆哀之。且即以元昔所捐置焦山之宋元鎮江二志為相字第一二號。以

誌緣起。千百年後當與靈隱並存矣。

條例

一送書入藏者。寺僧轉給一收到字票。

一書不分部。惟以次第分號。收滿相字號廚。再收此字號廚。

一印鈐書面暨書首葉。每本皆然。

一每書或寫書腦。或挂綿紙籤。以便查檢。

一守藏僧二人。照靈隱書藏例。由鹽運司月給香燈銀十兩。其送書來者。或給以錢。則積之以為修書增廚之用。不給勿索。

一書既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繆閱之人。照天一閣之例。但在樓中。毋出樓門。烟燈毋許近樓寺。僧有鬻借霉亂者。外人有攜竊塗損者。

皆究之。

一印內及簿內部字之上。分經史子集填注之。疑者闕之。

一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舉明靜謹細知文字之僧充補之。

一編號以相此胎禽華表留唯髣髴事亦微。厥土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壘。塹勢揜亭。爰集真侶。作銘三十五字。為三十五廚。如滿。則

再加歲得於化。朱方天。其未遂吾翔也。迺裏以元黃之幣。藏乎山下仙家石旌。篆不朽。詞曰。徵君丹楊外尉。江陰宰。四十二字。為四

十二廚。



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書後

右十三經注疏共四百十六卷。謹案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經書之刻木板實始於此。逮兩宋刻本浸多有宋十行本注疏者。卽南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載建本附釋音注疏也。其書刻于宋南渡之後。由元入明。遞有修補。至明正德中其板猶存。是以十行本爲諸本最古之冊。此後有閩板。乃明嘉靖中用十行本重刻者。有明監板。乃明萬曆中用閩本重刻者。有汲古閣毛氏板。乃明崇禎中用明監本重刻者。輾轉翻刻訛謬百出。明監板已燬。今各省書坊通行者。惟有汲古閣毛本。此本漫漶不可識讀。近人修補更多訛舛。元家所藏十行宋本有十一經。雖無儀禮爾雅。但有蘇州北宋所刻之單疏板本。爲賈公彥邢昺之原書。此二經更在十行本之前。元舊作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雖不專主十行本單疏本。而大端實在。此二本。嘉慶二十年元至江西。武寧盧氏宣旬讀余校勘記而有慕于宋本。南昌給事中黃氏中傑亦苦毛板之朽。因以元所藏十一經。至南昌學堂重刻之。且借校蘇州黃氏丕烈所藏單疏二經重刻之。近鹽巡道胡氏稷亦從吳中購得十一經。其中有可補元藏本中所殘缺者。於是宋本注疏可以復行於世。豈獨江西學中所私哉。刻書者最患以臆見改古書。今重刻宋板。凡有明知宋板之誤字。亦不使輕改。但加圈于誤字之旁。而別據校勘記擇其說附載於每卷之末。俾後之學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據。慎之至也。其經文注文有與明本不同。恐後人習讀明本而反臆疑宋本之誤。故盧氏



亦引校勘記載於卷後。慎之至也。竊謂士人讀書。當從經學始。經學當從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讀注疏不終卷而思臥者。是不能潛心掣索。終身不知有聖賢諸儒經傳之學矣。至於注疏諸義。亦有是有非。我朝經學最盛。諸儒論之甚詳。是又在好學深思實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尋覽之也。二十一年秋。刻板初成。藏其板於南昌學。使士林書坊皆可就而印之。學中因書成。請序於元。元謂聖賢之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安敢以小言冠茲卷首。惟記刻書始末於目錄之後。復敬錄欽定四庫全書十三經注疏各提要。於各注疏之前。俾束身修行之士。知我大清儒學遠軼前代。由此潛心敦品博學篤行。以求古聖賢經傳之本源。不爲虛浮孤陋兩途所誤云爾。

福謹案。此書尙未刻校完竣。家大人卽奉命移撫河南。校書之人。不能如家大人在江西時細心。其中錯字甚多。有監本毛本不錯而今反錯者。要在善讀書人參觀而得益矣。校勘記去取亦不盡善。故家大人頗不以此刻本爲善也。

### 江西改建貢院號舍碑記

江西貢院。在東湖之東。舍屋卑狹。士之試者。檐觸其首。雨淋其膝。屋覆石片。漏者居半。舍中長巷。地惟塗泥。每遇秋雨。旋濘陷足。舍尾廁屋。雨泛日炙。其臭甚遠。東湖納一城之汙。而羣資爲飲。且潦盛之年。其水浸入闌西場舍者。深輒及咫。號舍總數。第如額而已。敬遇國恩。廣額加錄。遺才猝增。廬席棚號千餘座。夜不得臥。雨不能蓋。一人謔出。千人坐驚。凡此皆多士所苦也。嘉慶乙亥。元撫江西。江西紳士願修改之。于是擴買院東牆外地基。展地增舍若干號。東西場舊屋咸徹之。改建高寬且深者。復掘東湖淤土。增培舍



基舍高而湖濬。蓋兩得之。舍屋之椽。盡覆以瓦。舍巷接石爲路。舍尾改造廁室。以穴遠流。其穢于屋之外。加鑿甕井三十有二。以供汲飲。闈內縱橫甬道。皆易其石。棘牆外東南西三面之路。亦培湖土高之。且加石焉。自今伊始。庶幾多士得居爽塏。專心于文。恬坐臥而遠疾癘。此其所樂也。是工也。用白金數萬。爲省內外紳士所輸。而在省紳士實鳩之。非衆義之積。曷克舉事。非有所倡有所勤。曷克歲事。經始于二十年十月。越二十一年七月成。元與學使者王少宰鼎暨僚屬紳士樂觀而共落之。四顧煥然。氣象聿新。不其偉歟。今而後文學道誼科名之盛。當更有翊乎聖運者。爰諾紳士之請。記其事之本末。且備書鳩工捐金名氏。而被之于碑。

改建廣東鄉試闈舍碑記

各行省鄉試號舍。初創卽定其尺寸。縱有所修。無能改作。士子雖受促無如何。予爲士。坐江南順天號舍。皆寬舒。撫浙及江右。見其舍皆湫隘。曾修改之。道光元年。予兼辦廣東巡撫監臨事。見號舍更湫隘。蓋因粵東試闈。本在粵秀山應元宮前。國初用闈地封藩。至康熙甲子。乃改闈於老城東南隅。地本不寬。經營者度非文人。不知士子苦。以致宇舍太小。烈日凍雨。殊難耐之。予步周舍前後。命匠人持尺通量之。若北段拆去巡屋。尙有二丈七尺地。南段使官廳遷於南。可展出九丈三尺地。甬道東西。使東舍展向西。西舍展向東。可各得一丈八尺地。撤闈後。問之在籍翰林編修劉公彬華。庶常謝公蘭生。書院監院吳蘭修。李



清華等僉謂士子苦此久矣。若提倡更張之。其事尙易集。予思浙及江右。皆曾修改試闈。今粵闈何不可辦。乃率官屬倡捐俸銀。於是省會紳商繼捐之。廣屬暨外郡紳士。又繼捐之。捐雖未集。而紳士議鳩工者。先拆舊舍。界畫其地。以示事在必行。經始於元年冬十二月。二年六月成。稍增舊舍之數。共七千六百二間。計舊舍後牆至前號舍之後牆。六尺四寸者。今展深爲八尺六寸。舊舍中有瓦處。南北三尺四寸者。今展深爲四尺六寸。舊舍左右牆寬三尺一寸者。今展寬爲三尺四寸。舊舍瓦簷至地高五尺四寸者。今加高爲六尺五寸。舊寫坐兩層板。上長下短。夜不能并而臥。今使板同其長。可安臥。簷之外長巷。舊多泥塗。雨水浸人。今皆鋪以石。理其溝。高低有準。無積水濼泥之患。濬舊井。開新井。共二十四井。號尾之廁。臭延於內。今爲高廁。欹槽流其穢於牆之外。凡甃瓦木石灰土之工。皆堅厚。又舊圍牆加修高堅。以嚴關防。舊膳錄所地甚小。今以對讀所併入膳錄所。增建對讀所於隙地中。大門外土地。舊有溝。雨潦陷足。今亦甃以甃石。是役也。共用銀四萬幾百有奇。司工者榜其工用之數。使共見之。以示不誣。工將蒞。請撰文刻石記其事。爰書其大略如此。至於鄉官士商之議事者。捐銀者。司工者。當再立一碑。備列而書刻之。道光二年夏六月。

### 修隋煬帝陵記

煬帝被弑後。殯於流珠堂。堂在宮中。應是今揚州宋寶佑廢城子城內。繼葬于吳公臺下。臺在雷塘之南。



貞觀中以帝禮改葬於雷塘之北。所謂雷塘數畝田也。嘉靖維揚志圖于雷塘之北畫一墓碑。碑刻隋煬帝陵四字。距今非久。不應迷失。乃問之城中人。絕無知者。嘉慶十二年。元住慕廬。偶遇北邙老農。問以故址。老農言陵今故在。土人名爲皇墓墩。由此正北行三里耳。乃從之行。至陵下。陵地約贖四五畝。多叢葬者。陵土高七八尺。周回二三畝許。老農言土下有隧道。鐵門西北向。童時掘土。尙及見之。予乃坐陵下。呼邨民擔土來。委土一石者。與一錢。不數日積土八千石。植松百五十株。而陵乃巋然。復告之太守伊君墨卿。以隸書碑。葉而樹之。

曲江亭記

出揚州鈔關。東南行二十四里。爲佛感洲。

或名翠屏洲。

洲故揚子江心。所謂廣陵之濤。當在此矣。枚乘七發狀

廣陵之濤。數百言。或以今揚州無大濤。執錢塘江潮以當之。誤矣。伏讀高宗純皇帝廣陵濤辨。足以證千古之疑。而黜朱彝尊等之論。且彝尊惟以山陰縣有廣陵王廟爲據。不知宋之諸王封廣陵者三人。今山陰之廟。安知非南渡苗裔所僑建。豈徙江都于山陰耶。江海之變爲桑田者多矣。瓜洲上下。揚塵之地。皆古大江。旣不能定江濤之必不變爲桑田。又安能定漢之濤不在此爲大觀也。佛感洲中有紅橋。外通江潮。萬柳蔭翳。不見曦影。春桃夏竹。映帶于茅屋釣磯之間。秋冬木葉脫。金焦兩山。並立林表。予訪王布衣于洲中紅橋之南。乃畫其宅西地數畝。而建亭于竹樹之間。名曲江者。尊高廟之說。思有以敬明此義。



而誌此古蹟也。嘉慶十二年冬記。

元大德雷塘龍王廟碑記

余家墓廬在雷塘之北。其邨名龍王廟。顧求其廟無有也。問之老農曰：廬前石坊之西王氏墓。乃廟故基。明代王氏以廟基為墓。遷其碑于廬東土神小廟。後余乃重輯土神廟。出其碑。洗而拓之。碑正書篆額。乃元大德五年辛丑。昭毅大將軍揚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李蘭奚等重修宋龍王廟之碑也。雷塘在唐宋為巨浸。以其立都雍豫江淮轉運當入泗汴瀦水濟漕故也。元用海運而塘水尚存。明漕于燕。不恃塘水。仇鸞等乃洩水開阡陌矣。元讀碑有感於靈蹟數百年究不可沒。乃以墓廬三楹立座設龍王象。庶使邨民歲時有所禱祀。以濟旱暵。立其碑于庭之南。而記其略于碑陰。嗚呼！王氏者。明大宦。毀廟為墓。偵矣。余四世祖武德將軍。以明末葬于邨之東北。曾祖祖考三世祔葬焉。今余獲神碑而復神祀。禮也。碑載龍有降雨之靈。宋封昭佑王。元代混一區宇。合淮東宣慰司隸于揚。命中書剝九行司事。撫治全淮。公元勳世家碩德。重望式副。下剝十己亥庚子。禱雨皆應。八月廟落成。殿六楹。門六楹。環堵三十五丈。中塑像。旁繪雨部象。揚州路儒學教授馬允中撰文并書。辛丑四月立碑。同官者正議大夫揚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移刺慶堅。奉政大夫治中馬居仁。奉政大夫同知□□。推官馬蕭。判官劉知事劉經歷張提控林監工許其列。銜李蘭奚居右之首行。移刺慶堅等以次左之。蓋用元國書右行法也。官制與元



史皆合。惟李蘭奚以中書行司事官揚州。于史無徵。元史列傳卷十八卷二十卷二十二。名李蘭奚者。凡三人。考其官蹟年代。似皆不合。移刺慶堅等。亦皆不見于史。蓋此李蘭奚爲史所失載之人也。

重修旌忠廟記

揚州舊城旌忠廟。祀宋統制魏公俊。王公方。康熙閒鹽正曹棟亭寅修之。朱檢討撰碑文。載在曝書亭集。余謁廟。廟毀甚。象亦壞碎。求檢討碑不可得。豈當時未刻石耶。嘉慶十二年秋。予鳩工重修之。立其象。設其主。與知古好義者。同祭而落之。

重修郝太僕祠記

江都郝太僕。明末守房山。死流寇之難。卹諡甚備。載在明史及表忠錄者。詳矣。祠在蓮花橋南法海寺旁。嗚呼。平山十里。笙歌畫舫。四時不絕。其來祠下拜而弔者。鮮矣。丁卯秋。余重葺之。敬誌數言。以待後人繼葺之也。

秋雨庵埋骸碑記

禮記有掩骼埋胔之文。宋漏澤園本于漢河平四年之詔。豈惟釋氏骨塔云爾乎。揚州西門外長邨三里。枯冢纍纍。骨多暴露。城中路死者亦殮於此。顧瘞之淺。多爲犬所掘。鴉所啄。是可戚也。嘉慶丙寅。余首捐錢。屬秋雨庵僧構屋三楹。拾男女之骨。別而藏之。及其滿屋。乃瘞之。陳君景賢。捐庵側園地數畝。爲義冢。



僧人更築長牆圍之。以限犬蹟。于是城中好善者各出錢助僧。成其工。僧曰。無以紀之。是湮人之善。亦不足示己之無私也。請仿漢石題名書錢之例。刻于石。具明白矣。丁卯秋記。

### 記任昭才

任昭才。鄞人。善泅海。余撫浙治水師時。募用之。昭才入海底。能數時之久。行數十里之遠。嘗言海水十餘丈以上。有浪撼人。再下則水不動。湛然而明。冬日甚溫。海底之沙。平淨無淤。亦無他異。浙海有珊瑚。但不若南海之堅。在海底視之。甚鮮。采之出水。則嫩萎無色。魚不一類。過泅者之旁。不相駭而去。惟大魚能吞人。當避之。大魚之來。其呼吸動及數里之水。水動知有大魚來矣。宜急避之。余所獲安南大銅礮重二千餘斤。甚精壯。甚愛重之。兵船載礮。嘗遭颶沈於温州三盤海底。深二十丈。不可起。余命昭才往圖之。昭才用八船分爲二番。一番四船。空其中。一番四船。滿載碎石。自引八巨繩入海底。繫沈船之四隅。以四繩末繫四石船爲一番。繫既定。乃掇其石入第二番之空船。是石船變爲空船。浮起者數尺矣。復以二番四繩之末繫二番之石船。繫既定。復掇石入第一番空船。是浮起者又數尺矣。如此數十番。數日之久。船與礮畢升於水面矣。余命昭才入水師食兵餉。擢爲武弁。以病卒於官。

### 記蝴蝶礮子

嘉慶五年。余破安南夷寇于浙江台州之松門。獲其軍器。其礮重數千斤者甚多。其銅礮子圓徑四五寸。



又有蝴蝶毬子。戰時得之。其子以兩半圓空銅殼合爲圓毬之形。兩殼之中。以銅索二尺連綴不離。蟠其索。納入兩殼而合之。鎔鉛灌之。鉛凝而毬堅矣。以毬入毬。毬發毬出。鉛鎔殼開。索連之飛舞而去。凡遇戰船高檣帆索。無不破斷者矣。余仿其式造之甚良。姑記之以廣武備之異聞。

蝶夢園記

辛未壬申間。余在京師。賃屋于西城阜成門內之上岡。有通溝自北而南。至岡折而東。岡臨溝上。門多古槐。屋後小園。不足十畝。而亭館花木之盛。在城中爲佳境矣。松柏桑榆槐柳棠梨桃杏棗柰丁香茶蘼藤羅之屬。交柯接蔭。玲峯石井。嶽崎其間。有一軒二亭一臺。花晨月夕。不知門外有緇塵也。余舊藏董思翁自書詩扇。有名園蝶夢散綺看花之句。常懸軒壁。雅與園合。辛未秋。有異蝶來園中。識者知爲太常仙蝶。繼而復見之於瓜爾佳氏園中。客有呼之入匣奉歸。余園者。及至園啓之。則空匣也。壬申春。蝶復見於余園。畫者祝曰。苟近我。我當圖之。蝶落其袖。審視良久。得其形色。乃從容鼓翅而去。園故無名也。於是始以思翁詩及蝶意名之。秋半。余奉使出都。是園又屬他人。回憶芳叢。真如夢矣。癸酉春。吳門楊氏補帆爲畫園圖。卽以思翁詩翰裝冠卷首。以記春明遊跡焉。

武昌節署東箭亭記

園亭池館。古人恆爲之。然徵歌行炙之侈。無謂也。矯之者或不窺園。且徹屋伐木。其過不及也。亦相去非



遠。予每駐一地。必鋤草蒔花木。以寄消搖之情。武昌節署。東南有圃。久廢不易治。乃擇東北隅十畝之地。築土垣以界之。用廢圃門材。立爲東箭亭。曰東者。所以別於署西馬射之堂也。亭之外。植梅柳桃桂及雜竹樹。又移廢圃之石。疊爲小山。暇日或較步射於此。且書卷案牘。雜陳於竹窗花檻之間。摘蔬淪茗。泊如也。勿以華靡損其性。性損者折。勿以枯嗇矯其情。情矯者偏。譬如射者立乎中道而已。

置湖南九谿衛祠田記

先祖琢庵公。以武進士侍衛。乾隆初年。出任湖南九谿營遊擊。值逆苗侵擾城步綏寧。公隨鎮筸鎮總兵劉策名剿苗。身先士卒。十戰皆勝。苗穴平。餘苗八百戶乞降于公。公力保于總制張廣泗。皆得不死。又以九谿北山歸軍民爲樵牧葬地。軍民感德甚深。于公陞任後。建祠堂于九谿衛城。歲時祭祀。歷久不衰。嘉慶初。元寄貲爲修葺計。湖南按察使秦瀛。復率屬加修爲阮公祠。記刻于石。二十二年。元奉命來制全楚。秋九月。閱兵至湖南東路衛永各營。方擬回至西路來拜祠前。而在衡山奉移制兩廣之命。速由永州入粵。未得到祠瞻拜。于心愆然。爰復留白金二百。屬澧州牧慈利縣令買田若干畝。留于祠中。以增修祭之用。刻石記之。







# 學經室三集卷三

## 商周銅器說上

形上謂道。形下謂器。商周二代之道。存于今者。有九經焉。若器則罕有存者。所存者銅器鐘鼎之屬耳。古銅器有銘。銘之文爲古人篆蹟。非經文隸楷縑楮傳寫之比。且其詞爲古王侯大夫賢者所爲。其重與九經同之。北宋後古銅器始多傳錄。鐘鼎尊彝。斝斠戈劍之屬。古詞古文。不可勝識。其見稱于經傳者。若湯之盤。正考父孔悝之鼎。其器皆不傳于今。然則今之所傳者。使古聖賢見之。安知不載入經傳也。器者所以藏禮。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先王之制器也。齊其度量。同其文字。別其尊卑。用之于朝覲燕饗。則見天子之尊。錫命之寵。雖有強國。不敢問鼎之輕重焉。用之于祭祀飲射。則見德功之美。勳賞之名。孝子孝孫。永享其祖考而寶用之焉。且天子諸侯卿大夫。非有德位。保其富貴。則不能制其器。非有問學。通其文詞。則不能銘其器。然則器者先王所以馴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教天下習禮博文之學。商祚六百。周祚八百。道與器皆不墜也。且世祿之家。其富貴精力。必有所用。用之于奢僭奇袤者。家國之患也。先王使用其才與力與禮與文于器之中。禮明而文達。位定而王尊。愚慢狂暴好作亂者。鮮矣。故窮而在下。則顏子簞瓢不爲儉。貴而在上。則晉絳鐘罍不爲奢。此古聖王之大道。亦古聖王之精意也。自井田封建廢。



而梓人鳧氏亦失傳矣。故吾謂欲觀三代以上之道與器。九經之外。舍鐘鼎之屬。曷由觀之。

商周銅器說下

三代時。鼎鐘為最重之器。故有立國以鼎彝為分器者。武王有分器之篇。

書序。武王封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魯公有彝器之

分。左定四年。分魯公官司彝器。分康叔大呂。分唐叔姑洗。皆鐘也。是也。有諸侯大夫朝享而賜以重器者。周王子虢公以爵。

莊二十一年。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擊鑑予之。虢

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惡王。元案。擊鑑者。后之器也。說文。鑑。大盆也。擊與槃。盤皆通借。故左定六年。定之盤鑑。釋文又作擊。易訟。擊帶。釋文或作槃。可見擊非本字。鄭伯以其為婦人之物而惡之耳。杜註。解為帶飾以鑑。此望文生義。夫以小鏡飾于擊帶之上。經傳無徵。且即令如此。當云鑑擊。今云擊鑑。文義倒置矣。

晉侯賜子產以鼎。

左昭七年。晉侯賜子產莒之三方鼎。

是也。有以小事大而賂以重器者。齊侯賂晉以地而

先以紀廡。左成二年。

魯公賂晉卿以壽夢之鼎。

左襄十九年。公享晉六卿。賂荀偃。東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鄭賂晉以襄鐘。

左成十年。鄭子罕賂晉以襄鐘。杜注。鄭襄公之廟鐘。

齊人賂晉以宗器。

左襄二十五年。杜注。宗器。祭祀之器。

陳侯賂鄭以宗器。

左襄二十五年。

燕人賂齊以瑱耳。

左昭七年。

徐人賂齊以甲父鼎。

左昭十六年。

鄭伯納晉以鐘鋪。

左襄十一年。亦見晉語。

是也。有以大伐小而取為重器者。魯取鄆鐘以為公盤。

左襄十二年。

齊攻魯以

求岑鼎。

呂氏春秋。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又見說苑新序。

是也。有為述德做身之銘。以為重器者。祭統述孔悝之銘。叔向述讒

鼎之銘。

左昭三年。

孟僖子述正考父鼎銘。

左昭七年。

史蘇述商衰之銘。

晉語。

是也。有為自矜之銘。以為重器者。禮至銘



殺國子左傳二十五年季武子銘得齊兵左襄十年是也。有鑄政令于鼎彝以為重器者。司約書約劑于宗彝周禮秋官晉

鄭鑄刑書于刑鼎左昭六年又二十九年是也。且有王綱廢墜之時。以天子之社稷而與鼎器共存亡。輕重者。武王遷

商九鼎于雒。楚子閭鼎于周左宣三年秦興師臨周求九鼎戰國策是也。此周以前之說也。自漢至唐罕見古器。

偶得古鼎。或至改元。稱神瑞。書之史冊。儒臣有能辨之者。世驚為奇。故說文序曰。郡國往往于山川得鼎

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是也。今略數之。則有漢元鼎汾陰得寶鼎漢書元鼎元年夏五月得鼎汾水上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

祠旁漢書紀又郊祀志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辨之郊祀志敞釋文曰王命尸臣官此祠邑賜爾旂鸞黼黻瑠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鼎小有款識不宜薦于宗廟元按此銘乃漢

書約記張敞之言非銘全文也永平六年王雒出寶鼎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六月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詔陳鼎于廟永元元年竇憲上仲山甫鼎竇憲傳和帝永元元年九

年竇憲代單于。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于子孫。孫永寶用。元按漢人習隸。罕識籀文。此銘亦約辭。非全銘之體。吳赤烏十二年寶鼎出臨平湖。又出鄆縣。宋元嘉十

三年武昌縣章山出神鼎。二十二年新陽獲古鼎。有篆書四十二字。泰始五年南昌獲古鼎。容斛七斗。七

年義陽郡鼎受一斛。皆獻於朝。並見符瑞志唐貞觀二十二年遂州涪水中獲古鼎。傍有銘刻。開元十年獲鼎。

改河中府之縣名寶鼎縣。十二年。后土祠獲鼎二。大者容四升。小者容一升。色皆青。十三年。萬年人獲寶



鼎五。獻之。四鼎皆有銘。

銘曰。垂作尊鼎。萬福無疆。子孫寶用。元按。此銘文亦不全。

二十一年。眉州獻寶鼎。重七百斤。有篆書。天寶元年。平涼

獲古饒鼎。獻之。元和二年。詔以湖南所獻古鼎付有司。重一百十二斤。咸平三年。乾州獻古銅鼎。狀方四

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

直昭文館。句中正與杜鵑詳其文。曰。維六月初吉。史信父作。鸞。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以上皆見正史及會要。

此自漢至唐之說也。北宋以後。高原

古冢。搜獲甚多。始不以古器為神奇祥瑞。而或以玩賞加之。學者考古釋文。日益精核。故考古圖列宋人收藏者。河南文潞公廬江李伯時等三十餘家。士大夫家有其器。人識其文。閱三四千年而道大顯矣。古之器。余不得而見。余今所見之器。安知後之人能見否也。且又安知後千百年新出之器。為今所未見者。不更多也。是宜以周以前。唐以前。北宋以後。三者分別論之。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序

鐘鼎彝器。三代之所寶貴。故分器贈器。皆以是為先。直與土地並重。且或以為重賂。其造作之精。文字之古。非後人所能及。古器金錫之至精者。其氣不外洩。無青綠。其有青綠者。金之不精。外洩于土者也。古器銘字多者。或至數百字。縱不抵尚書百篇。而有過于汲冢者。遠甚。漢代以得鼎為祥。因之改元。因之立祀。六朝唐人不多見。學者不甚重之。迨北宋後。古器始多出。復為世重。勒為成書。南宋元明以來。流傳不少。至我朝西清古鑑。美備極矣。且海內好古之士。學識之精。能辨古器。有遠過于張敞鄭衆者。而古器之出。



于土田榛莽間者。亦不可勝數。余心好古文奇字。每摩挲一器。搨釋一銘。俯仰之間。輒心往于數千年前。以爲此器之作。此文之鑄。尙在周公孔子未生以前。何論秦漢乎。由簡策而卷軸。其竹帛已灰燼矣。此乃巋然獨存乎。世人得西嶽一碑。定武片紙。卽珍如鴻寶。何況三代法物乎。世人得世綵書函。麻沙宋板。卽藏爲祕冊。何況商周文字乎。友人之與余同好者。則有江侍御德量朱右甫爲弼孫觀察星衍趙銀臺秉冲翁比部樹培秦太史恩復宋學博葆醇錢博士坵趙晉齋魏何夢華元錫江鄭堂藩張解元廷濟等。各有藏器。各有搨本。余皆聚之。與余所自藏自搨者。集爲鐘鼎款識一書。以續薛尙功之後。薛尙功所輯。共四百九十三器。余所集器。五百五十。數殆過之。夫棗字于板。本不知鑄字于金之堅且久。然自古左國史漢所言各器。宋宣和殿圖。無有存者矣。兩宋呂大防王侁薛尙功王順伯諸書冊。所收之器。今亦屢有存者矣。然則古器雖甚壽。顧至三四千年出土之後。轉不能久。或經兵燹之墜壞。或爲水土之沈蕪。或爲僮賈之毀銷。不可保也。而宋人圖釋各書。反能流傳不絕。且可家守一編。然則聚一時之彝器。摹勒爲書。實可使一時之器。永傳不朽。卽使吉金零落無存。亦可無憾矣。平湖朱氏右甫。酷嗜古金文字。且能辨識疑文。稽考古籍國邑大夫之名。有可補經傳所未備者。偏旁篆籀之字。有可補說文所未及者。余以各搨本屬之編定審釋之。甲子秋。訂成十卷。付之梓人。並記其始末如此。

山左金石志序



山左兼魯齊曹宋諸國地。三代吉金。甲于天下。東漢石刻。江以南得一。已爲鉅寶。而山左有秦石二。西漢石三。東漢則不勝指數。故論金石于山左。誠衆流之在渤海。萬峯之峙泰山也。元以乾隆五十八年秋。奉命視學山左。首謁闕里。觀乾隆欽頒周器及鼎幣戈尺諸古金。又摩挲兩漢石刻。移亭長府門卒二石人于巽相圃。次登岱。觀唐摩崖碑。得從臣銜名。及宋趙德甫諸題名。次過濟寧學。觀戟門諸碑。及黃小松司馬易所得漢祠石象。歸而始有勒成一書之志。五十九年。畢秋帆先生奉命巡撫山東。先是先生撫陝西河南時。曾修關中中州金石二志。元欲以山左之志屬之先生。先生曰。吾老矣。且政繁。精力不及此。願學使者爲之也。元曰。諾。先生遂檢關中中州二志付元。且爲商定條例。暨搜訪諸事。元于學署池上。署積古齋。列志乘圖籍。案而求之。得諸拓本千三百餘件。較之關中中州。多至三倍。實始爲修書之舉。而秋帆先生復奉命總督兩湖。繼且綜湖南北軍務矣。元在山左卷牘之暇。卽事攷覽。引仁和朱朗齋文藻錢塘何夢華元錫偃師武虛谷億益都段赤亭松峇爲助。竟濟之間。黃小松司馬搜輯先已賅備。肥城展生員文脈家有聶劍光欽泰山金石志藁本。赤亭亦有益都金石志藁。竝錄之得副墨。其未見著錄者。分遣拓工四出。跋涉千里。岱麓沂鎮靈岩五峯諸山。赤亭或舂糧而行。架岩澗水出之。椎脫捆載以歸。雖曰山左古蹟之多。亦求者之勤。有以致之也。曲阜顏運生崇槐桂未谷馥錢塘江秬香鳳彝吳江陸直之繩鉅野李退亭伊晉濟寧李鐵橋東琪等。皆雅志好古。藏獲頗富。各郡守州牧縣令學博生徒。之以拓本見投。欲編



入錄者亦日以聚。舊家藏弄之目錄如曲阜孔農部尙任滋陽牛空山運震等亦可得而稽。金之爲物遷移無定。皆就乾隆五十八年至六十年在山左者爲斷。故孫淵如觀察蒞兗沂曹濟。其所藏鐘鼎卽以入錄。石之爲物罕有遷徙。皆就目驗者爲斷。其石刻拓本并毀如嶧山秦刻者亦不入錄。至于舊錄有名今搜羅未到及舊未著錄新出于榛莽泥土中者惟望後人續而錄之以補今時之缺略焉。六十年冬草檄斯定。元復奉命視學兩浙舟車餘閒重爲釐訂更屬仁和趙晉齋魏校勘凡二十四卷所可以資經史篆隸證據者甚多。若夫匡謬正譌尙有望于博雅君子。是時秋帆先生方督師轉餉戮逆撫降寒暑勞勩嬰疾已深。雖有伏波據鞍之志實致武侯食少之虞。竟以七月三日卒於辰州。元以是書本與先生商訂分纂。先生蒞楚雖羽檄紛馳而郵筒往復指證頗多。先生爲元詞館前輩與元父交素深。先生又元妻弟衍聖公孔冶山慶鏞之外舅也。學術情誼肫然相同。元今寫付板削哀然成卷。祇而先生竟未及一顧也。噫是可悲已。

### 王復齋鐘鼎款識跋

此册款識五十九種。爲王順伯復齋所輯。內畢良史牋識十五器。皆秦燬之物。此外宋敦儒一器。牋識數行。以詞意推之亦似燬筆。蓋敦儒子爲燬所用。宋史本傳所譏舐犢畏逐而節不終者。此外周師旦鼎。楚公鐘。饒姜鼎。爲一德格天閣中之物。其餘數十種。乃劉炎張詔洪邃等人所藏。皆非秦氏之物。王復齋所



輯裝成冊而釋之者也。兩浙名賢錄云。復齋名厚之。字順伯。諸暨人。乾道三年進士。歷官淮西通判。改江  
東提刑。直顯謨閣。致仕。洪容齋四筆云。趙明誠金石錄三十卷。在王順伯家。順伯別有復齋碑錄。已散佚。  
宋陳思寶刻叢編引之。又慶元黨禁中興編年。皆載復齋與朱子同列偽學之籍。其人之行誼學術。可以  
槩見。三代法物。自足萬古。不以遇秦氏爲辱。不以歸王氏爲幸。周孔之書。爲趙忠定朱子所讀。又何嘗不  
爲秦檜韓侂胄所讀哉。嘉慶七年。予得此冊于吳門陸氏。加以攷釋。摹刻成書。更因諸跋所未及者。略識  
之。

釋宋戴公戈文

戈之內有字二行。首行一字。曰𠄎。次行八字。曰王亼戠公𠄎𠄎𠄎𠄎。𠄎下牛。今釋其文曰。朝王商戴公歸之  
造。何以謂𠄎爲朝也。詩怒如調飢。釋文作𠄎。今作𠄎者。字形相近。而刀鑿少誤。𠄎音周。周朝一聲之轉。  
古字通借。此戈借爲朝覲之朝。猶毛詩借爲朝夕之朝矣。其右旁作舟。古鐘鼎舟周每同字也。謂商戴公  
爲宋戴公者。宋人本其古國而稱商。已辨于商距末跋中。史記戴公爲微子八世孫。當幽平之世矣。釋𠄎  
爲歸者。石鼓文作𠄎。从辵。是其證也。謂𠄎爲造者。古戈造字多作𠄎形。卽告字。造之省。非吉字也。古貨刀  
有齊節墨𠄎。乃卽墨造貨也。告字下一字似是金旁。其右太剝。不可辨矣。此戈乃戴公朝於平王歸後所  
作。至子武公時。始加銘追記。作戈時乃朝王之後。故稱諡也。戈造於先。銘勒於後。故文鑿而非鑄。非後人



所能僞託矣。

晉真子飛霜鏡拓本跋

真子飛霜鏡。逕今尺五寸七分。體圓。外作八瓣菱花形。背白如水銀。左方四竹三荀。一人披衣坐。置琴于膝前。有儿几。置短劍二。鑑一。又一物不可辨。右方一鳳立于石。二樹正圓如帶形。下方爲水池。池中一蓮葉。葉上一龜。龜值鏡之中。虛其腹。下卽爲鏡之背鈕也。上方有山雲銜半月形。月中有顧兔形。雲下作田格。格中四正字曰真子飛霜。真子者。鼓琴之人。飛霜。其操名也。予審此爲晉鏡。何以知之。以書畫之體知之也。書非篆隸。晉以後體也。畫樹直立圓形如帶。畫月內加兔。此晉人法也。予見唐人摹顧愷之洛神賦圖。樹形與此同。且畫太陽升朝霞句。日中有陽鳥。同此形矣。真子飛霜。于書無所考見。予以意推之。或卽晉戴逵耶。晉書逵傳云。逵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師事術士范宣于豫章。宋書戴仲若傳云。漢始有佛像。形制未工。戴逵特善其事。據此二史。則善鼓琴。善畫。善鑄銅。師術士。逵一人實兼綜之。真子將毋卽逵也。錢博士焄云。古人製器。原欲以流傳後世。使其人不作此鏡。則湮沒無聞矣。故好事好名之徒。今亦不如古。據博士此言。真子若非戴逵。微此鏡。則真子無傳矣。爲逵鏡可寶。非逵鏡尤可寶也。

秦琅邪臺石刻十三行拓本跋

元至山東。求秦石刻。如嶧山成山皆久佚。泰山石刻於乾隆戊午歲燬於火。惟得舊拓本之罘石刻。墮入



海鄉。福山官士訪之。終不可得。惟琅邪臺秦二世石刻。巋然獨存。是神物也。甲寅春至青州時。檄諸城學官物色之。以拓本來。遂知之甚悉。琅邪臺在諸城縣治東南百六十里。臺三成。成高三丈許。最上正平。周二百步有奇。東南西三面環海。迤北爲登臺沙道。臺上舊有海神祠。禮日亭。皆傾圮。祠垣內西南隅秦碑在焉。色沉黝。質甚粗。而堅若鍊。以工部營造尺計之。石高丈五尺。下寬六尺。中寬五尺。上半寬三尺。頂寬二尺三寸。南北厚二尺五寸。今字在西面。碑中偏西裂寸許。前知縣事泰州宮懋讓。鎔鍊束之。得以不頽。前知縣事僉父某。于碑南面磨平迸裂痕。刻長天一色四隸字。自署名而隱其姓。蓋同一有事於此。而學與不學分矣。碑之秦始皇頌詩。及從臣姓名。久剝去。今所存者二世從官名。及詔書十三行八十六字。其首行五夫；二行五夫；楊樛皆二世所刻從官名。史記所言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是也。或指爲始皇從臣姓名之末行誤矣。自皇帝曰以下。與史記文句無少異。今計首行五夫；三字。二行五夫；楊樛五字。三行皇帝曰金石刻盡七字。四行始皇帝所爲也。今襲八字。五行號而金石刻。不稱八字。六行始皇帝其于久遠也八字。七行如後世爲之者不稱八字。八行成功盛德四字。九行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八字。十行史夫；臣德昧死言臣九字。十一行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八字。十二行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八字。十三行制曰可三字。上下各刻一線爲界。下線之下。有碎點星星。殆椎鑿使然。自二行第二字至末行第一字。有橫裂痕。第三行八行十行之前。皆有直裂至底。如



雨漏痕。第十二行前裂痕半至第五字而止。綜計每行八字。二行與三行相間少遠。詔書與從臣名不相屬也。三行止七字者。爲四行始。皇提行地也。後六行八行十三行並提行矣。末行三字。漫漶特甚。餘皆可指而識也。碑字高。跂足始可及。拓時須天氣晴朗。否則霧重風大。拓不可成。碑上蘚莠皆滿。捐去周視之。再無可辨之文矣。別有熙寧中蘇翰林守密合廬江文勛模刻之本。在超然臺上。相距百餘里。與此無涉。都元敬金薤琳琅所載。宋莒公刻本十七字。皆頌詩中語。今亦無存。又元仲夏登岱頂見無字碑。碑之高廣厚尺度。一如琅邪臺碑。所差不過分寸間。由此可決無字爲秦石之立而未刻者。其刻者反在碧霞宮下耳。

### 摹刻泰山殘字跋

秦泰山石刻殘篆。乾隆間燬于火。世間搨本漸少。嘉慶十四年。揚州阮氏以舊拓本。屬吳門吳國寶摹刻。與重摹漢西嶽華山碑石。同置北湖祠塾。

### 摹刻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漢西嶽華山廟碑。明代已毀。今海內流傳僅有三本。惟此本爲全碑整搨。唐李德裕等題名皆全。嘉慶十四年。揚州阮氏屬吳門吳國寶摹刻。與重摹秦泰山殘字石。同置于北湖祠塾。又以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墨蹟卷內華山碑跋一段。摹刻于漢碑缺處。



漢延熹華嶽廟碑整拓本軸子二跋

此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未翦本。卽四明本。明時藏寧波豐學士熙萬卷樓。國朝歸鄞縣全謝山編修。祖望謝山有跋載鮪埼亭集中。後歸范氏天一閣。乾隆間嘉定錢太學東璧爲范氏編金石目錄成。范氏以此碑非司馬舊物。酬贈之。嘉慶十年。錢氏質于印氏。十三年戊辰歸于余。此本全碑單紙。未翦未標。是以謝山有二百餘年不缺不爛之語。篆額左右。唐李衛公題名。爲各本所無。李衛公兩至碑下。與新舊唐書及予所藏嘉定鎮江志所引衛公年譜。衛公獻替記皆合。華山碑今海內止存三本。此其第二也。其第三本。爲明陝西東雲駒兄弟郭允伯國朝王山史張力臣凌如煥黃文槎諸家所遞藏。今在大興朱竹君學士家。其第一本。爲明長垣王文蓀國朝商邱宋漫堂陳宗尹所遞藏。有王覺斯朱竹垞等跋。今歸成親王詒晉齋中。此二本皆翦標本。而長垣本百字皆全。爲勝。余旣于十四年摹刻四明本。暨秦泰山殘字于揚州北湖墓祠矣。復攜拓本至京師。拓本紙力已敝。急爲裝池成軸。復借鈎長垣百字補于缺處。并記以詩。嘉慶十五年華山碑旣標成。從桂香東少宰芳處得觀長垣本。摹其碑右所全百字。雙鈎補于此碑缺處。是年冬。竹君學士之子少河錫庚歸自山西。復相約會于南城之龍泉寺。各攜山史四明二本。校讀竟日。二本蓋同時所拓也。三本皆以庚午年相聚于京師。洵金石佳話也。



客有問於余曰。子於金石用力何如。余曰。數指而計之。有十事焉。余哀山左金石數千種。勒爲山左金石志。事之一也。余哀兩浙金石千餘種。勒爲兩浙金石志。事之二也。余積吉金拓本五百餘種。勒爲積古齋鍾鼎款識。事之三也。揚州周散氏南宮大盤。東南重寶也。歲丁卯。離使者獻於朝。余模鑄二盤。極肖之一。藏府學。一藏文選樓。事之四也。天一閣北宋石鼓拓本。凡四百七十二字。余摹刻爲二。一置杭州府學明倫堂。一置揚州府學明倫堂。事之五也。余步至揚州甘泉山。得西漢中殿第廿八二石於厲王冢。天下西漢石。止此與曲阜五鳳石。共二石耳。事之六也。余遣書佐至諸城琅邪臺。剔秦篆於榛莽中。拓之。多得一行。事之七也。漢府門之倅大石人二。仆於野。爲樵牧所殘。余連車運致。曲阜嬰相圃中。並立之。事之八也。余得四明本全拓延熹華山廟碑摹刻之。置之北湖祠塾。事之九也。余又摹刻秦泰山殘篆。吳天發神讖二碑。同置北湖祠塾。事之十也。客曰。善。此十事於金石爲有力矣。余曰。不敢不勉。尙願增其事焉。

### 散氏敦銘拓本跋

此敦朱兵部爲弼釋析父之義甚精。陶太史梁釋散氏與散氏盤同。與散宜氏有別。義亦確。太史又謂此篆瘦刻勁挺。蓋亦有故。余所見鐘鼎文字。揣其制作之法。蓋有四焉。一則刻字于木。范爲陰文。以泥抑之。成陽文。然後以銅鑄之。成陰文矣。一則調極細泥以筆書于土范之上。一次書之不高。則俟其燥而再加書之。以成陽文。以銅鑄之。成陰文矣。三則刻土范爲陰文。以銅鑄之。成陽文矣。四則鑄銅成後。鑿爲篆銘。



漢時銅印有鑿刻者。用此法。亦陰文也。其刻木之法。卽周禮梓人之法。飲器之中量與否。梓人任其責。考工記鄉衡而實不盡。罪在梓人。抑埴範金者。但遵梓人所刻以爲之而已。梓人刻字。有工拙肥瘦出鋒不出鋒之別。此散敦銘。以刀刻木之蹟。顯然可見。蓋瘦而出鋒者。

甘泉山獲石記

嘉慶十一年。予在雷塘慕廬。曉視雷塘水自甘泉山來。乃肩輿溯源。登其山。山有惠照寺。寺階下四石。半蕪于土。色甚古。若有文字。以帚振水刷之。其文字之體。在篆隸之間。歸而命工以紙搨之。其一石可辨者。中殿第廿八凡五字。又一石第百册三字。其二石尙未能辨。以俟識者。太守汀州伊墨卿同年。善古書嗜金石。爰以告之。太守卽輦置郡齋審視之。復以搨本示江君鄭堂。江君曰。此漢淮南厲王胥冢上石也。太守曰。若爾。則與五鳳二年石同時。爲西漢物。可比美魯石矣。當寄蘇齋再辨之。余按揚州甘泉山舊志。皆以爲漢厲王家。早鳴鼓攻之。輒致雨。今冢基不可覩。而西峯有靈雨壇舊址。土人亦言山有琉璃王墳。琉璃者劉厲之傳訛也。沈約宋書樂志。陳思王樂歌云。中殿宜皇子。然則皇子所居。可稱中殿。魏在漢後。其爲厲王遺蹟。似更可據矣。揚州無古石。唐以上卽罕觀。昔惟汪君容甫在寶應。得漢射陽畫象石。茲石更古。若應太守惠政雅風而出者。十二年。太守嵌此石于府學壁間。并屬元記其事。遂書之。

翁覃溪先生蘇齋跋云。廣陵厲王胥。武帝元狩六年封。宣帝時。坐祝詛自殺。元帝初元二年。復立胥子。



謂此文稱中殿第幾。則是冒爲王時自造宮殿有此刻文。非冢中石也。漢刻最在前。由篆初變隸。有橫直無波策。若東漢之初。永平六年。鄯君開石門字亦未變隸字勢。而遜此石勁遠矣。此刻雖無歲月。然考厲王國除。在五鳳四年。此蓋在昭宣之間。視五鳳二年石字更在前耳。

### 二郎廟蔬圃獲石記

嘉慶丙寅。予過揚州新城準提庵僧舍。經二郎廟蔬圃。見有破古石井闌。似有字痕。洗拓之。乃□熙十□三公石□數字。熙字之上字不完。似是淳字。蓋以熙爲年號。踰十年者。在揚惟淳熙耳。十字下似是年字。爰移置準提庵東廂內。并記之。丁卯秋日。

### 積古齋記

李義山詩云。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詞。義山唐人。尙不見器而重其詞。況今又千年。不但存其詞。且有其器耶。所以予於鐘鼎古器有深好也。與吾同好者。有平湖朱子。右甫。右甫得一器。必摩挲考證之。頗於經史多所剏獲。予政事之暇。藉此羅列。以爲清娛。且以償案牘之勞。兒子常生。好兒童之篆刻。亦刷拭以待。壬戌臘日。舉酒酬賓。且屬吳縣周子。秬。卣。繪。積古圖。是日案頭所積。凡鐘二。鼎三。鼗一。簠一。豆一。匱二。彝一。鬲一。卣二。尊一。斝一。角一。爵一。觶三。觚一。洗三。劍一。戈六。瞿一。弩機二。削一。鏡二十。鐙二。及刀布印符之屬。同積者有五鳳黃龍天冊。興寧咸和永吉天冊。蜀師八軌。謂之積古者。元督學山左時。高



宗純皇帝賜御筆筆誤識過文一卷。此文紀筆誤試題稽古論爲積古論引過一事。元奏摺謝恩奉批答云。文佳。非徒頌卽規。臣愚豈能于聖德規頌萬一。而積古一言。反有深愜私衷者。因名纂山左金石之齋曰積古齋。所以紀恩述事也。茲之名圖。猶此志也。

杭州揚州重摹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跋

天下樂石。以周石鼓文爲最古。石鼓脫本。以浙東天一閣所藏北宋本爲最古。海鹽張氏燕昌曾雙勾刻石。尙未精善。元於嘉慶二年夏。細審天一閣本。復參以明初諸本。推究字體。摹擬書意。刻爲十石。除重文不計。凡可辨識者四百七十二字。置之杭州府學明倫堂壁閒。使諸生究心史籀古文者。有所師法。十二年。又摹刻十石。置之揚州府學明倫堂壁閒。并拓二本爲冊。審玩之。以杭州本爲最精。揚州之本少遜也。天一閣本。鮒埼集以爲北宋吳興沈仲說家物。而彭城錢逵以薛氏釋音附之者也。錢氏篆文甚工。後歸趙子昂松雪齋。明中葉歸鄞豐氏。繼歸范氏。蒼然六百餘年。未入燕京。時搨本也。元登天一閣見之。但未見錢氏篆耳。曾加題識。屬范氏子孫謹守之。

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末有郭香察書一事。或以爲郭香書者無顯據。或以爲蔡伯喈書者。語見都南濠元敬引徐季海浩古跡記。季海爲唐時書家。其言必有所本。然自唐以前。無可考證。今姑以後漢書蔡邕



傳推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勅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閒居翫古，不交當世。建寧三年，辟司徒橋元府，出補河平長，遷議郎。案五侯擅恣，在桓帝延熹二年，是時爲陳留太守者左敏，卽左悺之弟，必是悺使敏促邕入都，邕恥以宦官進，故至偃師以病回里，是大迂悺敏意矣。延熹八年春，悺以罪自殺，度邕此時始稍稍出遊入關，故八年至華陰，爲太守書碑，而郭香適奉京兆尹遣來察書，因此相識，或且交契，以學術相長，故郭香亦通明天文律術也。又中郎集中載有袁逢碑，延熹八年，又爲楊震之子秉撰碑，秉亦華陰人，八年卒於位，秉之子賜，當與伯喈相善。伯喈延熹八年以後，蹤蹟或在宏農，或在雒陽，未可知也。迨建寧三年，始應司徒橋元之辟，繼爲議郎。靈帝熹平四年，郭香爲太史治術郎中，馮光陳晃上言，天元不正，攻及郭香，詔下三府集議，伯喈首發議，遑郭香四分術爲非妄，光晃議罪。光和三年，伯喈與楊賜同入金商門論災異，劾宦者，又嘗與賜之子彪著作東觀，是伯喈與郭香、袁逢、楊賜、楊彪學術交遊之蹤蹟，又可見也。初平三年，伯喈卒，年六十一，論災異時，年四十七，議天元時，年四十四，書碑時，年三十四，稱疾時，年二十八，前賢事蹟，史所不能盡載者，每於文章碑版得之，因讀華山碑而擬議中郎蹤蹟如此，然所據者徐季海言而已，亦未敢定也。

伯喈本傳。光和元年年四十六，與六十一卒相舛一年，未知孰是。

### 秦漢六朝唐廿八名印記



余所藏古人名印以百數子常生以其姓名考之列史有所見者自漢至唐得廿八鈕余因第而錄之即命常生釋注之一曰秦秦嘉璽作曲矩形旋轉五字曰海上嘉月餘此印形曲甚古世所罕見秦嘉立楚

王陳涉之倫也

史記卷四十八陳涉世家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于郟陳王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郟下軍秦嘉不受命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及

陳王敗死秦嘉等乃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于天下田儻誅殺公孫慶地理志泗水有淩縣考

淩在今安東閒地

二曰李廣其漢飛將軍耶

史記卷一百九李將軍傳廣隴西成紀人也廣家世世受射孝於十四年廣以良家子擊匈奴為郎為武騎常侍孝景中徙為上谷太守武帝立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

尉後以衛尉為將軍擊匈奴兵敗免為庶人數歲召為右北平太守居頃之代石建為郎中令元狩四年從大將軍出擊匈奴因失道後大將軍自剄

三曰劉勝勝景帝子封中山王者

史記卷五十九五宗世家中山五宗世家中山

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為中山王勝為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立四十二年卒

四曰劉慶慶六安共王孝武所封

史記卷五十九五宗世家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八年卒孝

武立寄長子賢為膠東王泰康王嗣而封

五亦曰劉慶河間孝王

漢書卷三十三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立變於故衡山地為六安王立三十八年薨

年薨子孝王慶嗣四十四年薨

二印為一人為二人未可定也六曰司馬遷遷漢太史

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太史公談有子遷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三仕為郎中奉使西



征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于繫繼乃作史記。七日張勝同蘇武使匈奴者。漢書卷三十四蘇武傳武與副中郎將張勝至匈奴勝與虞常謀殺衛律事覺被繫而降。八日孔霸褒成君孔

次儒也。漢書卷五十一孔光傳霸字次儒治尚書事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士宣帝時為太中。九日楊忠漢安平侯。漢書卷三十六楊敞傳忠丞相楊敞子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十六楊敞

敝薨忠嗣安平侯。十日陳萬年漢廣陵太守御史大夫。漢書卷三十六陳萬年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陵太守以高第八為右扶風遷大僕後代于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十一日張山拊漢儒林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漢書卷五十八儒林傳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至少府。十二日王

禁漢平陽侯外戚也。漢書卷六十八元后傳王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為廷尉史生女政君入掖庭為家人子後宣帝選送太子宮豐幸有身生成帝于甲館孝元即位封禁為陽平侯永光二年薨諡曰頃侯。十三日鄭

崇哀帝時丞相。漢書卷四十七鄭崇傳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少為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後為尚書令賴昌奏崇與宗族通下獄窮治死獄中。十四日王匡起綠林攻

莽者。漢書卷六十九王莽傳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十五日王憲自稱漢大將軍舍東宮妻莽後宮乘其輿服。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眾皆萬餘人後為嚴尤等所破。

建天子鼓旗者。漢書卷六十九王莽傳鄧煜以宏農掾王憲為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略地至頻陽所過迎降會長安旁兵四會城下十月戊申朔破之庚戌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級校尉公賓就斬莽首持詣憲憲自稱漢大將軍

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六日癸丑鄧煜入長安以憲得莽級不輒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十六日劉宣隱不仕莽後封安眾侯。後漢書卷十五卓茂傳劉宣字子高安眾侯崇

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十七日李忠後漢豫章太守。後漢書卷十一李忠傳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元始中為郎王莽時為新博屬長更始立拜都尉官遂與

林獻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眾侯。



任光同奉光武為右大將軍封武固侯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遷丹陽太守十四年三公奏課為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病去官十九年卒

十八日張根漢武始侯子奮之兄

後漢書卷二十五張奮傳奮兄根少被病

父武始侯純薨十九日王廣建武中石城侯

後漢書卷五王常傳建武十二年常薨子廣嗣山桑侯三十年徙封石城侯永平十四年坐與楚事相連國除

二十日徐咸漁陽太

守功曹

後漢書卷七十一獨行劉茂傳兀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出塞追擊顯虜伏兵發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成遽起之顯遂墮馬福以身擁蔽顯並殺之

二十一日張成千秋江夏太

守張耳後也

後漢書卷五十七黨錮傳張儉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父成江夏太守

二十二日竇武大將軍也此印模範嚴正篆跡明切凜然有

生氣焉

後漢書卷五十九竇武傳武字遊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之元孫也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為貴人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為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永康元年冬帝崩無嗣武立解瀆亭侯宏是為靈帝拜武為大將軍八月以奏免

黃門令鄭彪事為長樂五官史朱瑀等所害

二十三日李豐蜀諸葛武侯表為江州都督

三國志卷四十蜀書李嚴傳建興八年諸葛亮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豐官至朱提太守

十四日陳武三國吳偏將軍

三國志卷五十五吳書陳武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修謁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別部司馬及權統事轉督五校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

哀之自臨其葬

二十五日劉淵晉元海大單于

晉書載記卷一劉元海傳淵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生而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犯高祖廟諱故稱其字太康末以左部帥拜北部都尉楊駿輔政以元海為建威將軍

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後成都王穎拜元海為北單于未幾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永興元年僭即漢王位年號元熙永嘉二年僭即漢皇帝位改元永鳳以永嘉六年死

二十六日張偉北魏征南將軍小字

翠螭者

魏書卷七十二儒林傳張偉字仲業小名翠螭太原中都人也世祖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授中書博士累遷為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還遷散騎侍郎聘劉義隆還拜給事中建威將軍賜爵成臯子出為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



卒贈征南將軍并州刺史。二十七日馮亮北魏隱嵩高好佛理者

魏書卷七十八逸士傳馮亮字靈通南陽人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隱居嵩高世宗嘗召以為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

經固辭不拜還山數年與僧徒禮誦為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延昌二年冬卒

二十八日雞林道經略使印方二寸此唐劉仁軌之印也曷由知為仁

軌印也雞林道經略使惟仁軌專之雖官印可以姓名定之

新唐書卷三高宗本紀上元元年二月壬午劉仁軌為雞林道行軍大總管以伐新羅又卷一百四十五東夷傳新

羅龍朔元年法敏襲王以其國為雞林州大都督府授法敏都督咸亨五年納高麗叛眾略百濟地守之帝怒詔削官爵以其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海郡公仁問為新羅王自京師歸國詔仁軌為雞林道大總管衛尉卿李弼右領大將軍謹行副之發兵窮討上元二年

二月仁軌破其眾于七重城以蘇鞞兵浮海略南境斬獲甚眾詔李謹行為安東鎮撫大使屯買肖城此雞林道之名所自昉也考百官志于經略使之置略而不具唐時西河黑水皆有經略使固唐初官也自此迄五代新羅朝貢甚謹不復有征討之事唐以後又不聞有

雞林道之名此印為唐劉仁軌之印無疑矣嗚呼古人姓名銅印多矣其于正史無考者未必皆絕無可傳之人也或謂漢人鑄名

印千百以殉葬好名好事今人亦不如古耶夫不見于史而唯以一鈕之銅傳數千年後亦可悲矣史法貴嚴然余謂善善長惡惡短能繁毋簡庶幾左氏遺法若馬班范崔之倫或亦多所遺略致其害歟

與王西泚先生書

往歲奉到賜書問元所刊鄭司農碑頭垂暈所昉元已據洪氏隸續及目驗今曲阜漢碑舊式為對矣既思漢碑之所以有垂暈者何故其垂暈或左垂或右垂者何故今似得之敢以就正于有道古碑之制有



二一為中廷麗牲之碑。一為大夫以上葬窆之碑。禮記檀弓曰：縣棺而封。鄭君注云：不設碑，繹不備禮。又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君又據周禮及喪大記注云：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于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于間，為鹿盧下棺，以繹繞。天子六繹，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繹，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繹，二碑，士二繹，無碑。孔冲遠疏云：繹即紼也。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末，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據此數義，知古人墓碑有穿以貫鹿盧，其繹繞鹿盧橫而斜過碑頭，碑頭為此暈，以限繹使滑，且不致外脫。如今石井欄為綆所漸靡之形矣。漢碑有穿有暈，必效三代遺制。其暈左垂者右碑也，右垂者左碑也。又國策曰：昔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元，謂前和即前桓。桓和古同聲，其通借之迹多矣。

商銅距末跋

曲阜人掘地得銅器，高寸九分，八觚，觚各闊三分，頂縱七分，橫五分，下口空，縱八分，橫七分，銘字八，小篆，體狹長，用金填之。曰：是愕也。作距末用盤商國。用字下有「小穿」，徑一分。距末不知何器。沈君心醇，據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疑此為弩飾。孔檢討據約，亦以為飾弓簫者。此二說皆近之。特此末字甚明，斷不得疑為來字之訛。按荀子性惡篇曰：繫弱鉅黍，古之良弓也。又潘安仁閒居賦曰：谿子巨黍，異黍同機。据此，則國策之來，荀子文選又作黍矣。楊倞注欲改黍從來。



誤矣。此未來二字皆誤。當是黍字也。何以明之。古人爲銘。必用韻文。逾少而韻逾密。此銘亾黍相韻。蓋國相韻。蓋上聲之語。與入聲之鐸同部。平聲之之。與入聲之德同部也。左傳譏鼎銘。用韻正同此矣。若是末字。則與國字作字皆不相韻矣。然則今銘文明是末字者。此弓簫未必卽是古始造之巨黍。後人仿其名而爲之。故國策訛來。今銘文巨又作距。同是金工所誤耳。此器中空一面。有陷圓而向下。確是弓簫末張弦之處。以今弓末驗之可知矣。又此器翁覃溪閣學據商國二字。以爲商器。按此二字不類商銘。且色澤亦不肖商之古。此蓋周器。宋人物也。宋人每稱宋國爲商矣。春秋左氏傳哀公九年。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杜預注子商謂宋。又二十四年傳。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杜預注商宋也。禮記樂記曰。宜歌商。鄭康成注曰。商宋詩也。皆其證也。

宋搨楚夜雨雷鐘篆銘跋

余藏宋搨鐘鼎款識冊內。有楚公夜雨雷鐘。旁有北宋石國佐公弼所手書標識云。政和三年。武昌太平湖所進古鐘。後有紹興四年榮芑跋云。紹興十四年間。茂世先兄自成都運判除倉外郎。總領淮東軍餉。邵澤名見屬云。我有雷鐘。藏之久矣。兩得秦會之書見取。度不可留。爲我達之。會之償以三千緡。鐘高二尺有畸。紐上坐一裸鬼。蓋雷神也。五色相宣。銘在鐘裏。今諸處所刊。咸其雲仍。對之可見。元按。此鐘篆文乃北宋時所搨。自南宋歸秦檜後。此鐘不知所存。卽諸家所刊。亦不可見。嘉慶二十二年。攜此冊至武昌。與



江漢書院院長陳工部詩展賞久之。共歎楚公造鐘。在數千年前。沉沒于水土之中。宋時得見于世。今又不知存亡。厘留此搨紙流傳于王復齋趙松雪項子京諸家。今歸于元。元至楚此搨本。得皮藏于節樓之中。豈非善事。工部與武昌章觀察廷樞共摹其篆。并楚諸鐘鼎文字搨本。勒石于書院楚先賢祠壁間。題曰楚中法物。使諸生有所觀感也。此鐘篆文云。佳八月甲巳。楚公自作夜雨雷鍾。楚之八月。亦周六月也。楚中六七月間。每憂雷雨之少。此鍾所鑄裸鬼。即是雷神。雷神之形。見於論衡。其文又曰。夜雨雷。或楚公當年雩禱所用歟。今年自六月以後。夜雷雨甚多。山田不旱。湖田不潦。穀豐而米賤。亦此鐘數千年復歸其所之嘉會歟。七月十三日。曉起雷雨初霽。殷其未歇。臨窓展冊。再題後尾。

吳蜀師甄考

吾鄉平山堂下濬河。得古甄文二。曰蜀師。其體在篆隸閒。久藏于張燕昌金石契中。未知爲何代物。近年在吳中屢見蜀師古甄。兼有吳永安三年及晉太康三年七月廿日蜀師作者。然則蜀師爲吳中作甄之氏可知。按揚州。當三國時多爲魏據。惟吳五鳳二年。孫峻城廣陵而功未就。見于吳志本傳。此年紀與永安永康相近。然則此甄爲孫峻所作廣陵城甃無疑矣。

南屏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考

南屏山隸書家人卦摩崖碑。學者以爲司馬溫公筆。苦無實證。元考廣西融縣老君洞。亦有司馬溫公隸



書家人卦摩崖碑。爲公曾孫備判融州軍時所刻。且跋云。先太師溫國文正公書。紹興十九年曾孫備倅融刻之。元親見此拓本。以證南屏石刻爲有據矣。

秦漢官印臨本序

揚州方君槐。精于刻印。以乳石撫秦漢印。無不肖其形神。刻將成。弟而譜之。以類相從。曰王。曰君。曰侯。曰侯夫人。曰將軍。曰將。曰督。曰軍。曰尉。曰司馬。曰軍曲候。曰大夫。曰太守。曰牧。曰史。曰令。曰丞。曰長。曰從事。曰相。曰宰。曰佐。曰士。曰使者。曰三老。曰祭尊。曰監。曰臧。曰蠻夷王君。曰蠻夷侯。曰蠻夷長。其印以數百計。古人之印有鑄者。有鑿者。有精工者。有粗略者。各極其妙。今悉以刀法摹得之。可謂形神畢肖矣。秦漢人文字不多見。此印文一秩。可以備秦漢摹印之法。兼以補證漢書官制地理之遺。豈徒篆刻哉。







# 肇經室三集卷四

## 重修表忠觀記

錢塘表忠觀。宋熙寧十年。趙清獻公請於朝。始建於龍山吳越文穆忠獻兩王墓側。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此以修護之。理宗時。官給田三百畝。以旌舊功。元至元初。遇兵燹。觀墓俱毀。明正德閒。遂爲江尚書兆域。嘉靖三十九年。總督都御史胡宗憲。巡按御史周斯盛。布政使胡堯臣。按察使胡松。提舉使范惟一。以靈芝廢寺故址。遷建新觀。卽吳越時故苑。在湧金門外。今所重修之地也。當時有武肅十九世孫德洪。自餘姚來守此觀。飭俎豆。輯譜牒。湖山靈爽。神實憑依。春秋肸蠁爲最盛焉。崇禎中。都御史熊飛復修輯之。國朝康熙四十四年。聖祖仁皇帝南巡。賜保障江山額。雍正四年。世宗憲皇帝敕加封爲誠應武肅王。今皇帝六次南巡。屢駐蹕。凡五賜宸章。褒功述事。且命有司以時致祭。蓋自忠懿宋初納土以來。未有食報增榮如今日者也。今武肅裔孫璋棧等。以廟宇少頽。呈請有司修葺。於是巡撫吉公慶。布政使張公朝縉。鹽運使阿公林保。各出俸錢。命知杭州府李公亨特董修之。增建碑亭左右六間。畫廊三十間。正殿基培高三尺。易墜垣以甃石。重肖五王像。設計費白金三千四百兩有奇。又增給銀六百兩。置鹽運司庫發商權子母。爲歲修之費。歲事于乾隆六十年。元以是年冬奉命督學浙江。入觀展拜。樂觀厥成。爰



以重修落成。命十一府士子賦詩紀事。凡得詩千有餘篇。極一時之盛。擇其佳者。付武肅裔孫泳錄之。泳從金匱來寓此。庀材樹石。實始終其事。卽爲元述此大略。屬爲記。且自以隸古書丹刻石者也。

嘉慶九年重濬杭城水利記

杭州水利自古重之。今之省城南北十里。東西五里。爲長方形。西湖居其西。湖水入城有三路。一湧金水門。居正西。一湧金旱門。環帶溝。居西。少南。一清波門。底流福溝。居西南。流福溝。自清波門外學士港。導水入流福寺。溝入城。由街底伏流出。府西青龍庵。經府南面。自東折而北。過府學運司東。至杜子橋。環帶溝水西來會之。東過紅門局三橋。址折而北。至定安橋。湧金水門之水西來會之。入滿營城。八字橋。分爲二。一東出滿營。過衆安橋。入小河。至中河。一西過龍翔宮。至丁家橋。折而北。出滿營城。過臬司西。至回龍橋。折而東。由觀橋入小河。過金箔橋。入中河。中河匯各水南行。至新宮橋。其金箔橋之下。有藩司東行宮前之太平溝水來會之。太平溝水亦自三橋。址分流而南者也。中河過新宮橋。又至撫院西。分爲二。一出鳳山水門。東行城外。北折。至候潮門外之永昌壩。一由通江過軍二橋。出候潮水門。至永昌壩。入城河。又至會安壩。達東新關。至海寧州。是水凡三折。貫通城內外數十里。南至閘口。北至武林門外。汲濯舟楫皆賴之。乃數十年來未加濬治。惟湧金水門尙通湖水。其環帶溝。微通涓滴。流福溝。塞久矣。且運司河三橋。址數里高淤。滿營河亦淺阻。每遇大雨水。城內泛濫。司府縣署刺舟而入。居民多臥水中。府縣獄以桔槔出。



水。獄多瘕囚。下河中河之水。反致淺濁無來源。水利若此。當治乎。不當治乎。甲子春。予首捐廉俸。官士商亦各出資。計銀四千八百餘兩。計開廣學士港十五丈六尺。自學士港流福溝。至三橋址。掘七四千七百九十四方。自三橋址北至滿城。南過藩司東行宮前之太平溝。金箔橋。通江橋。過軍橋。慶豐關。等處。掘土四千六百五十一方。由是清波門首受湖水。清清泠泠。入流福溝。過運司前會環帶溝。至三橋址。會湧金水門水。入滿營城。暢通無泛濫之苦。藩司前諸山水亦入太平溝。暢流無阻。其西之湧金。西南之清波。正南之興隆。西北之聖塘澗水石函六閘。設金木水火土五牘版。視西湖水盛衰。增減啓閉。委其事於杭州水利通判專掌之。兩縣主簿。運司經歷。分司之。院司府縣督察之。別具文案以備考。自茲以後。每歲十一月。溶治一次。毋減工。毋累民。是役也。杭州人候銓同知邱基。知水之理。身任其事。經營十閱月。工乃畢。刻碑記之。并刻圖于記文之後。且載捐銀人名于碑陰。置碑于吳山海會寺。是寺也。爲祈謝晴雨。長官共集之地。庶幾共覽而知。勿久而廢塞焉。嘉慶十年上元日記。

南宋淳熙貴池尤氏本文選序

元幼爲文。選學而壯。未能精熟其理。然訛文脫字。時時校及之。昔但得元張伯顏明晉府諸本。卽以爲祕冊。嘉慶丁卯。始從昭文吳氏。易得南宋尤延之本。爲無上古冊矣。按是冊。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無錫尤延之在貴池學宮所刻。世謂之淳熙本。每半葉十行。每行大字廿一二。小字廿一二三四不一。惜原板間



有漫漶其修板至理宗景定間止卷二八葉及卷九十九葉書口並有景定壬戌重刊木記可見其中佳處即以此脫文而論如東京賦上下通情注宋本卷三十五下毛本脫言君情通於下臣情達於上故能國家安而君

臣歡樂也廿二字又重舌之人九譯注宋本卷三十八下毛本脫韓詩外傳至獻白雉于周公廿三字秋興賦天晃

朗以彌高兮注宋本卷十三六上毛本脫杜篤至高明廿字以上毛初刻本脫後得宋本改思元賦行頗僻而獲志兮注宋本卷十五三下毛本

脫蕭該音至廣雅曰陂邪也卅五字陸士衡答賈長淵詩我求明德注下宋本卷廿四十七上毛本脫正文魯侯戾止

八字注文卅二字七發客見太子有悅色下宋本卷卅四九下毛本脫數百字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其中異文如蜀

都賦千廡萬室宋本卷四十二下晉府本毛本室改屋則與上下文出術等字不韻矣羽獵賦羣娛乎其中宋本卷八廿三上

翻張本晉府本毛本娛改嬉則與漢書楊子雲傳不合矣宋書謝靈運傳論莫不寄言上德注引老子德

經宋本卷五十四上翻張本晉府本毛本並作道德經不知德經二字見陸氏經典釋文及禮記正義也吳都賦趨

材悍壯注引胡非子宋本卷五十五上毛本胡改韓不知胡非乃墨子弟子見漢隋史志也騷下山鬼篇采三秀兮

于山間宋本卷卅三〇三上注文三秀上晉府本毛本增逸曰二字此沿六臣本之舊崇賢本不當有也永明九年策

秀才文自萌俗澆弛宋本卷卅六十上及齊故安樂昭王碑文緝熙萌庶宋本卷五十九〇十八下翻張本晉府本毛本萌改氓然



古書多作萌也。亦非他本之所可及。元人張正卿翻刻是書。行款一切。頗得其模範。第書中字句同異。未能及此。若翻張本及晉府諸刻。改其行款。更同自鄣矣。惜是冊缺第四十一四十二兩卷。近人卽以正卿本補入。雖非完書。實亦希世珍也。此冊在明曾藏吳縣王氏。長洲文氏。常熟毛氏。本朝則句容笄氏。泰興季氏。昭文潘氏。以至吳氏。獨怪冊中皆有汲古閣印。而毛板訛脫甚多。豈葉板後始獲此本。未及校改耶。元家居揚州舊城文樓巷。卽隋曹憲故里。李崇賢所由傳文選學而爲選注者也。元旣構文選樓于家廟旁。繼得此冊。藏之樓中。別爲校勘記以貽學者。裝訂旣成。因序于卷首。

送楊忠愍公墨跡歸焦山記

楊忠愍公墨跡一卷。共五幅。一爲開煤山記。一爲謫所苦陰雨述懷詩。一爲哀商中丞詩。一爲元旦有感詩。一爲與王繼津書。此卷本藏謝東墅少宰墉師家。師嗣壽紳庶常恭銘。以贈梁山舟侍講。同書侍講不欲全留之。但割存與王繼津一書而返其四。有跋記事。與翁覃溪閣學方綱跋并存卷中。庶常以元撰少宰墓銘。故以此卷贈元。元卻之不許。藏數年。欲歸之焦山。故於卷中鈐以官印。尙未致送也。焦山仰止軒者。明天啓間建。奉忠愍木主。舊在水晶菴。今圯無存。嘉慶丁卯。僧秋屏覺鐙請改立忠愍公主于焦隱菴後屋中。元稍葺新之。重題木扁。且邀翠屏洲詩人王柳邨豫歸之焦山軒中。此夙願也。明嘉靖壬子。忠愍約唐荆川至焦山。詩云。楊子懷人渡揚子。椒山無意合焦山。姜如須先生核仰止軒詩云。六義風流今不



滅十行疏草未全焚。原因報國成忠愍。翻似完身傍隱君。今卷中詩文并存。仰止軒舊與漢隱葦遠。今軒在葦後。似姜先生詩。豫爲今日兆者。二公忠義之氣。與江山共千古。茲與漢定陶鼎同置方丈。固其宜也。又元藏宋嘉定。元至順。寫本鎮江府志二部。乃張木青學士壽所贈。其間舊聞古蹟甚多。極可寶貴。乃謀之鎮江人。無有棄之者。今亦附忠愍卷。同付秋屏。暨其師借庵巨超兩詩僧。世守之。如摹刻墨跡。鈔寫志書。祇可在山爲之。勿令俗夫持去也。嗟夫。卷帙之藏。昔人比之雲煙過眼。若賢忠之遺蹟。史志之文獻。固未可等量之。惟是子孫少不肖。非飽蠹蠹。卽歸鸞失。平泉艸木能終不與人哉。世家祕閣之藏。不如名山僧寮之寄。較然明矣。茲送卷歸山事。元作記存之拙集中。且當代賢卿名士亦多題詠。載之各集。海內共知爲焦山之物。若他日有不肖僧徒。以此貢之他人之手。陳之几。度之架。人皆能說所從來而賤之。恐世閒無此僮父也。

焦山仰止軒記

明嘉靖壬子。楊忠愍公與唐荆川先生。約同至焦山。忠愍詩有云。楊子懷人渡揚子。椒山無意合焦山。天啓閒。郡守于水晶庵後建仰止軒。奉忠愍木主。今已圯矣。漢隱庵者。舊祀漢焦孝然先生。其後軒甚虛敞。余與寺僧覺鐙。丹徒王君豫。議以後軒名仰止軒。加以修葺。立忠愍木主祀之。又余舊藏忠愍墨跡五紙。共一卷。久爲墨林所重。因鈐以官印。跋而歸之軒中。王君亦以所藏忠愍文集板同置軒中。庶幾忠烈之



氣與江山共千古矣。同奉主至焦山者。甘泉陳本禮黃金。余之弟亨、子常生、并題名。葉石後。金匱錢泳書。  
連理玉樹堂壽詩序

辛未夏。元在京師。得表叔江玉華先生書。知由歙來揚州。應其弟吉雲表叔之請也。古人偶一相思。千里命駕。況此連牀。奚間風雨。至情至性。骨肉之恩在焉。是可感已。元童時遊楮里舅祖之庭。舅祖文詞名家。素持禮法。閨門以內。既和且肅。先生以孝謹著。于時吉雲先生爲先生幼弟。先生教之。友愛備至。吉雲先生亦事兄彌悌。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歲丙寅。先生于歙村老屋建小軒三楹。題曰知還。實有戀鄉里返素朴之志。乃由揚歸居于歙。又恐吉雲先生或失故步。將去揚而志四方也。故題揚州老屋曰留雲閣。以寓意。于今蓋亦五年矣。中間先生來揚州者再。今且壽七十。吉雲先生總離務。不克歸歙省其兄。乃復迎兄至揚。將慰離思。稱壽觴。兄弟之間。怡怡然如此。先生幼讀書。工詩。善楷法。惠定字。厲樊謝。沈學子。諸先生皆曾館于家。先生習染所及。聞見深遠。履蹈儒術。沈潛書史。不衣華服。不食兼味。遠聲色而淡貨利。又其壯年涉歷江湖。追隨定省。施濟貧困。蔭陟甚廣。垂橐而歸。蕭然寒素。迨去江淮紛華之區。依祠墓耕讀之地。卻埽課子。若將終身。常作招隱詩以示弟。然則先生生平行誼。可以概見矣。昔諸葛武侯有契于淮南子澹泊凝靜之旨。擬之先生。豈爲過哉。連理玉樹堂者。揚州康山之麓。有二玉蘭樹。交柯連理而生。元舅祖鶴亭先生所居也。吉雲先生既爲鶴亭方伯後。于先生雖出爲從弟。而情誼彌篤。無異鶴亭楮里兩



先生之相友愛也。連理之木，古人以爲嘉應。故在漢碑中爲圖刻之最古者。論語曰：君子務本，又謂孝弟乃爲仁之本。本之不立，枝葉尙不能榮。況連理乎？斯樹之生，蓋有所應。爰繪爲圖，以徵戚友之詩。元文詞鄙拙，不足表揚。惟是幼年受知于先生最早，撫之無異子姪。故知先生亦最深用，記顛末以爲序焉。

晚鐘山房記

杭之淨慈寺，所謂南屏晚鐘也。昔江少司馬蘭讀書寺中。寺西南牆外隙地，司馬構屋數楹，北嚮，外環以廊，中奉佛像。嘉慶八年秋，余過揚州，司馬語余曰：此屋未圯耶？吾遠祖吳越侍御有德于浙，曷設斯主？余曰：六一泉三堂，余已遷主數百矣。是屋也，禮亦宜之。九年春，司馬治河赴淮北，江君鴻、江君士相以資來葺新之。于屋西建樓一楹，可望西湖。余名其屋曰晚鐘山房，樓曰屏山樓。于屋之背立一龕，設吳越侍御史充鎮海軍節度判官江公景房粟主。以皇清誥授中議大夫兩浙江南都轉鹽運使，江公承玠。誥授光祿大夫賜布政使銜，江公春。誥贈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江公進。誥授中議大夫候選知府江公昉。四主從之。侍御名景房，字漢臣，吳越常山人。宋太平興國初，吳越納土時，充鎮海軍節度判官，奉版籍歸宋。吳越賦重，畝增三斗有奇，民病之。侍御沈其籍于河，以罪自劾，幸免于誅。後王方贊奏定賦畝一斗，浙東西十三州民受其德。賦減于王，沈籍實始于江。事見元張樞所撰沈籍記。及宋史王珪傳，以六一泉遺愛堂之例準之，是主固宜設也。轉運使侍御二十六代孫也。雍正元年，以戶部郎中出知嘉興台州二府，用朱



子舊法。修台州太平水利。擢鹽運使。輸資修海塘。有惠于商士。齊次風侍郎。公所植土。隸書院稱弟子焉。方伯贈少司馬太守皆侍御二十七代孫。贈公以子蘭貴。贈如其官。今修山房。江君鴻者。轉運之孫。太守子爲方伯後者也。士相者贈公之孫少司馬弟之子也。修山房設主旣畢。遂書石記之。俾浙人知侍御史之主所由來。他日江氏子孫往來揚歛者。入山房而拜焉。不亦宜乎。

### 鄭氏得墓圖跋

吾郡鄭氏。世篤忠義。明東里先生諱之彥。生四子。元嗣、元勳、元化、俠如。元勳卽職方公。明季以守城說高傑事。被訛言遇害。元化子爲虹。守浦城死節。明史有傳。俠如後人修休園志。于雙忠事略不少及。并官職亦略之。殊無識也。職方事實。見李清、王心湛、杭世駿所撰三傳。而杭傳爲最詳核。余與職方裔孫新甫孝廉、星北茂才同里相友。茂才寄得墓圖屬題。案圖職方公孫諱嵩者。記云。甲申職方遇害。諸子皆幼。公執友率其僕舁柩渡江。遠葬。遂逸其墓。爰奉父遺命訪之于江南句容。穿長林而東。至鄧家邊潘姓邨。遇一老者。自言尙及見葬事。并能指其處。但在深山爲虎穴久矣。詰朝募徒衆。操兵仗。渡溪踰嶺。遂達墓所。斷碑猶在。時康熙四十九年也。載展遺圖。敬此忠孝得墓之事。可補諸傳所未及。又余舊藏職方畫山水一幅。各傳亦未言其善畫也。并舉此畫歸之茂才。以此爲先忠手澤。可寶也。

### 碧紗籠石刻跋



王敬公之才之遇。豈閹黎所能預識。爲之鈔籠亦至矣。而猶以詩愧之。編哉敬公。相業誠有可譏。然其濬揚州大渠利轉運。以鹽鐵濟軍國之用。亦不爲無功。坡公詩以閹黎爲具眼。亦過激之論也。古木蘭院僧心平屬書碧鈔籠扁。遂論之如此。

二老重逢圖跋

朱竹垞、鄭寒邨兩先生爲老友。寒邨元孫勳持竹垞贈寒邨詩墨蹟索題。余旣和詩。且書二老堂扁。俾勳奉二先生矣。勳復屬友繪二老重逢圖。蓋取竹垞詩別久重逢轉傾倒之句爲此。是時嘉慶三年秋七月。勳以薦舉老廉方正。寓吳山讀書。朱氏元孫萊墨林等亦將來赴省試。相與拜此圖下。舊家世澤。百年未艾。是可慕也。

錢塘嚴氏京邸祖墓圖記

錢塘嚴氏厚民杰之四世五世兩代祖墓。在今京城永定門外。當明嘉靖時。有宦于京者。葬于此也。此後子孫在明有內官京卿外官布按者。在我朝有官侍郎總督倉場者。皆得近祭之。子孫以試事選官入京者。亦皆祭之。嘉慶辛未壬申間。厚民從余在京師。每朔望必展其墓。親以土崇其封。復恐後人迷失之。乃畫圖多幀。肖其地形。分藏族人之家。且屬元以小記記之。其用心追遠。良云厚矣。墓在永定門外劉家窯之北。南向有碑。窯在七聖庵之東三里許。庵舊名安樂禪院。近在永定門外里許。墓之東南曰九聖庵。東



北曰濮家莊。西北曰李家村。高廟在墓東北二里許。墓後負城。城中月臺臺可望而見也。至于祖墓祖祠之在杭者。厚民又積筆耕之資。買田以爲完糧祭壇之用。厚民敬宗孝祖之義。可以風矣。

### 顧亭林先生肇域志跋

明末諸儒多留心經世之務。顧亭林先生所著有天下郡國利病書。及肇域志。故世之推亭林者。以爲經濟勝於經史。然天下政治隨時措宜。史志縣志。可變通而不可拘泥。觀日知錄所論。已或有矯枉過中之處。若其見於設施。果百利無一弊歟。四庫書提要論亭林之學。經史爲長。此至論。未可爲腐儒道。此肇域志稿本未成之書。其志願所規畫者甚大。而方輿紀要實已括之。亭林生長離亂。奔走戎馬。閱書數萬卷。手不輟錄。觀此帙密行細書。無一筆率略。始歎古人精力過人。志趣遠大。世之習科條而無學術。守章句而無經世之具者。皆未足與於此也。

### 浮屠說

佛之教始於後漢。盛於晉魏。然自西晉以前。則皆稱曰浮屠。或稱爲佛圖佛陀。雖音同字異。而字必相連。在華音爲疊韻。未嘗但割上一字單稱爲佛也。說文佛字訓爲見不審。毛詩論語曲禮學記荀子之佛字。皆絕無西域神人之說。後漢書楚王英傳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詔曰。楚王尙浮屠之仁祠。又桓帝紀曰。桓帝設華蓋以祠浮屠老子。使當日苟單稱爲佛。則詔書曷不稱佛而稱浮屠也。其稱佛者。始于後漢書。



西域傳明帝夢見金人羣臣或曰魏收魏書以為傳殺所對傳殺本傳無此事西方神名曰佛此一節未可深據蓋蔚宗為宋人宋

時始有佛之稱蔚宗以晉宋以後之恆言改漢之舊語也魏收魏書釋老志曰張騫還始聞天竺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口授浮屠經明帝寫浮屠遺範又得佛經四十二章緘于蘭臺石室桓帝時襄楷言佛陀黃老以諫魏明帝徙宮西佛圖洛中白馬寺盛飾佛圖浮屠正號曰佛陀佛陀與浮圖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為二音華言譯之則謂淨覺按魏收此志所言甚明蓋佛圖二字必相連乃成文其譯為淨覺也何字為淨何字為覺或必相連或可倒轉未可知也而乃但割其上一字單稱為佛訓為覺是浮屠為教本兼淨覺二義而今但一義蓋非其本矣袁宏曰佛者漢言覺竊謂單稱浮屠為佛當始于晉宋之間北朝亦

當在魏秦之際故石勒時尚稱澄為佛圖澄至鳩摩羅什譯經始稱為佛殆中國文士所改非蘭臺舊經本單稱佛也又魏書中沙門即桑門桑門二字切音為僧僧字不古亦晉宋人所造也

六合縣治山祇洹寺攷

嘉慶十二年余在揚州入西山酒城拜外祖林榮祿公墓治山者更在西數十里遂登之山多鐵可拾而鎔也治山之勢自西北棠山來西北東三面皆迴抱而虛其中有二泉自山中出匯為溪南流注於江其東南之峯下方而上銳有石脈出其下起為岡脊南延數里為原田實為溪之東岸一在原上曰上陳莊



別有下陳莊。  
更在其南。

莊西向。溪經其前。溪之外有近山。山皆卑。迤邐相接。至西南桂子山而止。實爲溪之西岸。立於莊之前。西望近山之外。復有青色遠山。山形正方如屏。與莊相對。夕陽落山外時。嵐黛更濃矣。治山泉石。潏迴。水木清湛。非郡城所有之境也。山口有祇洹寺。寺屋十數楹。甚荒陋。無舊碑記可讀。然可少憩焉。十四年冬。余重入翰林。檢永樂大典。見宋紹熙儀真志。載唐開元二十三年。六合令房翰祇洹寺碑文。凡千餘言。碑稱此寺吳始爲象塔。梁以地若祇洹。遂以爲名。宋國公鎮吳州建寺。隋皇爲晉王時。立白樓。隋末焚壞。唐開元重建。且有座飛萬鶴。門結千龍。影殿香臺。雕蔓繡柱。三百間。邃宇十八。變雲圖。諸語。然則此寺最古。唐時且甚壯麗矣。又碑云。八百人遂以名村。然則上陳莊卽稱之爲祇洹村也。亦可爰攷而記之。以告遊斯山者。

### 重訂天台山方外志要序

余自束髮受書。誦孫興公天台山賦。慨然如聞金石聲。嘉慶丁巳。奉命督學瀾江。按部至台。旣竣事。遊山中。筍輿數十里。出入泉石雲霞間。飄然有出塵之思。夜宿方廣寺。寺在石梁之上。飛瀑自枕邊瀉落。如驚風凍雨。終夜有聲。次日曉發。遇雨。飛流百道。動與人足相交。午下天姥山。憩清涼寺。登仙遺俗。非徒太白之夢吟也。嘉慶己未。復以巡撫來浙中。以防海事。時往來其閒。然碌碌道途。不遑遊覽。所謂一行作吏。此事遂廢矣。今夏山中各寺僧。以松江陳通判韶所錄方外志。求序於余。台山之有專志。始於元之無名氏。



其書世已罕觀。方外志則明高明寺僧無盡所撰也。錢希言嘗稱其學識高出道流。所撰山志甚有禪藻。云初乾隆丁亥僧化霖請於齊息園先生。刪益無盡書爲四冊。刻板行於世。然體例既不協一。繁蕪猥雜。疑其爲未定之藁。今通判取而訂之。其用心勤矣。元又命錢塘嚴生杰修訂之。嚴生云錄藝文過繁。山水寺觀。反如附錄。宜倣宋范氏成大吳郡志例。分隸各門。以合比事屬詞之義。從之。書成。釋靈在繪圖二十有一。靈在住此山中。所繪或得其真面目。亦從之。列於卷首。

蔗查集序

宋寶祐廢城。在今揚州城北。唐宋以來之舊城也。通池已夷。峻隅又頽。興廢之感。當與明遠同之。今揚城亦繁富。遊人舟楫所到。僅在平山一隅。若廢城之古木蘭院諸處。非詩人逸客覓句訪古。無遊蹟矣。木蘭院卽唐王播題詩處。今名惠照寺。寺有大鏡鑊二。又有古銀杏七八株。綠陰夏滿。黃葉秋零。極閒淨荒寒之趣。已故詩僧誦茗者。舊居寺中。所爲詩。清微雋永。警悟脫俗。予曩輯淮海英靈集。竟未得誦茗詩入錄。是余疎漏之咎也。誦茗弟子圓燦。以其師蔗查集示余。余乃序其詩集。并彙之以廣其傳。圓燦亦能詩善畫。圓燦務致佳弟子能文字禪者。主此古院。庶不墮誦茗之教也。



# 學經室三集卷五

## 紀文達公集序

我朝賢俊蔚興。人文鬱茂。鴻才碩學。肩比踵接。至於貫徹儒籍。旁通百家。修率情性。津逮後學。則河間紀文達公。足以當之。夫山川之靈。篤生偉人。恆間世一出。河間獻縣。在漢爲獻王封國。史稱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被服儒術。六藝具舉。對三雍獻雅樂。答詔策。文約指明。學者宗之。後二千餘年。而公生其地。起家甲科。歷躋清要。高宗純皇帝命輯四庫全書。公總其成。凡六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罔不抉奧提綱。溯源徹委。所撰定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考古必衷諸是。持論務得其平。光稽古之聖治。傳於無窮。準諸獻王之寫定周官尙書禮禮記孟子老子厥功尤茂焉。國家舉大典禮。恭進頌冊。恭和聖製御製諸作。皆從心所發。雍容揄揚。有穆如之風。公受兩朝知遇。有所疏奏。皆平徹閒雅。爲對揚軌儀。請試士子春秋文。以左氏傳立論。輔以公羊穀梁二傳。而廢胡氏傳。尤爲有功經學。他所著撰。體物披文。不襲時俗。所爲詩。直而不伉。婉而不佻。抒寫性靈。醞釀深厚。未嘗規撫前人。罔不與古相合。蓋公鑒於文家得失者深矣。公著述甚富。不自哀集。故多散佚。公之孫香林員外。勤爲搜輯者數年。得詩文集十六卷。梓以行世。屬序於元。元以科名出公門生門下。初入都。公見元所撰書。



稱許之。自入詞館。聞公議論益詳。蓋公之學。在於辨漢宋儒術之是非。析詩文流派之正偽。主持風會。非公不能。至於此集。雖非公所自勒。然亦足以覘全量矣。

王文端公文集校本跋

王文端師詩文不自以爲重。蓋公所重在立朝風節也。公薨後。公子埈時。收羅雜稿。寄至江西。屬元編刻之。元乃手編爲葆淳堂集若干卷。又訂成年譜一卷。付之梓。梓成。元匆匆移河南。爰以板寄閩。是時公子已出守閩郡矣。板中誤字頗多。同門友李許齋。費芸。手校一過。改補之。此李公手校本也。故跋之。

凌母王太孺人壽詩序

吾友凌次仲官寧國教授。明年太孺人壽八十有一。將稱觴於學齋。以書來。屬元爲文書諸屏。元與次仲交久且深。凡以詩爲壽者。元固宜序其事矣。次仲長元七年。合志同方。誼若兄弟。以故知太孺人最悉。太孺人姓王氏。海州舊族。次仲嘗謂元曰。昔先君子以依親戚。自歛客海州。娶太孺人。某兄弟實生於是焉。某六齡而孤。兄年二十有六。貧不能自給。太孺人鬻簪珥。使就塾師讀書。蠶記名姓而已。少長習賈于市。往往爲人所給。太孺人曰。汝爲賈而恥。與人爭利。恐難成。而從事于學。然學非靳爲博士弟子之謂也。必通經立行。爲古之儒焉。且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吾有汝兄侍養。汝其游四方。就師友以成之。於是次仲乃挾書出游。博通經史。善屬文。尤精三禮及推步之學。乾隆辛丑。與元訂交於揚州。問學相長。各期東



身修行。少有所表見於世。以無忝所生。未幾次仲入都。翁覃溪先生奇其才。教以制舉業。勉之應試。遂以己酉庚戌兩榜成進士。次仲例選知縣。投牒吏部。改教授以奉母。是時天下識與不識。無不重次仲之學行者。嗟乎。次仲生東海僻陋之鄉。非太孺人勗之以游。則鬱鬱與駟僧老矣。烏能顯名於天下哉。癸丑。元奉命視學山東。詣熱河行在。元與次仲同爲王韓城朱大興兩公所得士。時次仲寓韓城。公直廬。元往別焉。公於座中謂之曰。吾不能強子改冷官。子願之甚善。且吾亦嘗爲此。然非耐貧不可也。今次仲之貧如故。而循陔致養。閉戶著書。其志趣爲何如。太孺人怡然安之。其德教又何如也。至於疇昔砥厲之言。尙冀始終無負。他日太孺人登期頤上壽。元當躋堂賦詩。爲諸交游倡焉。

### 里堂學算記序

數爲六藝之一。而廣其用。則天地之綱紀。羣倫之統系也。天與星辰之高遠。非數無以效其靈。地域之廣輪。非數無以步其極。世事之糾紛繁頤。非數無以提其要。通天地人之道曰儒。孰謂儒者而可以不知數乎。自漢以來。如許商、劉歆、鄭康成、賈逵、何休、韋昭、杜預、虞喜、劉焯、劉炫之徒。或步天路而有驗於時。或著算術而傳之於後。凡在儒林。類能爲算。後之學者。喜空談而不務實學。薄藝事而不爲。其學始衰。降及明代。寢以益微。閒有一二士大夫留心此事。而言測圓者不知天元。習回回法者不知最高。謬誤相仍。莫能是正。步算之道。或幾乎息矣。我國家稽古右文。昌明數學。聖祖仁皇帝御製數理精蘊。高宗純皇帝欽定。



儀象考成諸編。研極理數。綜貫天人。鴻文寶典。日月昭垂。固度越乎軒轅。隸首而上之。以故海內爲學之士。甄明度數。洞曉幾何者。後先輩出。專門名家。則有若吳江王冕。閩錫闡。淄川薛儀甫。鳳祚。宣城梅徵君。文鼎。儒者兼長。則有若吳縣惠學士士奇。婺源江慎修。永休寧戴庶常震。莫不各有撰述。流布人間。蓋我朝算學之盛。實往古所未有也。江都焦君里堂。與元同居北湖之濱。少同遊。長同學。里堂湛深經學。長於三禮。而於推步數術。尤獨有心得。比輯其所著加減乘除釋八卷。天元一釋二卷。釋弧三卷。釋橢一卷。總而錄之。名里堂學算記。書成而屬元序之。元思天文算學。至今日而大備。而談西學者。輒詆古法爲舛疏不足道。于是中西兩家。遂多異同之論。然元嘗稽考算氏之遺文。汎覽歐邏之述作。而知夫中之與西。枝條雖分。而本幹則一也。如地爲圓體。則曾子十篇中已言之。七政各有本天。與郝萌日月不附天體之說相合。月食入於地景。與張衡蔽於地之說不別。熊三拔簡平儀說。寓渾於平。而崔靈恩已立義以渾蓋爲一矣。的谷四方行測。翔蒙氣反光之差。而姜岌已云地有游氣。蒙蒙四合矣。然則中之與西不同者其名。而同者其實。乃彊生畛域。安所習而毀所不見。何其陋歟。里堂會通兩家之長。不主一偏之見。於古法穿穴十經。研求三數。而折中乎劉氏徽之注九章。西法隨事立說。闡其隱祕。而日月五星之果有小輪。與夫日月五星本天之果爲橢圓與不。則存而不論。昔蔡中郎撰十意。未竟上言。欲思惟精意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著成篇章。今里堂之說算。不屑屑舉夫數。而數之精意。無不包簡而不遺。典而有則。所謂扶以文義。



潤以道術者非邪。然則里堂是記。固將以爲儒流之典要。備六藝之篇籍者矣。元少略涉斯學。心鈍不能入深。且以供職中外。斯事遂廢。今見里堂成此書。敬且樂焉。吾鄉通天文算學者。國朝以來。惟泰州陳編修厚耀最精。今里堂之學。似有過之。無不及也。

### 舊言堂集後序

昔陸士衡觀才士之所作。而得其用心。良以用心之地。觀之實難。靈均以降。大同以前。昭明觀之。可謂審矣。自茲以降。李唐趙宋。文體變遷。士衡昭明。非能逆觀者也。學者身處近代。遙隔前徽。享其所素習。屏其所未知。執以一端。蔽夫衆體。何其陋也。吾師烏程孫松友先生。學博文雄。尤深選學。摯虞劉勰。心志實同。夫且上溯初唐。下沿南宋。百家書集。體裁所分。古人用心。靡不觀覽。是以濡墨灑翰。兼擅衆長。不泥古而弃今。不矜今而廢古。彙撰四六叢語二十篇。各窮源委。冠以敘文。學者誦習。得研指趣。今哲嗣復哀刻殘稿。爲舊言堂集四卷。諸所擬議。咸具茲篇。又其古今體詩。托跡中唐。衷以風雅。文家能事。亦備於斯。元籍列門生。舊被教澤。凡師心力所詣。略能仰見一二。謹爲後序。以諗文家。

### 綠天書舍存草序

裴山錢中丞。幼勤于學。工於文。孝于節母。余丙午歲。入京師。蚤相友善。己酉同榜成進士。入翰林。登堂拜母。益相愛重。洎余出使在外。裴山直軍機。相見爲稀。及裴山亦出撫粵楚。遂不相見矣。中間以詩相酬和。



者頗多。彼此半逸其稿。庚午辛未間。天子方重用之。而裴山遽以病卒。天子傷悼。故於飾終之典有加焉。裴山有一女曰德容。程太夫人慎于擇壻。松相國譽余子祐于太夫人。太夫人既見祐。甚愛之。曰。吾早識雲臺。雲臺與吾子善。且祐致佳。遂締姻焉。太夫人手一囊付祐之母曰。此亡兒之詩。需雲臺訂之。余受而讀之。始見裴山前後數十年詩筆之全。其詩風格清超。性情縝密。粹然想見其爲人。裴山將母至勤。而不墮于王事。可謂泰山之竹。冉冉孤生。朝陽之桐。萋萋盡力者矣。余既爲作傳。復刪存其詩。編爲六卷。刊于廣州。畀其嗣子承志。俾世守之。嗟乎。人生聚散心跡。奚可預計哉。當丙午丁未間。余與裴山居京師。嘗共乘敝車。以文藝相示。俄爲翰林。曷嘗有一言及于外省官。又曷嘗有一言及于兒女子。乃二十七年而裴山卒。又四年而太夫人卒。嗚呼。一星後曙。古人所哀。微雲抹山。賤子何忝。書成酌酒。悲從中來。存歿之情。結于涕泗矣。嘉慶歲戊寅十月。序于羚羊峽舟中。

孫蓮水春雨樓詩序

上元孫君蓮水之詩。蓋出于隨園而善學隨園者也。蓮水從隨園游。奉其所論所授者。以爲詩。而本之以性情。擴之以游歷。以故爲隨園所深賞。有一代清才之目。而蓮水亦動必曰。隨園吾師也。不敢少昧所從來。謂蓮水之詩。非出于隨園不可。然隨園之才力大矣。門徑廣矣。有醇而肆者。亦有未醇而肆者。使學之者不善。益其所肆者而肆焉。以爲出于隨園。而隨園不受也。卽不敢肆其詞。而遺其醇焉。以爲出于隨園。



而隨園亦不受也。吾觀蓮水之爲詩，清麗有則，唐人正軌也。且不苟作，不多作，意必新警，語必通峭，一字未安，吟想累日，所以性情正而詞氣醇，與其肆于詩之外，無寧有所蓄於詩之中。吾固曰：此唐人正軌而善學隨園者也。乾隆乙卯春，予識蓮水于歷下，同爲蓬萊觀海之遊。嘉慶己未冬，又同爲武林之遊。詩中蹤跡略可見。壬戌夏五，蓮水歸秣陵，訂春兩樓詩，爲書數語于卷首。秣陵山水清麗而壯，予不見之久矣。今春雨樓中詩境相似，爲掩卷凝思者久之。

福謹案蓮水名詔。

### 華陔草堂書義序

今平湖令尹嘉定李同年許齋，早年以經術名於江南，及從錢辛楣前輩遊，盡得其學。經史文辭，披華擷實，六書九數，靡不綜覽。乾隆丙午秋，朱石君師典試江南，合經策以精博求士，於是平湖以第四人中式。元以第八人中式，相見于春明，性情學術，契若兄弟也。庚戌石君師總裁會試，會元既定，擬之曰：此似江南李許齋。及揭曉拆封，自第六人始，平湖實第六人，大嗟訝。繼拆第一人，乃歛朱蒼楣文翰，蓋蒼楣亦以經史爲根抵，兼工漢晉古文，酷似平湖者。吾師之所以取士，吾友之所以受知，皆於書義中具見全量。然則平湖之全量，不可以書義盡之，實可於書義見之矣。平湖事母孝，出爲孝豐德清平湖三縣令，以潔白養政聲聞都下。毛詩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斯文有焉，且讀斯文者，當知寓經



疏史志于明人法律之中。爲近時獨闢之徑。未可以尋常程式比也。

王柳邨種竹軒詩序

予昔聞翠屏洲王君名久矣。歲丙寅丁卯間。相遇于揚州。讀所著詩。驚異之。心爲之下。旣乃爲翠屏洲之遊。洲在焦山北岸。桃柳數萬株。雜之以竹。人跡罕至。江潮到門。置詩人於此間。安得不異。於是相與選訂本朝詩集于曲江亭上。此江蘇詩徵所由昉也。此後予馳驅南北。別數年。復以癸酉春相會于楊子江上。同訂詩徵已四千餘家。王君復出柳邨詩選屬序之。予軍艘轉運畢。迴舟泊高明寺。夜雨瀟瀟。春鐙搖焰。讀是詩至子夜。歎其體裁正。情性真。才雄氣靜。將擬之古人。其靖節耶。明遠耶。正字摩詰耶。嘉州蘇州耶。抑子美太白耶。將毋同。復於晚唐後擬之。無相似者。夫乃歎其洵有異于時俗之所爲也。王君身處蓬茅。名滿海內。布衣而老。必爲傳人。是集亟當刻板以貽同志。王君子名屋年尙幼。已工詩。有佳製。曷附錄數詩于集後。以誌家學。

邗上集序

元曩輯淮海英靈集揚州圖。經翻閱各家詩集。于邗上事蹟特詳。未嘗不歎風氣人物園池觴詠。每藉當時名家別集。疊見側出。掩卷凝想。如將見之。明代國初不具論。近年馬氏玲瓏山館。材力非甚饒健也。徒以聚書好客。扶助風雅。迄今家貧書散。而故宅瓊瓏一石。猶得歌于松嵐觀察詩集中。餘可知矣。觀察工



詩善書。甲子乙丑間，僑居揚州。勒所得詩爲一卷，曰邗上集。體格蘊藉，如漁陽在揚州時，相遇之客，則有若吳穀人、胡西庚、洪稚存、方子雲、王惕甫、樂蓮裳諸君子遊讌之地，則有若篠園、康山、休園、白沙、翠竹、江村、各園亭相主之人，則有若沈旣堂、江子屏、楊竹廬、江文叔諸舊家。詩之以邗上而得歟，抑邗上之得人詩也。余故幸邗，上不甚陋，尙得屢見于各家之詩，甚且以此專勒集名也。

福案觀察劉大觀邱縣人

### 惜陰日記序

漢書云：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後儒之自遁于虛而爭是非于不可究詰之境也，豈河間獻王竟逆料而知之乎？我朝儒者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門戶，不涉二氏，似有合于實事求是之教。仁和宋氏咸熙潛修力學，丙辰丁巳間，助予纂集經詁在精舍中，爲前一輩學者。嘉慶辛未入都，以所著惜陰日記相質，其間考訂經史古籍，皆據實以求是非，沈篤澹雅之才，能若是乎？

### 存素堂詩續集序

時帆先生詩前集，元爲之刊於杭州，收入靈隱書藏。後集未校刻，而先生卒。先生子中書桂馨，以稿寄江西屬訂，而桂馨又卒。迴憶二十餘年交誼，傷悼不已。念先生具良史才，主持詩派，衷于雅正，足爲後學之式。平生學問交游，敦篤靡己。元雖勞于積牘，感先生之誼，亟爲校閱付刻。其年譜一卷，乃先生子錄寄雜稿，敍成者亦加刪定，附于續集之首。

福案時帆翰林學士法式善



是程堂集序

予於浙西見文筆三人。曰陳白雲。曰查伯揆。曰屠孟昭。白雲文筆清古拔俗。伯揆則宏麗矣。孟昭學于白雲而友于伯揆。故其風骨文采出于其閒。年雖少而波瀾老成。三人皆館閣才也。乃白雲以進士授知縣。伯揆不願舉進士。以舉人就知縣。孟昭成進士入翰林矣。復改知縣。所治之縣。各著循聲。是天將使其循良之政。早及于民。不徒以文學掩壯年歲月也。儀徵吾邑也。地處大江之濱。北接淮河。繁劇難治。孟昭領此邑。裕如也。邑累于稅。孟昭自除之。邑有難獄。孟昭力斷之。邑民貧且惰。孟昭以木棉蠶桑耕織爲教。而民化之。邑有鹽梟。日益橫。孟昭聚武士擒治之。民間頌聲日騰達。聞于遠方。其政成矣。而其文筆復哀然成集。知不以政廢其學。且其所以爲學者。卽其所以爲政也。余早識孟昭之才與學。于吳山讀書之時。余雖抗顏。然今邑民也。知其循政親切不誣。茲序其集。在于甲戌。自今以往。政績文學。懋勉益上者。當與年俱進。烏得以此百里地十四卷書。衡量之耶。

福案孟昭名倬

徐雪廬白鵠山房集序

昔張楊園先生。幼孤貧。受業于其母。母召之曰。孔孟祗兩家。無父兒也。是以旣長而得叢山之傳。自古孤根危露。得母節激厲而成其學者多矣。豈非席豐者易淪于草木。貞苦者可勒于金石哉。武康徐雪廬孝廉。予昔一覽而異其才。旣而屢試之。知其幼被賢母苦節之教。是以行誼文筆。卓然有成。其詩矢正音而



持雅裁。清遠峻潔。不移于俗。駢體文得齊梁初唐之遺。交遊既廣。乃莫不知爲賢母之子。克自樹立。無忝所生者。予昔所以試雪廬者在文筆。茲序其集。豈在文筆哉。東廣微補詩曰。白華朱萼。被于幽薄。予爲雪廬誦之。福案。雪廬名熊飛。

郭書屏鶴井集序

余在浙與守令言民事。無暇言詩文。然守令中有學者。未嘗不知之。鄞縣令郭君可典文誌其人也。鄞爲海疆。劇於海寇。郭君拊之多循聲。郭君閩中進士。予每令其鞠海中閩盜。悉知其鄉語。以故鞠盜甚多。得其情無酷枉者。余考績卓異。薦之。其先爲海上汎舟之役。近乃奉總督檄采銅於滇。夫渤澥之大。昆池之遙。極其遊矣。所爲詩爾雅真摯。實事求是。亦足以紀其所遊。鵬之所搏。鷗之所徙。乃可以擬之。鶴井云乎哉。

靈芬館二集詩序

靈均之騷。類性體物。無所不有。唐宋人詩各成流派。卽以爲同出于騷。亦無不可。吾讀靈芬館詩二集。而益有悟于此。吳江郭君頴伽。臞而清。如鶴如玉。白一眉。與余相識于定香亭上。其爲詩也。自抒其情與事。而靈氣滿天。奇香撲地。不屑屑求肖于流派。殆深于騷者乎。或惜其久試未第。惟以文得名。予曰。不然。新舊唐書列傳夥矣。全唐人詩亦夥矣。予未見繙讀唐書之人。多于繙讀全唐人詩之人也。然則亦各靳至



于不朽滅而已矣。何惜焉。郭君廣涉歷。喜交游。山川芳草。所助者實多。所爲古文辭。雅潔奧麗。有古人法度。所填蘅夢詞。浮眉樓詞。清婉穎異。具宋人正音。卓然名家。久爲王蘭泉吳穀人諸先生所推重。殆亦乞靈于騷。而揚其清芬者歟。福案類伽名塵

畫舫錄序

揚州畫舫錄十八卷。儀徵李君艾塘所著也。揚州府治在江淮閒。土沃風淳。會達殷振。翠華南巡。恩澤稠疊。士日以文。民日以富。艾塘于是綜蜀岡。平山堂。諸名勝。園亭寺觀。風土人物。仿水經注之例。分其地而載之。以上方寺至長春橋爲草河錄。以便益門爲新城北錄。以北門爲舊城北錄。以南門爲城南錄。小東門爲小秦淮錄。分虹橋外爲虹橋上下東西四錄。分蓮花橋外爲岡東錄。岡西錄。蜀岡錄。共十六卷。別紀工段營造錄。舫扁錄二卷。凡郡縣志。及汪光祿應庚平山堂志。程太史夢星平山堂小志。趙轉運之璧平山堂圖志。所未載者。咸紀於此。或有以楊銜之孟元老之書擬之者。元謂楊孟追述往事。此錄則目覩昇平也。或有疑其采及瑣事俗談者。元謂長安志敍及坊市第宅。平江紀事。兼及仙鬼談諧俗諺。此史家與小說家所以相通也。且艾塘爲此垂二十年。考索于志乘碑版。咨詢于故老通人。采訪于舟人市賈。其裁製在雅俗之間。洵爲深合古書體例者。元受讀而服其善。因序其略。俾知吾鄉承國家重熙累洽之恩。始

能臻此盛也。

福謹案李君名斗



王竹所詞序

詞人之作小令。以五代十國爲宗。守其派者。有晏氏父子、歐陽公、張先、秦觀、賀鑄、毛滂、諸人。慢曲以清真白石爲宗。沿其流者。有吳文英、張炎、盧祖皋、高觀國、王沂孫、周密、蔣捷、陳允衡、諸人。自元明以來。傳染草堂結習。而花間集、樂府雅詞、絕妙好詞、諸書之遺意。莫或窺尋。無怪乎詞學之不振也。王子竹所深於詞。三十年前。卽以之名大江南北。茲復手自刪訂。埽去醜駁從俗之作。其所存者。小令則寓穠纖於簡厚。慢曲乃如溪流瀟風。波紋自行。而冷光翠色。一望演漾。不可盡蓋。於四聲二十八調中。獨得唐宋人精髓。深於此者。乃知其爲必傳也。

福案竹所名  
初桐太倉人

羣雅集序

昔歸愚宗伯訂別裁集。謂王新城執嚴滄浪之意。選唐賢三昧集。而于少陵鯨魚碧海。或未之及。此宗伯獨親風雅之旨。其實新城但于三昧集持此論耳。其裁僞體。與宗伯固無岐趣也。近今詩家輩出。選錄亦繁。終以宗伯去淫濫。以歸雅正爲正宗。與其出奇標異于古人之外。無寧守此近雅者。爲不悖于三百篇之旨也。丹徒王君柳邨之論詩也。以宗伯爲歸。近日數大家聲氣炫赫之時。王君獨去之。若挽抱殘守拙。以爲吾恐其言之或非雅也。以故伏處大江金焦兩山之北渚。而交遊亦幾徧于海內。用是著錄國朝別裁以後諸家之詩。積成卷帙。名之曰羣雅集。卽以歸愚宗伯居首。雖爲先輩友人錄其著作。而編詩大旨。



亦卽在是。蓋已汎濫于宋元諸家及明嘉隆前後之蹊徑門戶。而折衷而得所歸焉。又何慮近時門逕之少有出入者乎。王君以未定之草示元。屬元爲序。元將入覲。馬首戒途。函遽未徧讀。而其大旨已得覽之。乃爲之序。

重刻宋本太平御覽敍

太平御覽一書。成于太平興國八年。北宋初古藉未亡。其所引秦漢以來之書。多至一千六百九十餘種。考其書傳于今者。十不存二三焉。然則存御覽一書。卽存秦漢以來佚書千餘種矣。洵宇宙間不可少之古藉也。惜世所行者。自明人刻本外。鮮有善冊。吳門黃蕘圃主事。有刊本三百六十六卷。乃前明文淵閣宋刻殘本。又五百廿卷。亦依宋鐫所抄。其餘缺卷。並從各家舊抄過錄。予乙丑丙寅間。在雷塘庵。取明黃正色本。屬友人密加謄校。知黃本顛倒脫落。至不可讀。與明活字板相似。其偏旁之訛。更無論矣。且彼本妄據彼時流傳經藉。憑臆擅改。不知古書文義深奧。與後世判然不同。淺學者見爲誤而改之。不知所改者。反誤矣。或其間實有宋本脫誤者。但使改動一字。卽不能存宋本之真。不能見重于後世。故余所謄校者。以全依宋本。不改一字爲主。今此刻本。又皆全依余所校者付梓。且精校再三。不滋舛脫。足使藝林稱快。後世委心古藉。古人皆藉是更垂不朽矣。

郝戶部山海經牋疏序



左傳稱禹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禹鼎不可見。今山海經或其遺象歟。漢書藝文志列山海經于形法家。後漢書王景傳。明帝賜景山海經河渠書以治河。然則是經爲山川輿地有功世道之古書。非語怪也。且與此經相出入者。則有如逸周書。王會。楚辭。天問。莊子。爾雅。神農本草。諸書。司馬子長于山經怪物。不敢言之。史家立法之嚴固宜耳。然上古地天尙通。人神相雜。山澤未烈。非此書末由知已。郭景純注於訓詁地理。未甚精徹。然晉人之言。已爲近古。吳氏廣注。徵引雖博。而失之蕪雜。畢氏校本。于山川考校甚精。而訂正文字。尙多疎略。今郝氏究心是經。加以賤疏。精而不鑿。博而不濫。粲然畢著。斐然成章。余覽而嘉之。爲之栗板以傳。郝氏名懿。行字蘭皋。山東棲霞人。戶部主事。余己未總裁會試。從經義中識拔。實學士也。家貧行修。爲學益力。所著尙有爾雅疏。諸書。蘭皋妻王安人。字瑞玉。亦治經史。與蘭皋共著書于車鹿春廡之間。所著有詩經小記。列女傳注。諸書。于此經疏。並多校正之力。亦可尙異之也。

### 宋本附圖列女傳跋

此圖當分別觀之。余嘗見唐人臨顧愷之列女傳圖長卷。其中衣冠人物。與此圖皆同。若衛靈公所坐之低屏。漆室女所倚之木柱。顧圖中皆有之。絕相似。否則誰能畫柱爲枯株之形也。觀其宮室樹石。如孟母圖中書院之類。或有宋人所增。然卽此尙可見宋屋之形。至于人物鐙扇之類。定爲晉人之筆無疑。且恐晉人尙本于漢屏風也。



杭州紫陽書院觀瀾樓記

康熙四十二年浙江鹽法道高公熊徵創建紫陽書院於杭州省城紫陽山下。有詩十二章分詠其地。今之聽事北向者爲樂育堂。堂後高屋三楹。拾級乃登者爲五雲深處。折而東有池廣一畝。湛然清深。曰春草池。池上水閣南向。今名凌虛者。曰南宮舫。東向者曰簪花閣。池南有山如重巘。山之空明處。皆南宋人所抉剔。曰別有天。曰尋詩徑。曰巢翠亭。曰螺泉。曰鸚鵡石。曰筆架峯。曰垂釣磯。鸚鵡石側之校經亭。爲元所建。山之最上者曰看潮臺。臺久圯。嘉慶八年都察院巡鹽使者延公。因書院生徒日多。附課者皆給以膏火之資。席不敷坐。乃建高樓五楹。以冠此山。移樂育堂。朱子栗主祀於樓下。祀魁星於樓上。藉爲生徒藏修息游之地。本孟子之義。名之曰觀瀾樓。斯樓處山之顛。俯視城市。萬屋鱗次。長江如帶。環曲於外。若其風日流麗。波濤不驚。越山清遠。澄流東下。有足觀者。又若潮汐自海。疊騰駕而來。雲馳雷動。震疊心神。發皇耳目。更有足觀者。然則學者觀瀾之術可知矣。觀于海者難爲水。游聖門者難爲言。聖言莫大於孔子。海瀾莫大於浙江。善乎趙岐之言曰。所覽大者意大。觀小者志小。朱子之言聖道。大而有本。學者漸乃能至。生徒之登斯樓者。莫不志於大道。成章乃達。教生徒以學者。亦將操此術於盈科之流水。以觀之矣。使者名延豐。滿洲人。家世甲科。卹商愛士。使浙四年。多惠政。書院院長王君名宗炎。蕭山進士。深於經術。學行醇厚。生徒三百二十有八人。董斯工者。教官楊秉初。丁治。時五月朔甲午。



諸城劉氏族譜序

禹貢曰海岱惟青州。諸城在漢爲琅邪郡。今屬青州。故乾隆二十一年。宰相劉文清公。以翰林視學安徽。賜詩有曰。海岱高門第也。嘉慶十九年。諸城劉氏。共修族譜成。以前明宏治由碭山遷諸城之祖爲始祖。迨今三百二十餘年。傳十四代。列表者八百二十一人。誌其祠墓。記其遷徙。井然秩然。何其慎也。劉氏之望。二十有五。漢唐以來。將相名人。不可勝數。今諸城譜謂碭山以上不可稽。不忘推世系。又何慎也。唐書宰相世系表。以宰相著其姓。今諸城文正文清兩公。非徒爲宰相。且爲賢宰相。天下仰之。族譜不因宰相而修。而賢相更足立族譜之望。嗚呼。此聖翰所以特許爲海岱高門第也。烏有先帝已推高門第。而猶不本老泉族譜序意。亢宗睦族。奠系分房者乎。是譜之修。非止世家之乘。且裨國史之表。誠不可緩于今日矣。元爲文正公門生。門下之士。文清公亦爲館師。今大司農。又同榜進士也。大司農以譜屬元爲序。元不敢辭。敬書大義。僭附卷末云爾。

岱頂重獲秦刻石殘字跋

泰山秦李斯石刻。屢存二十九字。乾隆初年。碧霞宮火。石失。世間拓本。最可寶貴。故余以舊拓本合漢延熹華山碑。同摹刻于揚州北湖也。嘉慶二十年前。任泰安縣常熟蔣君因培。在岱頂玉女池水中。搜得殘石二。尙存斯臣去疾。昧死臣請矣。臣十字。新搨清朗如故。洵爲快事。後之攬者。當有感焉。



葵考

葵爲百菜之主。古人恆食之。詩豳風、周禮醢人、儀禮諸篇、春秋左氏傳、及秦漢書傳、皆恆見之。爾雅于恆食之菜、不釋其名。爲其人人皆知也。故不釋韭蔥之名。而但曰藿、山韭、茗、山蔥。爾雅不釋葵。其曰菹葵、芹葵、戎葵、蔞葵、皆葵類。非正葵。亦韭蔥之例也。六朝人尙恆食葵。故齊民要術載重葵術甚詳。鮑照葵賦亦有豚耳鴨掌之喻。唐宋以後食者漸少。今人直不食此菜。亦無知此菜者矣。然則今爲何菜耶。曰古人之葵。卽今人所種金錢紫花之葵。俗名錢兒淑氣。卽蜀葵二字。吳人轉聲。者以花爲玩。不以葉充食也。今之葵花有四種。一向日葵。高丈許。夏日開黃花。大徑尺。一蜀葵。高四五尺。四五月開各色花。大如杯。此二葵之葉皆粗澀有毛。不滑。不可食。惟金錢紫花葵及秋葵葉可食。而金錢紫花葵尤肥厚而滑。乃爲古之正葵。此花高不過二尺許。花紫色。單瓣。大如錢。葉雖有五歧。而多駢。誠有如鮑明遠所謂鴨掌者。異于秋葵之葉大多歧不駢如鶴爪也。齊民要術稱葵菜花紫。今金錢葵花皆紫無二色。不似蜀葵具各色。秋葵色淡黃也。左傳云。葵猶能衛其足。杜預注云。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曹植表云。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向之者誠也。玉篇云。葵葉向日。不令照其根。此皆言葵之葉能衛其根。卽葛藟庇本根之義。非言其花向日自轉也。藿爲豆葉。豆之花亦豈向日而轉哉。予嘗鋤地半畝。種金錢紫花之葵。翦其葉。以油烹食之。滑而肥。味甚美。南中地暖。春夏秋冬皆可采食。大略須地肥而葉嫩。大如錢。乃甘滑。儀禮士虞禮稱之曰滑者。



以此。又余嘗登泰山。其懸崖窮谷曲磴幽石之間。無處無金錢紫花之葵。皆山中自生。非人所種。山中人采其葉烹食之。但瘦耳。然則世人雖久不食之。而名山古地。尙有留存者矣。說文云。藿。豆之少也。余嘗種豆。采其葉苗食之。味亦美。葵葉之味。與藿正相似。益可知古人葵藿並舉之義。秋葵葉嫩時亦可食。但此與葵性相近。終非正葵。葵之花開于夏。此則至秋始開。其葉不能四時常可種食耳。

### 化州橘記

按志。橘紅出化州者佳。化州四鄉多橘。以城內者爲佳。城內多橘矣。以及聞州衙譙鼓者爲致佳。及聞鼓之橘多矣。以衙內蘇澤堂前者爲致佳。蘇澤堂前祇兩樹矣。尤推賴氏園中老樹一株爲致佳。老樹久枯。其根下生新樹。今數十年高丈許。故復稱老樹。賴氏守此世爲業。買者就樹摘之。以示其真。花多實少之。年一枚享千錢。雖官不能攫之。園中近老樹者數十株亦佳。然惟老樹皮紅。有白毛戟手。香烈而味辛。識者入手能辯之。夫蘇澤堂橘。官物也。徵之者多。則州牧不暇給。長官若買之。則官不受價。否則攫而已。予于庚辰十一月過州。知賴園之橘可買也。命僕人入園訪老樹。賴叟曰。老橘賣已盡。惟零丁數枚矣。卽以數千錢摘之。賴叟其古橘中人歟。或云。化城多蒙石。蘇澤堂當石上。而賴園老樹根下蒙石之力。或更巨。物性所秉。或亦然歟。

### 自鳴鐘說



自鳴鐘來自西洋。其制出于古之刻漏。小學紺珠載薛季宣云。晷漏有四。曰銅壺。曰香篆。曰圭表。曰鞞彈。元謂鞞彈卽自鳴鐘之制。宋以前本有之。失其傳耳。西洋之制器也。其精者曰重學。重學者以重輕爲學術。凡奇器皆出乎此。而其佐重學以爲用者。曰輪。曰螺。是以自鳴鐘之理。則重學也。其用則輪也。螺也。古扁壺盛水。因扁滴水。水乃漸減。遂以爲輪之轉運。是水由重而漸減爲輕也。自鳴鐘以鐵爲卷。置銅鼓之中。揆之。使屈其力。力由屈求伸。亦由重而漸減爲輕也。鐘凡二鼓。一鼓以記時。一鼓以擊鐘。記時之筭。外纏綆以奪弟二塔輪之力。塔輪者。形如臥塔。所以受綆也。塔輪奪弟三中心輪之力。記時之鍼。管乎中輪。中心輪奪弟四直輪之力。直輪奪弟五齒輪之力。若齒輪無物以節之。使齒聲其數以漸退。則各輪之力。不勝鼓中鐵卷之力。砉然立解。其綆頃刻已盡。而其卷亦驟伸矣。故有懸錘往來搖動。藉以節之。與齒輪之齒相應。齒輪漸退。則四三二輪亦遞退。綆漸解而卷漸伸也。擊鐘之筭。外纏綆以奪弟二塔輪之力。塔輪奪弟三擊輪之力。擊輪者。外管擊齒內樹杙以動鐘錘。弟三擊輪奪弟四鳥頭輪之力。弟四鳥頭輪奪弟五小輪之力。弟五小輪奪弟六風輪之力。若無風輪使其力少重而滯于轉。則其擊鐘也甚速無節矣。擊鐘之鼓。其機亦管乎時輪。時至則擊齒卸而鼓中鐵卷之力伸矣。伸少者擊少。伸多者擊多。擊畢則齒礙而關其力。以待後時。或以二鉛錘代鐵卷之力。則無兩鼓。其爲重學也益明。兩鼓各輪皆合于二銅版。其合也皆螺釘之力。其轉也皆輪之力。究其塔輪與鐵卷亦皆螺旋也。綜其理皆由重以減輕。故曰重學。



也。此制乃古刻屨之遺。非西洋所能叛也。

### 清遠峽記

踰庾嶺而南。至清遠縣。凡南雄韶州連州之水。皆匯流過清遠峽。始至三水縣。南趨于海。此峽兩山相對。水出其間。峽北有飛來寺。立寺門與隔岸人可呼而相與語。甚狹也。然而三郡千里之水。舍此無由入海。觀其曲折夾束貫行之勢。亦奇矣。若水舍此而別有所由。則此間計惟數十畝平田耳。指寺前叱犢之地。謂爲古揚帆之地。誰其踴之。凡水分流有二者。最易留其一。塞其一。此峽之上古無分流。故千古不塞也。又安知古亦有二流。已塞其一而留此一也。三江者。禹貢所著也。南江在今蕪湖以上。漢書地理志水經注皆有分江水。豈誑後人耶。今塞耳。或人疑池州寧國之間皆山。無古江之故道。此未多歷地形也。余歷地所見。如清遠峽最狹者有二焉。一則浙江桐廬縣之七里瀧。一則廣東高要縣之羚羊峽。此二山行水之地形。皆與清遠等。而羚羊峽過廣西一省之水爲尤巨。豈可足未繭于衆山之中。而遽斷其爲無是哉。

### 新建南海縣桑園圍石工碑記

南海縣之西南。有西樵山焉。勢高而基厚。連綴甘竹飛鵝各小阜。盤礴數十里。西北兩江之水所共抱而洩海者也。此山古必居海潮中。數千年兩江泥沙附山而滄。漸滄漸廣。山之距水亦漸遠。于是始有田。田患大水之浸。于是北宋以後始圍以隄。始有桑園圍之名。田之未圍隄也。大水浸之。則泥沙加積焉。一年



積二三分厚之泥沙。百年卽高一二尺厚之田地。自有隄而田無水患。地亦不復加高。然而順德香山新會下游之海變爲田者。愈久愈多。下游之田旣多。則上游兩江浩瀚之水難速洩。以難速洩之水。抱不復加高之田。水高田低。且以不堅之隄捍之。烏能不險而潰哉。國朝以來。屢經修築。以衛民生。溯宋元明事。載前碑誌不具述。余于嘉慶二十二年冬。初蒞粵。是年夏水決。三丁基民命田稼所傷實多。察知歲修資少。乃籌庫資發商生息。歲得銀四千六百兩以濟之。然終不能無大患。南海人伍元蘭伍元芝兄弟。並官刑部郎。捐銀六萬兩。新會人盧文錦。前官工部郎。捐銀四萬兩。請于險處皆建石隄以障之。其險者如三丁基禾叉基天后廟大洛口吉贊橫基諸處。隄上用條石疊之。隄坡隄根用礧石護之。共疊石一千六百餘丈。護石二千三百餘丈。始斯役者。南海令仲振履。終斯役者。南海令吉安。躬斯役而勞心力者。佐貳顧金臺、李德潤、舉人潘澄江、何毓齡等。二十五年工成。用銀七萬五千兩。餘銀還之三部郎。三部郎不願復受。請以濟三水縣隄及公事之用。夫桑園園內數十里。如一小邑。隄若潰。則順德龍山諸地兼受其衝。伍與盧無田廬在其中。乃捐銀至十萬之多。志在保障。可謂好義而樂善者矣。是役也。工鉅用多。不可不奏而行。二十四年。元會同撫部奏奉旨允行。道光元年。以工竣。奏且請照禮部建坊例。獎伍盧以坊。題欽定樂善好施四字。奉旨又允行。余閱水師出虎門。歸過順德。歷斯園各險處。勸其工。謁海神廟。致禱焉。且誠園中各堡紳士耆老等。自茲後歲逢大水。土隄之薄者厚之。低者崇之。漏者塞之。石隄之壞者增之。脩之。



硨石之卸者。增之壘之。官士請樹碑以記其事。書此付之。庶幾此一方永臻安定焉。

### 恩平茶院硨石記

嶺南恩平縣南廿餘里溪盡處。入山又廿餘里。有巖曰茶坑。產異石。嘉慶初山民始掘之。持至端州。端州硨工見之曰。此非吾端石。何佳乃爾。于是端州工始采爲研。以冒端州石。端州老坑石幾盡。院閉不復采。今采者新院耳。新院有魚腦青花火捺鸚鵡眼諸色。與老院同。恩平石無魚腦青花。而石中有黃龍火捺綠眼又多綠脈。或縱橫相交。此則端巖所少矣。端州新院潤而滑。不發墨。恩平石雖不及老院。而發墨勝于新院。端州之石。割于洞。故石外無皮。製硨者必削其磽确。使中規矩。恩平石則天成橢扁三角等形。積萬小石戴土成大巖。由由碎泐。不相連屬。采之者如拆壁掘地而得。或重數十觔。或重數十兩。石外有皮色裹之。或黃如霜葉。或紅如榴皮。如燕支。或綠如蕉葉。如苔錢。如荇帶。如蛛絲。或皴如松皮。或斑如虎皮。或青綠如古彝器。剖之。其中或有黃龍紋如氣水之流。或有綠紋如繩線之結。或青綠數層相疊。種種形色。與端巖大異。而硨工必盡去其異者。以冒端巖。故二十年其名未顯。余近知此石佳。惜其久冒端巖而不自立名也。爰命硨工買石。留其形色而琢爲硨。且記之。

福謹案。泐。說文解爲水之理。非石裂也。而考工記曰。石有時以泐。則泐字似有裂意。今觀各坑石。一大塊之中。復有文理。順其理擊之。卽裂。研工指之曰。此水線也。凡石皆有水線。石久卽裂。裂必從水線之理。由此可證考工說文互明之義。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序

余從韓桂舫大司寇獲識仁和王君文誥於嶺南。王君學識淹通，深於史，所撰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尤精博，匪特聚百家爲大成，更可訂元修宋史之舛陋。余於接席間，歷扣王君致力於蘇詩之處，王君曰：蘇詩編年注，不始於施德初與顧禧也。當元豐間，坡公遷黃，彭城陳師仲爲編述密徐二郡所作古律以寄事，載東坡集中。今王龜齡集注姓氏錄，彭城陳師道後載有陳希仲，以其注內劉共父或稱洪父，張敬夫亦稱欽夫，例之，是希仲註卽師仲也。其後坡公北歸，有前後集編年註，則趙次公宋援李德載程縝四家也。李敬齋載在古今註，謂之四註本，繼有林子仁者，復附益之，改四註爲五註。考子仁於政和中賜號高隱處士，而自政和上溯建中靖國，僅一十七載，註已兩刊。德洪親見黃魯直，而謂坡公海外詩，中朝士大夫編集已盡，可爲崇觀時刊行四註五註之證，是編年註出於北宋者也。次公同時有趙夔者，嘗知榮州，納交於叔黨，別創爲分類註，垂三十年而刊於紹興之初。自鳴一家，復有師民瞻任居實孫倬李堯祖四家接踵於後，其爲體例一本於夔，而取編年五註並納入之，是爲八註十註。庚溪詩話載乾道初，梁叔子入對阜陵，謂近有趙夔等註軾詩甚詳，而龜齡集註序則云：舊得八註十註，考夔序其詩分五十類，自爲單行，與編年五註各不相牟，乃刊定後閱三十五年而阜陵目爲趙夔等註，此卽夔註五註並入八註十註之證。夔序仍以分類弁首，故云趙夔等也。龜齡集註實由八註十註推廣，今編年五註猶有存者，檢對



龜齡集註其入選者十有六七亦惟此十家註獨賅備與龜齡增輯諸家繁簡懸殊此是十家分合具可考也龜齡在隆興朝力持國是阜陵方倚爲用其不及集註者龜齡亦僅有此八註十註而已迨至乾道漸知諸將不足用於是一力請外專以及民爲務而其排纂亦在此時以阜陵不及集註考之是書成後六年矣呂伯恭廣夔註爲七十八類龜齡實主呂本故集註亦七十八類載入姓氏錄伯恭名下而夔之分類亡今其序猶存而與集註分類不符由於此也龜齡序又云自八註而十自十註而百均之百人此又八註十註積累至百之證計其所均之人列門牆預後進者爲黃魯直陳無己秦少儀潘邠老王直方劉無言曾公衮晁冲之韓子蒼李商老潘仲達蘇養直釋祖可出魯直西江派者爲謝無逸洪朋高子勉楊信祖夏均父何人表洪芻饒德操李希聲謝幼槃徐師川洪炎汪信民釋巽中流入播遷號耆舊者爲王性之汪彥章林敏中呂居仁王長源江端本元不伐林子來通計北宋註可知者四十七家南渡傳聞學者爲劉子翬黃通老陳體仁汪聖錫龔實之胡邦衡劉共父張南軒呂伯恭甄雲卿登朝籍及閒放者爲張孝祥汪養源吳明可馮圓仲芮國器胡元任鹿伯可陳少章王壽朋葉飛卿丁鎮叔孫彥忠項用中葉思文喻叔奇王百朋張器先傅薦可通計南宋註可知者三十一家此編年累改爲分類匯爲集註之大略也施德初登張孝祥榜龜齡出五載始入爲著作佐郎其與顧禧爲編年註應在淳紹之時據陸游原序概論作詩事實而下云德初絕識博學係指題下施註紀事又謂助以顧禧該洽係指句下顧註徵



典紀事引本集樂城史傳不載出處。徵典引經史子集外藏。悉載出處。顯屬二手。卷端施氏顧氏。以次標列。亦可與序參證。卷中疵議趙夔程縝等註。輒曰舊註。而於次公間一標名。其編年依仿五註。亦見施顧所因。又凡原引經史正義已盡。則避去佐以別載。此緣施顧不時緝檢五註十註。是以相爲表裏。所在符合。其體段概可知矣。施宿爲餘姚令。乞序於游。至嘉定付刊。已較集註後出三十五年。凡刊五十五年至景定而曼德鄭羽爲淮東倉。汰其字大小七萬一千五百七十七。計一百七十九版。自此流入元明。無復表見。而集註有元刊者。則已增入劉須溪註。須溪在宋爲國博。終於元季。書雖元刊。內有補列數家。當卽須溪所爲。其去宋刊固不遠也。國朝康熙間。宋牧仲得施顧殘本。邵子湘取肆本分類補綴。因以編年爲施註。而目肆本分類爲王註。沿說至今。肆本省七十八類爲三十類。在前明已有之。而不詳所自。或言此出吳興茅本。而新安朱本復省爲二十九類。然迥非龜齡集註之面目。此後查夏重得影鈔施殘本。翁君覃溪得牧仲施刊本。馮君星實兼得宋刊編年五註後集。及元刊龜齡集註。夏重補施。星實王施並補。參覈得失。皆能赴其力之所至。然於各註遞爲乘除。而貫串一氣。卒無有言其義者。此編年註出於南宋。近又兼并分類之大略也。余復讀王君之書。知其涉歷諸家。精校博考。然後能集諸家之成。而發其所未及。王君蓋謂變法改法之不明。則由於史陋。朔黨洛黨之不辨。則由於史諱。紀時紀事之不當。則由於註誣。改編補編之不確。則由於註淆。此皆於兩公本事未爛貫於心。而徒馳驚於外。故其岐舛脫關治之愈夥。



爰創立總案。以統各詩。復訂正誌傳。以統各案。而補所不備於蘇海識餘中。於是擊空踐實。而裁爲具體。意向畢達。其前之以王補施也。先因肆本轆轤。莫測誰某。論者無徵。五註集註出。馮君星實。猶以南渡後。爭尙蘇學。賤解人衆爲言。蓋相沿王註。悉出南宋之舊說耳。王君乃嚴趙呂之類別。窮施顧之編年。上追豐祐。下逮貞元。發明北註南註。先後變易。成於風會。且其旁搜遠紹。氣類源流。通感分合。本末明晰。泰然大同。是皆確有所據。足補前註之未達矣。坡公立朝犯難。語言文字。志節不磨。得王君發之。始無所遺。誠括衆美而舉其全矣。余適觀是書之成。復問而知其心得之要。著於簡端。俾海內讀是書者。由是而擴蘇公詩之意。洵盛事也。

### 學海堂文筆策問

問六朝至唐。皆有長於文。長於筆之稱。如顏延之云。竣得臣筆。測得臣文。是也。何者爲文。何者爲筆。何以宋以後不復分別此體。

男福謹擬對曰。自明人以唐宋八家爲古文。於是世之人。惟知有唐宋古文之稱。竊考之唐以前。所稱似不如此也。唐人每以文與筆並舉。又每以詩與筆並舉。是筆與詩文似有別也。由唐溯晉。則南北朝文筆之稱。多見於史。分別更顯矣。況金樓子文心雕龍諸書。極分明哉。謹綜六朝唐人之所謂文。所謂筆。與宋明之說不同。而見於書史者。不分年代。類列之以明其體矣。



漢書樓護傳。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  
晉書蔡謨傳。文筆議論。有集行於世。

宋書傅亮傳。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

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

北史魏高祖紀。帝好爲文章詩賦銘頌。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

魏書溫子昇傳。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舉等二十四人爲高第。於時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舉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文筆。皆子昇爲之。

北史溫子昇傳。張皋寫子昇文筆。傳于江外。

北齊書李廣傳。廣曾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十卷。託魏收爲之敍。

陳書陸琰傳。其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

劉師知傳。師知好學。有當世才。博涉書傳。工文筆。

徐伯陽傳。伯陽年十五。以文筆稱。



按。文筆之分稱。此最顯然有別。

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遲於通變。質於心用。學者不能定禮樂之是非。辯經教之宗旨。徒能揚榘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貴。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脣吻適會。情靈搖蕩。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至如豕鬣風雅。名墨農刑。虎炳豹鬱。彬彬君子。卜談四始。李言七略。源流已詳。今亦置而弗辨。潘安仁清綺若是。而評者止稱情切。故知爲文之難也。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辭致側密。事語堅明。意匠有序。遺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徧觀文士。略盡知之。至于謝元暉。始見貧小。然而天才命世。過足以補尤。任彥升甲部闕如。才長筆翰。善緝流略。遂有龍門之名。斯亦一時之盛夫。今之俗搢紳稚齒。閭巷小生。學以浮動爲貴。用百家則多尙輕側。涉經記則不通大旨。苟取成章。貴在悅目。龍首豕足。隨時之義。牛頭馬婢。彊相附會。等張君之弧。徒觀外澤。亦如南陽之里。難就窮檢矣。



按福讀此篇與梁昭明文選序相證無異。呈家大人。家大人甚喜。曰：此足以明六朝文筆之分。足以證昭明序經子史與文之分。而余平日著筆不敢名曰文之情。益合矣。

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

按文筆之義。此最分明。蓋文取乎沈思翰藻。吟咏哀思。故以有情辭聲韻者爲文。筆。从聿。亦名不聿。聿。述也。故直言無文采者爲筆。史記。春秋筆則筆。是筆爲據事而書之證。

南史孔珪傳。高帝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

陳書岑之敬傳。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辭筆。

按辭亦文類。周易繫辭。漢儒皆謂繫辭爲卦爻辭。至今從之。繫辭上下篇云。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又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以謂之爻。又云。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又云。繫辭焉。以盡其言。據此諸文。則明指卦爻辭謂之繫辭。孔子之上下二篇。乃繫辭之傳。不得直謂之繫辭也。

今本無傳字釋文。王肅本原有傳字。

其謂之繫辭者。繫屬也。繫

辭卽屬辭。猶世所稱屬文焉爾。然則辭與文同乎。曰否。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趙岐注云。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是文者。音韻鏗鏘。藻采振發之稱。辭。特其句之近于文而異乎直言者耳。又按辭本是詞字。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从言。从司。釋名曰。詞。嗣也。令撰



善言相續嗣也。然則詞之从司，卽有繫續之意。詞爲本字，辭乃假借也。唐以前每稱善屬文，此古義也。宋後此稱少矣。孔子十

翼繫辭傳文言，皆多用偶語，而文言幾于句句用韻。繫辭雖是傳體，而韻亦非少。繫辭傳上下篇，用偶者三百二十六。

用韻者一百一十，與家大人所舉文言中偶句韻語之義相合。此文與辭區別之證，亦文辭與言語區別之證也。楚國之辭稱楚辭，皆

有韻。楚辭乃詩之流，詩三百篇，乃言語有文辭之至者也。

王充論衡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乃彰萬世。

按此筆卽記事之屬。

梁書任昉傳，昉尤長載筆，才思無窮。

按南史本傳，作尤長爲筆。沈約傳云，彥昇工於筆。考禮記史載筆，任彥昇長于碑版，亦記事之屬。

故曰筆。

唐書蔣偕傳，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

按此筆亦記事之屬。

陳書徐陵傳，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

陸瓊傳，瓊素有令名，深爲世祖所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敕付瓊。



按此筆謂詔制碑版文字。故唐張說善碑誌。稱燕許大手筆。

梁書劉潛傳。潛字孝儀。祕書監孝綽弟也。幼孤。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孝威也。

按詩亦有韻者。故與筆對舉。明筆爲無韻者也。上曰工屬文。下曰筆曰詩。蓋詩卽有韻之文。與散體稱筆有別。

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文章詩筆。乃是佳事。

按此文章。是有辭有韻之文。詩又有韻之文之一體。故以文章詩筆並舉。

梁書庾肩吾傳。簡文與湘東王論文曰。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旣若此。筆又如之。

北史蕭圓肅傳。圓肅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

劉禹錫中山集祭韓侍郎文。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

趙璘因話錄。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于五言。時號孟詩韓筆。

金元好問詩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

此本于此。



杜甫寄賈司馬嚴使君詩。賈筆論孤憤。韓詩賦幾篇。

按此皆以詩與筆並舉。

南齊書高逸傳。歎口不辨。善於著筆。

按此筆爲無藻韻之著作之名。

晉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去聲煒曄而譎誑。

按此賦賦及十體之文。不及傳志。蓋史爲著作。不名爲文。凡類于傳志者。不得稱文。是以狀文之情。分文之派。晉承建安。已開其先。昭明金樓。實守其法。

家大人開學海堂于廣州。與杭州之詒經精舍相同。以文筆策問課士。教福先擬對。爰考之如右。家大人以爲此可與書文選序後相發明也。命附刻于三集之末。







擘經室四集目錄

卷一

御試擬張衡天象賦

御試一目羅賦

擬潘安仁射雉賦

炙輠賦

薔薇賦

赤壁賦

賜御筆熱河考墨刻卷恭謝摺子乾隆

賜御筆筆誤識過墨刻卷恭謝摺子乾隆

恩授經筵講官恭謝摺子以下皆嘉慶

賜御製邪教說墨刻摺子

京察議敘恭謝摺子



賜御書福字恭謝摺子

奉勅進經籍纂詁摺子

賜御製養心殿記墨刻恭謝摺子

賜御製原教三篇墨刻恭謝摺子

賜御書福字恭謝摺子 戊寅

卷二

重修高密鄭公祠碑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重修揚州會館碑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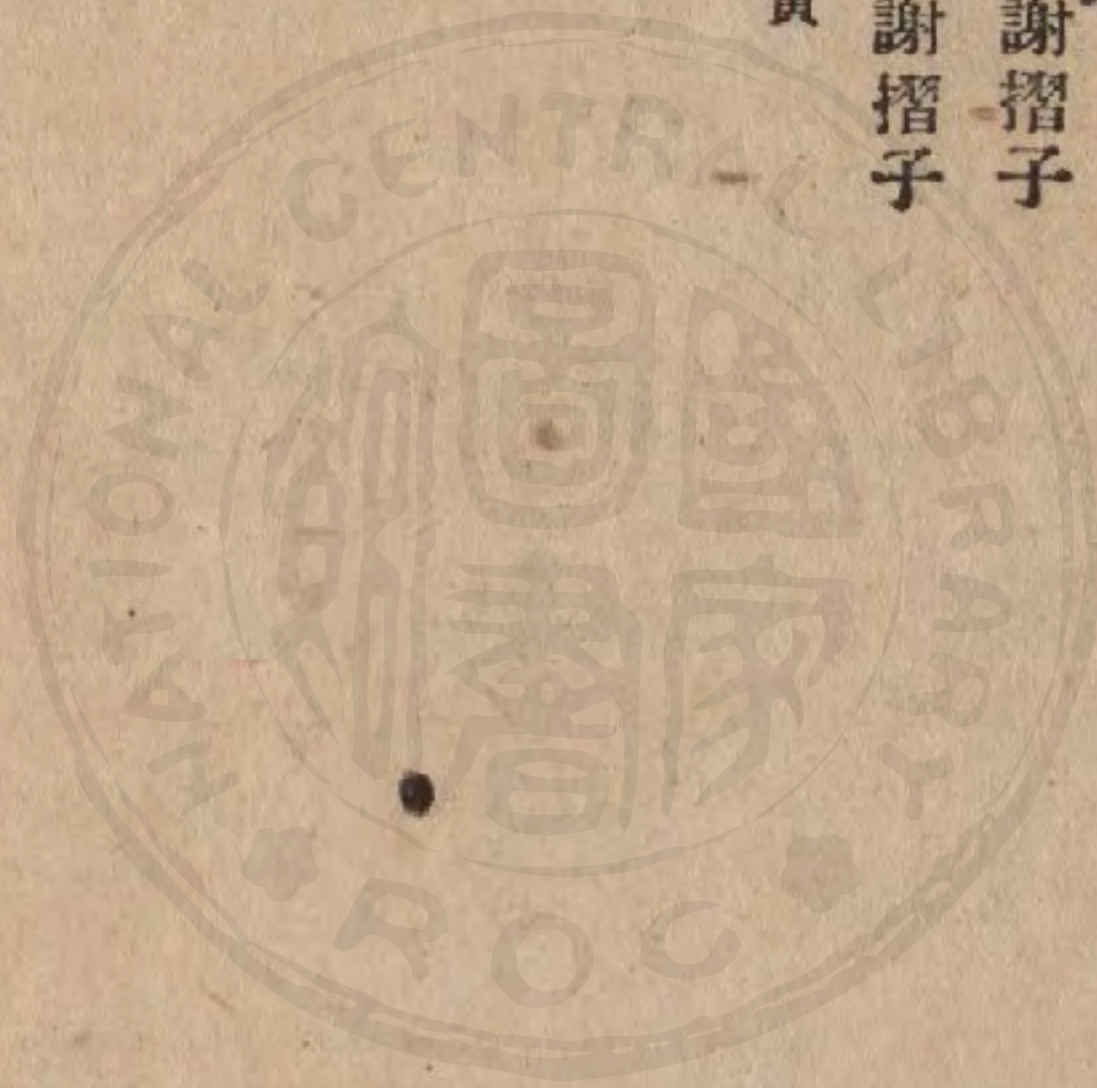
蘭亭秋禊詩序

謝蘇潭詠史詩序

四六叢話序

葉氏廬墓詩文卷序

歷山銘





注曾子研銘

落日餘霞研銘

白圭詩館研銘

水師正威大銅礮銘

官齋精舍銘

寶龕鐘銘

刻扇鐘銘

警鐘銘

古龕鐘銘

揚州隋文選樓銘

南宋尤本文選卷首畫象銘

西瑯阿侍御摹坡公笠屐圖贊

方維祺太守以我觀我圖贊

桂林隱山銘



宋硯銘

端溪璞石硯銘

粵溪茶坑天然大硯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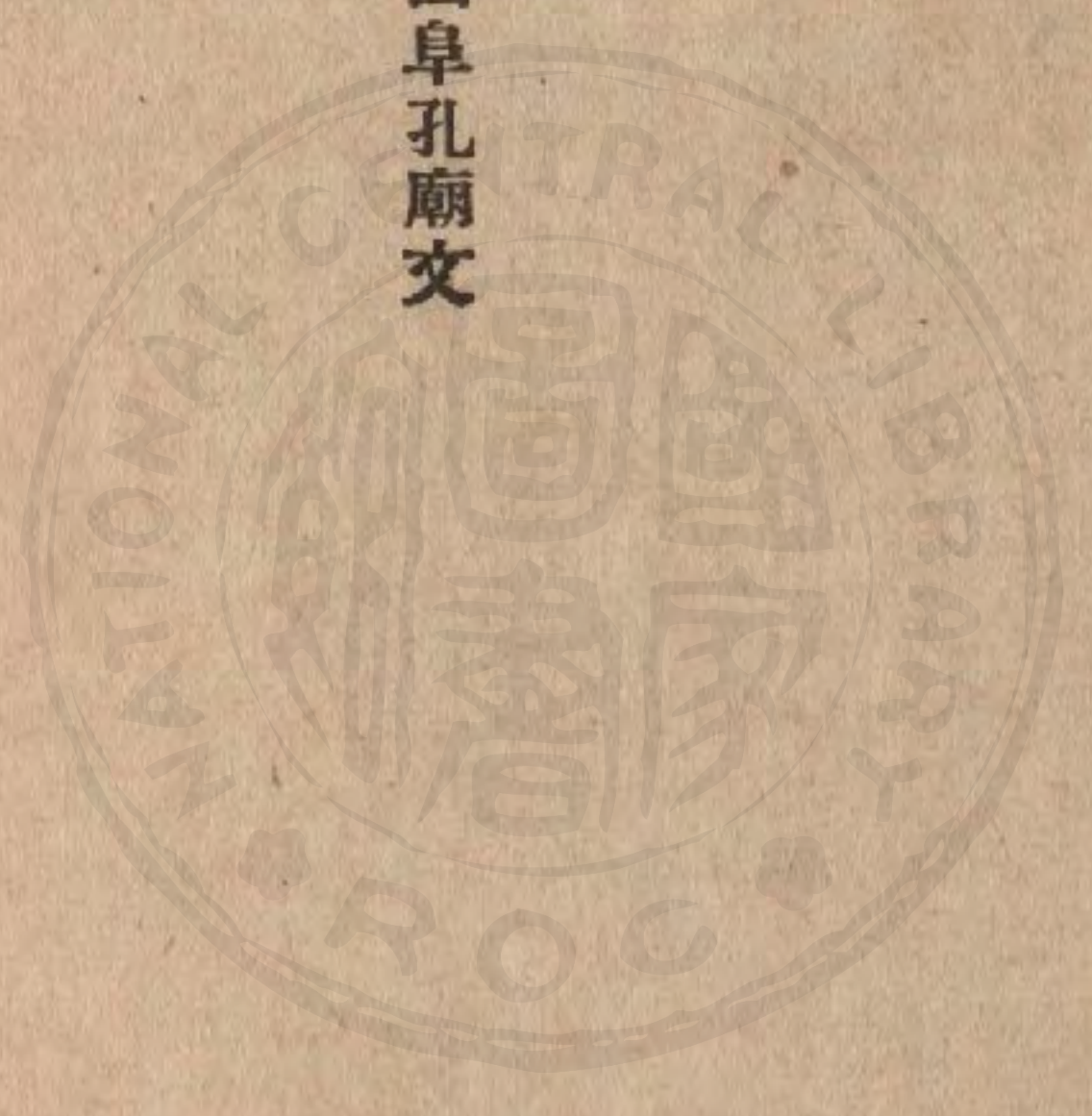
茶坑硯山銘

端溪老岩研山銘

西齋銘

乾隆癸丑仲冬上丁祭曲阜孔廟文

祭天目山神文





# 擊經室四集卷一

御試擬張衡天象賦

以奉三無以齊七政爲韻。大考翰詹一等第一名。

惟圓象之昭回。建北極以環拱。擬磨旋以西行。儼笠冒而中擁。陽乘健以爲剛。氣幹機而非重。分五宮以各正。圍列宿而高聳。既承天以時行。亦後天而時奉。昔虞廷之治象。命羲和以互參。仰璿璣以分測。廓四儀而內涵。惟周髀與宣夜。合渾天而爲三。溯洛下之善製。亦鮮于之極諳。地平準而天樞倚。黃道中而赤道南。惟中陸之相距。廿四度以相含。割渾圓爲象限。分弧角於輿堪。歸隸首之實算。斥鄒衍之虛談。原夫日周天步。月麗天衢。日一度而若退。月十三度而愈紆。分十二以合朔。乃會躔以同符。冬起牽牛之次。夏極東井之區。秋遇壽星之位。春在降婁之隅。惟九行之出入。亦四道之殊途。攷日至之圭景。尺五寸而不逾。分高卑於遠邇。測里差之各殊。月令遲于小正。夏時合于唐虞。驗中星之遞徙。又知歲差之不可無。至若別五星于五天。錯經緯於日晷。金一年而周天。丑未終而寅戌始。水周天以同金。井絡終而降婁起。歲周年以十二。爲衆星之綱紀。四仲則三宿已遷。孟季則二宿非邇。火二年而一周。入太微而分紫。七周歲以廿八。將彌月而度乃徙。旋七政以同天。能左右之曰以。列宿廿八。正自重黎。指以招搖。正以攝提。惟角亢之七宿。升蒼龍而上躋。正天門與衡柱。有角首之杓攜。虛女殷乎北位。爲子丑之端倪。鶉火殷乎南紀。



當三台而光齊。胃昂畢之七宿。合首尾於參奎。占伐旗與溝瀆。象白虎於其西。分野占星。斗耀惟七。機青樞翼分其區。魁雍衡荆異其術。四輔連乎理樞。陰德近乎太乙。內階映文昌之宮。衛尉對丞弼之秩。帝座御而華蓋高。閣道啓而勾陳出。王良卻而造父馳。柱史明而開陽吉。斜漢絡乎天半。夏案戶而光實。其隸垣外而居南極者。亦縷數之不能悉。事天以敬。治象以正。三光宣精。四時爲柄。圓而動者施其德。高且明者布其令。奉三無私者惟君。建五有極者惟聖。屏靈曜于緯書。撰靈憲以互證。是以黃帝制筮以推策。有虞撫衡而齊政。惟有道者萬年。協清寧而衍慶。

御試一目羅賦

以題爲韻。散館一等一名。

羅因鳥而始張。鳥以目而罔逸。羅惟取其周遮。目非貴于專壹。楸之初聽夫丁丁。舉焉乃觀其乙乙。多爲之備。得之在少而不在多。密爲之防。獲之在疎而不在密。然而偏于少則綿綿未成。惑于疎則恢恢反失。觀離忘作罟之方。掌禮昧張弧之術。豈織千絲之網。以一統千。如祝一面之羅。解三留一。原夫爲罟爲罾。曰罾曰罟。或成掩畢之箕。或作翻車之軸。雉何事而離學。鴻何爲而漸陸。理密文連。絲交花簇。隙漏相承。玲瓏互複。本一緯而一經。乃或衡而或縮。兔有蹄兮不忘。繭爲綸而非獨。至于網舉目張。網開鳥覆。逸翻莫翔。修翎已蹙。故結羅者必有四維。而得鳥者惟憑一目。此亦如百囊魚罟。非九罟皆罟。鮮鱗七屬犀函。惟一札或當金鏃也。若乃經連極寡。繩結無多。非連置之組織。異數罟之搓抄。人惟一孔之智。制非四寸。



之過。空成方而彷彿。縵爲楯其若何。若兩纒虛設于網侯。莫加采鵠。若單緯初施于機軸。未擲金梭。結比繩樞。竟一櫺之徒具。張如纏瑟。何一弦之可歌。蓋集目成羅。惟一羅乃收衆目。而分羅得目。非一目可抵全羅。是以空爲結網之求。繆作臨淵之慕。豈虛張而冀其自投。抑徒設而思其偶遇。編一絲以爲罽。欲求翡翠之毛。鍊寸鐵以成罟。願挂珊瑚之樹。正恐魚緣木上。未識其難。鳥萃蘋中。罕知其誤。我皇上道挈乾綱。網開賢路。綸綍宣而人仰。璣衡條理密而世欽。法度廣搜羅于四海。未嘗或有遺材。析節目于萬幾。安得紀其成數。張鳥羅以有待。豈同文子之書。加一目以何爲。無取正平之賦。

擬潘安仁射雉賦

館中作

挾良弧以游騁兮。從文翰之原禽。睇飛翬於高隴兮。聽鸞鳴于平林。思逐羽而捷獲兮。嫺雄技以愉心。伊茲禽之英麗。備采藻于修翎。秉離象而耀爛。應璣衡之星精。賦鶴鷺之殊質。審鷓鴣之異聲。性專棲以驕處。雄護界其必爭。爾乃秋草乍衰。枯桑競落。驚沙暮飛。晨霜猶薄。凜寒色於垌野。燎宿莽于旣穫。始奔羣以迅竄。勢將集而更躍。稟肅氣以耿介。勵狡力而虛躡。畫地開場。度阡分壤。盤馬獨出。奮臂右攘。始礮殺而求穴。繼蹶衝而直上。關淵蕭以擬脰。弦激括而成響。頓驚盼以值鋒。墜錦毛于十丈。若乃黃泉潛沸。微陽肇回。山明積雪。地伏鳴雷。感震聲而始雉。勾采頸以羣來。交斑臆之離襪。振繡翼之陪鰓。紫間滿操。黃肩巧控。機商偏正。手權輕重。意決一發。疊雙必中。重翻同摧。兩膺並洞。及其熙熙春陽。陶陶孟夏。麥垂穢



以迎秋。泉度剛而微瀉。恐宴圖之失禽。瞻晨星而夙駕。登崇邱以周覽。揆懸刀以調翰。雖呼□之驟應。猶猜狷而盤桓。曳黼繪于袞背。峙頰赫之赤冠。步疎趾而彳亍。舒藻翼之爛編。顧影聳角。驚聲睩視。斂翮善藏。摔首未起。禾穎駭動。尙露脩尾。俯青疇而低瞰。穀銛鏞以下擬。乍仰臆而戛鳴。已決背而裂鬚。若夫大夫既娶。未聞笑言。如皋親御。輕馳鶴軒。巨黍鳴兮飛鏃。雉子獲兮摧斑。藉一矢以嘗巧。解三年之鋼顏。又若瑯琊舊族。近徙茂陵。春田設翳。曉壘分棚。筠箱馴翼。茅障隱增。舉巾誘媒。發音清激。挾兩紛至。或韞或翟。羣調狎而擾爛。復怒妬而跳趨。悍屏息以勵鮒。窺寶鑽而命的。至如南皮輕騎。江表貴游。輪輿微動。絃蓋平流。矯白羽以振筇。準翠顛以點眸。終撤翳而從諫。又何論夫焚裘。懿彼名輦。雄桀見戕。嶽嶽避株。紛紛采囊。縱入秦而化石。慮歸楚而誤臯。孰若折榦破樊。啄飲壇場。所以嗅季氏之供具。嘆時哉于山梁。

炙輠賦

以炙輠中膏其流無盡爲韻翰林館課

爰有稷下辨才。齊中贅客。轉異爲同。變黑成白。邁談天之騶。過雕龍之爽。味非大道膏腴。傾出羣言瀝液。周迴無轆。妙於轉圓。氣燄可凌。甚於親炙。粵有物焉。命之曰輠。擊堅無傷。形圓非橢。滑膏內盛。堅金外裹。史言貫轂。汰朝不在。丁凝詩詠。載脂接軸。何傷轆軻。守以緩火。乃滲漉而徐流。持近洪鑪。亦淋漓而競墮。若夫便給極捷。滑稽無窮。苟有談而必劇。亦無辨之不雄。何嘗艾艾期期。語燥唇吻之際。試聽幡幡截截。慧流齒牙之中。突梯絜楹。無辭或滯。涕唾流沫。有說皆融。譬之炙輠。匪欲屯膏。快流轉於輶牽。實沃澤以



淳熬如蘭缸初焚。暗斟燈炷。似香醪既盞。小滴銀槽。談折子成。駟難及舌。論殊莊叟。輪反爲尻。其始也批。卻導款。其繼也分理。析肌挈瓶之智不盡。恥疊之罄何時。非瓊裏黃流。難吟瑟彼。異壺中冰潔。莫賦溫其。脂韋之行可通。豈如不食之鼎。天倪之言日出。乃同無當之卮。方其過稷門。坐徂邱。折賓客。抗諸侯。垣車悉納。井轄初投。火守輟而炎炎。旣熾。脂得火而涎涎。始流出之愈多。如飲二斗而賜餘瀝。揮之不竭。若操一孟而得滿箒。所以世驚非馬。人用虛車。以非爲是。強有爲無。守口如瓶。言何相反。炙手可熱。事究何如。杖亦足以關輪。智嗤武叔。黍何須乎量藪。拙笑輪輿。然而金遭口鑠。不窮者必窮。釜共舌焦。無盡者終盡。雖爲齊人所傳。實爲吾儒所哂。宣王之世。辨客聯鑣。戰國以還。俳優接軫。棘軸豨膏爲滑也。忌子之遇合。堪羞。方柄圓鑿能入乎。孟氏之高風不隕。

### 薔薇賦

羈余舟於漢皋兮。策余馬于荆山。當季春之佳令兮。敷衆芳於林巒。有薔薇之嘉卉兮。施修條于樹端。紛樸檄而蔭翳兮。亦叢灌而交攢。或孤植于石罅。或隱被於柴關。或偃日而如蓋。或圍圃而作樊。謝人力之培植。遠樵斧而不刪。茁瓊藥而葳蕤。綴白華之檀欒。香芬烈以盈路。散春風而未殘。欲折枝以相貽。箴刺手而莫攀。雖奇馨之襲人。羌服媚而靡艱。絕樛木之求思。如漢女之貞閒。鄙無臭于棠梨。斥淹冶于牡丹。色皓皓其白雪。驕陽春而不寒。疑碎剖其卞璞。琢玉英而爲顰。抑神女之弄珠。結百琲之珊瑚。昔筆路之



初啓。豈斯木之盡刊。何靈均之多頌。惟紉佩于芷蘭。斯楚騷之所遺。爰摛詞而永歎。

赤壁賦

丁丑之春。余從鄴下移節武昌。復以簡兵之行。溯襄鄖彝陵。操舟師。下荊州。乘風東歸。過所謂赤壁者。慨然歎曰。余所經之地。古皆篡竊於曹公。維彼亂世。實生奸雄。攬茲陳迹。不知感慨之何從也。斯壁也。抗洞庭之北。據監利之東。衆山凝碧。絕壁留紅。春江曉開。殘月落弓。戈船偃旗。軍壘靜烽。天下治平。舟楫盡通。東吳西蜀。往來憧憧。溯建安之挾令。出南郡以興戎。攘江陵之軍實。秣北馬于渚宮。舍彼精騎。泛此艤。波濤之性不習。檣櫓之用未工。斯不待吳廷斫案。已先決其無功。況夫公瑾用智。孔明效忠。公覆贊助。載荻蒙衝。進夏口以西拒。當烏林而礪鋒。憑沙羨以自守。射連艦而進攻。破江天之寒色。縱一炬以橫空。起鳴雷於萬鼓。扇巽女于殘冬。付舳艫于謔出。化猿鶴與沙蟲。幾于林鳥焚巢。臺雀墜銅。折鼎一足。當塗路窮。笑江波而迴指。乃僅免于華容。余固曰非赤壁而亦敗。矧天假以東風。余今出荆門。回郢中。順江水以安流。乘長風之颯颯。搃孟甄而校武。修隄防而劭農。擬蘇子于黃州。乃情地之不同。毋徒傷于古人之故壘。惟穆然于江上之青峯。

賜御筆熱河考墨刻卷恭謝摺子

乾隆

欽惟我皇上學海探源。地符開遠。德誠法祖。那居駐灤水之陽。功在信天。拓地極崑山以外。道元之標鍾



石未如登齊老之峯。茅溝之會湯泉。似僅見蒲昌之海。昔著考而濡流已判。今加識而河曲愈明。臣伏思  
濡水久訛。河源彌遠。舜禹之世。略在西荒。漢唐以來。陷于絕國。惟我皇上。削平四部落。休養卅餘年。金河  
百道。何異山莊武列之川。禹貢一篇。未似御製河源之考。蓋能通二萬里未通之地。故得決四千年未決  
之疑。且以漢使之行。久羈西域。明修之志。徒首南音。持節者未必身親。操筆者徒知耳食。豈如今一介之  
使。逕達真源。九譯之言。胥歸聰聽。此又因武德之無遠弗屆。故拓地而及天池。文學之無所不精。故審音  
而刊元史。紀略既修以後。字內雖有專書。熱河作者在前。卷中必須題識。貞珉繼勒。初分筆彩于華箋。翠  
帙頻頒。更仰恩光于墨寶。所有臣感激微忱。謹繕摺恭謝天恩。伏乞睿鑒。謹奏。

賜御筆筆誤識過墨刻卷恭謝摺子

乾隆

欽惟我皇上。典考唐虞。道積今古。萬幾咸理。事皆親御。丹豪半字。偶殊文。乃特鑄翠墨。昔知過以著論。聖  
人之言已滿堂。茲識過以摛辭。周武之銘仍在筆。臣竊思天行至健。有過度之餘差。地闢无疆。見殊途之  
歸轍。見爲誤實爲無誤之驗。識爲過豈有或過之時。況乎考道德於百王。時以積而成古。聚典謨於千古。  
事因積乃可稽。稽之訓同。見堯典康成之注。積之爲義。詳荀卿勸學之篇。因異而轉。以見同。是二而還。知  
爲一。辭文旨遠。知聖論之無不包容。氣盛理明。讀奎章而彌深悅服。所有臣感激微忱。合繕摺恭謝天恩。  
伏乞睿鑒。謹奉硃批。非徒頌卽規。



恩授經筵講官恭謝摺子

以下皆嘉慶

本月初四日翰林院以經筵講官缺請旨奉御筆圈出臣阮元臣竊業荒書府學愧經畚慕漢宋之儒先景行未至求師承於傳注家法鮮通自問幼年本蓬戶桑樞之子敢縈夢想爲經帷講幄之臣茲奉恩綸得叨清秩榮幸之下感悚交并欽惟皇上本孝爲經闡開宗於東魯體仁出治補衍義於西山園雍舉稱制之文東殿崇說書之禮以臣淺陋豈贊高深臣惟有勉勵儒修益勤經業繙書虎觀敬陳抑戒之威儀珥筆螭坳願識邇英之義理所有臣感激微忱謹繕摺恭謝天恩伏乞睿鑒謹奏

賜御製邪教說墨刻摺子

臣竊接奉恩賞御製邪教說墨刻一分隨恭設香案叩頭祇領伏讀之下仰見我皇上體天地以立心統智慧而在宥欲迪民以正道用特賁夫宸章惟此至誠惻怛之懷見于剴切申明之際苟不盜兵皆爲赤子若徒佞佛何咎白蓮督兵者知叛道之必殲牧民者知正教之當植所消弭者何限所保全者實多行見武偃西川烽消南楚官知廉法民習敦龐荷重熙累洽之休服田疇而食舊德凜保泰持盈之訓端趨向以迓新恩舉太平億兆之衆生成而教育之靡不在聖明指示中矣臣曷勝欽服欣感之至謹繕摺恭謝天恩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京察議敘恭謝摺子



竊<sup>臣</sup>接閱邸抄。恭遇京察大典。欽奉上諭。浙江巡撫阮元。有守有爲。清儉持躬。着交部議敘。欽此。<sup>臣</sup>隨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sup>臣</sup>學淺才庸。備邀恩遇。更蒙簡畀。重寄封疆。任事以來。心長力絀。不克于吏治民生有所補裨。以仰報天恩萬分之一。撫衷循省。漸極汗流。茲以考績屆期。荷蒙天語褒嘉。予以甄敘。實屬<sup>臣</sup>夢想所不到。聞命之下。榮感既切。悚惕彌增。嗣後惟有恪遵聖訓。清儉永持。守爲交勉。倍殫心力。益凜冰淵。以期仰副皇上鼓勵裁成之至意于萬一。爲此恭摺具奏。叩謝天恩。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賜御書福字恭謝摺子

本年正月十六日。賚摺差弁回浙。奉到御賜福字。并批諭云。親書福字賜卿。願兩浙士民同霑厚福。欽此。<sup>臣</sup>當卽出郊跪迎。至署望闕叩頭祇領。訖伏念<sup>臣</sup>一介寒微。仰蒙聖主殊眷。簡任封圻。在浙年餘。每思造福于士民。而材性淺薄。時懷愧勉。茲荷宸章親洒。溫諭下頒。<sup>臣</sup>奉到之辰。正值盼雨之候。未幾六花獻瑞。徧積春田。遠近士民。莫不懽忻。舞用知至誠動念。立能感召天庥。<sup>臣</sup>感激之餘。倍深敬凜。惟有永遵聖訓。堅守初心。整飭官方。培養元氣。務俾士安弦誦。民慶盈凝。以期仰答皇上高厚鴻慈于萬一。爲此恭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福謹案。是摺乃嘉慶六年。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家大人又奉御賜福字一幅。福以是日生于節署。故命名福。字賜卿。敬識天語。戴國恩也。



奉勅進經籍纂詁摺子

奏爲恭進經籍纂詁仰祈聖鑒事。臣於七月初十日而奉諭旨命臣將所撰經籍纂詁呈進。臣謹裝潢成冊恭呈御覽。欽維我皇上道蘊符珍光垂圖冊辰居念典論繹羣經乙夜觀書詠成全史兼聖作與明述煥乎文章維稽古曰同天式於詁訓精一執中之學誠協言詮經天緯地爲文允符德業固已甄陶神海并括典謨猶復詢及芻蕘不遺葑菲式仰聖衷之冲穆巍蕩難名益徵帝學之高深涓埃莫贊。臣見同窺管識等扣槃曾簪采殿之毫夙被洪鈞之鑄前以督學之日撰茲纂詁之編育才首在通經奉聖人之至教博古務求載籍誦前哲之雅言依韻類文統長言短言而並錄卽字審義合本訓轉訓而俱收爰集多士以分程乃勒十函爲一部屢經校勘尙有舛譌亦事補苴不無罣漏是以梨鐫甫就僅留爲家塾之藏雖復葵響維殷未敢作帝庭之獻迺蒙召對猥荷垂詢諭令進呈幾餘賜覽。臣跪聆之下感悚交并謹奉縹函敬呈黼座五經之文爲道本秉睿裁而期惠於藝林六籍之義以詁通舉下學而幸歸於天鑒。臣謹繕摺并書十套進呈伏祈皇上睿鑒謹奏。

賜御製養心殿記墨刻恭謝摺子

竊臣標提塘賫捧到恩賞御製養心殿記墨刻一分。臣當卽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祇領訖。欽惟我皇上道統傳心聖功養正法宮建極會皇極之大中溫室修和涵太和之元氣固已九重敬



德四表同仁矣。乃猶瞻雲棟而念先謨。見羹牆而衍心法。本堯舜禹湯諸聖而得所養。闡中正仁和四字而單厥心。御朵殿以正紫微。撰記文而頒翠墨。臣惟中者所以定不偏不倚之規。正者所以示無反無側之準。惟本仁以出治。則克己復禮而天下歸。惟致和以化民。斯保泰調元而天命永。奎章在殿。久以列聖之心爲心。天藻摛文。卽以一心之養爲養。善之至矣。無能名焉。抑更有進者。是惟皇上心同道同。備中正仁和之德。因之心正筆正。成中正仁和之文。昔韓柳雄辭。猶有心於排奐。歐蘇健筆。亦肆力於揣摩。今讀記文六百言。銘詞十六韻。蘊廣大精微之志。宣和平雅正之音。不使氣而氣自醇。不矜才而才愈大。蓋上本乎羣經正史。乃下軼乎諸子百家。臣學切觀摩。識開巍煥。共瞻睿製。正文體卽正心源。衆拱辰居。養一心以養四海。所有臣欽服欣感。下忱謹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睿鑒。謹奉硃批。頌不忘規。立言有體。

賜御製原教三篇墨刻恭謝摺子

臣竊齋摺差弁回淮。捧到恩賞御製原教等篇墨刻二冊。又三卷到。臣當卽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祇領恭誦。欽惟我皇上仁符昊眷。誠格天心。當禁垣竊發之時。雷雨顯彰。夫助順。逮勅旅徂。征之日。機槍淨掃。夫餘氛。固已畿輔奠安。寰區聞喜矣。茲輯九月以來訓諭之旨。申警之文。彙勒貞珉。普頒翠帙。臣欽承恩賜。敬繹綸言。原正教以黜邪。則經正民興之道也。行實政以教忠。則知人安民之德也。有堯舜咨儆之思。而盡心竭力。仰答天恩之訓。著禹湯修省之德。而遇變罪己。酌減慶典之詔。頒至於



澄敍官方。修明武備。戒貪墨以厚民業。警叢脞以亮天工。不惜丁凝反覆以求詳。固由疾痛顛連之在抱。  
惟漢唐以後。類多變端。或失馭於強藩。或寄權於重鎮。或饑徭之太甚。或邊釁之多開。揆其致事之由。  
究因失德之故。今借卦教而造逆。本非失業無所賴之民。突禁地以肆邪。出乎人情不及料之外。聖心之  
慈祥愷惻。本共白於臣民。聖德之正大光明。亦無慚於史冊。皇上乃以返躬之誠。爲昭事之本。哀無罪則  
推原於教化之未至。訓有位則引咎於人政之未宜。苟有心知。能無感泣。雖至頑鈍。亦當奮興。敢不滌  
慮澡神。竭謀致力。盡當爲之職事。戒積習之因循。冀蒼高深。稍寬尸素。所有臣凜遵感悚下忱。謹繕摺具  
奏。叩謝天恩。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賜御書福字恭謝摺子 戊寅

竊臣齋摺差弁回粵。捧到恩賞御書福字。鹿肉麋肉山雞一分。並奉硃批書福錫卿。以迓春喜。欽此。當卽  
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訖。伏念臣渥邀厚植。忝任連圻。鰲陞瞻顏。憶趨承於隔歲。羊城移節。愧報稱於  
高天。值茲改歲之初。倍切玩時之警。迺荷奎章親御。溫諭特頒。旣普錫以春禧。復寵分夫珍饌。斂時敷錫。  
聖主以福臣者福民。宣化承流。微臣敢不以迓恩者迓喜。臣惟有勤思綏靖。推洪福於兩粵。東亞敬體柔  
懷。布天福於重洋。內外冀佐盛隆之治。稍寬尸素之譏。所有感激欣幸下忱。理合恭摺具奏。叩謝天恩。伏  
乞皇上睿鑒。謹奏。



# 聖經室四集卷二

## 重修高密鄭公祠碑

元嘗博綜遺經。仰述往哲。行藏契乎孔顏。微言紹乎游夏。則漢大司農高密鄭公其人矣。公當炎祚陵夷。清流沈錮。泊然抱道。邃情墳典。卻謝車服。隱德彌修。所學易書詩禮春秋論語孝經。箋注百餘萬言。石渠會議。無以逮其詳貫。扶風教授。不足擬其旨趨。又嘗比核算數。甄極絃緯。兩京學術。用集大成。天下師法。久而彌篤。固不以齊魯域焉。今皇帝惇崇儒術。表章經學。纂定三禮義疏。多采鄭說。是以海內學人。翕然依嚮。言性天道。無敢騁其虛悟。禮度書文。靡不通其原本。庶幾孔壁簡策。得以訓言。儒生耳目。未傷瞽瞍。被公之教。斯爲至矣。公墓祠在高密縣西北濰水東岸。四牡結轡于鄭公之鄉。高車並軌于通德之門。是北海太守孔文舉所開建也。元以視學蒞止斯土。展省祠墓。圯隄實甚。宰木不捍于樵采。驚沙坐見其飛積。趙商漢碑。未傳於著錄。承節摹碣。埋蝕于泥土。遂乃倡搢紳之夙願。鳩木石之工材。始于乾隆五十九年冬十月。至六十年秋八月成。掘沙百尺。門防易以東向。植樹四垣。饗堂翼其南榮。聽事啓楹。則長吏齋祀所止息也。茅廬栖畝。則賢裔耕讀便蠲除也。復將擢彼秀異。用請于朝。以奉登俎。世世勿絕。庶使大儒之祀。不致忽諸之歎。治經之士。無歎仰止之懷。居斯鄉者。績學砥行。感憤而起。不益倖與。爰樹樂石。表德



刊銘其辭曰。

秦燄威經。漢學證聖。於鑠鄭公。禮堂寫定。網括衆典。束修懿行。學徒知歸。異說反正。子雍多毀。仲翔善諍。日月豈踰。藐彼敏政。礪阜之旁。灘流湯湯。草銜有帶。沙走無囊。林薄新雉。蔭彼墜牆。廟貌聿崇。祀事孔明。長白之嶺。別啓黌堂。粵惟茲土。司農之鄉。

重脩會稽大禹陵廟碑

粵昔五德代興。紀號天中。二典遞禪。立都西北。惟神禹之陟降。皆在江水。治水之終始。皆在會稽。何者。履己西夷。生薏苡于石紐。江之原也。憂民東教。封葛桐于會計。江之委也。若夫黃帝中經所載。宛委覆釜所藏。登臨夢發。金簡玉琢出焉。灑沈澹災。底定者千八百國。其始通水之理。實在會稽。至于會諸侯。詔羣神。誅後至者。而大計其功。鰲踣已甚。絞緘猶薄。迄于今。參耕之畝。宛然非古之上。壘歟。然則月逾庚子。年加申酉。亦終乎此矣。或謂九州修貢。山川成書。會稽主名。不箸于冊。然三江分派。以浙水爲南支。萬里岷流。指山陰爲歸宿。古今遷異。俗儒駭之。是知胼胝勞蹟。必登茅山之巔。成旅中興。實存大越之祀也。吳越春秋。謂少康封庶子無余於越。春秋祠禹墓於會稽。漢書地理志。會稽山有禹井禹祠。是故陵之有廟。其來已古。我朝列聖相承。纘舊績以平水土。東南江海間。幾勞太僕之駕焉。今嘉慶歲星次庚申。聖天子孝祀配天。望辯維謹。乃修階壇。勤丹牘。用承祀事。巡撫阮元來拜廟下。以考其成。巖壑盤鬱。江海深阻。維茲廟



貌巍然鎮之。燭精玉帛。如來百神之朝。馳慕風雲。或降二龍之駕。郁郁乎蒼水探穴于其初。元圭填德於其既。固夏后氏神聖之所發藏。亦吾聖天子之所以稽古帝報功德也。爰作頌詩。銘諸樂石。其辭曰。浙爲南江。地臨越絕。青泥藏書。白雲出穴。陵者葬陵。跡留櫟樞。農不變徒。樹不改列。厥有原廟。肇祀少康。山川風雨。日月陰陽。階扶窆石。棟抗梅梁。聿新世室。載啓元堂。昂星孕珠。岷山輯玉。黻冕天容。龍蛇古屋。伯益奉經。庚辰侍輦。封並蒼梧。廟同嶽麓。龍飛五載。障淮塞河。錢塘隄石。海無驚波。新廟奕奕。南鎮峨峨。神功聖德。今古若何。馬祠遺法。烏田修祀。鸞享金鼎。符探玉筭。漸海訖聲。登山刻字。被碑以文。載之最屬。

### 重修揚州會館碑銘

京師宣武門外揚州會館。始建於乾隆初年。汪君從晉。出白金四千金。君門詔益金而成之者也。其事詳於舊碑。六十年來。頽壞日甚。雖屢有修葺。而莫能新之。和會堂聯星堂。地勢甚卑。鄰水來侵。夏不能居。牆圯柱傾。公車罕至。嘉慶元年。鄭君宗彝。官吏部郎。請於其叔鄭君鑑元。得白金四千。鮑君志道。張君緒增。黃君楫。又各出白金一千。乃合貲重修之。和會堂聯星堂暨東西箱。築基增高三尺許。治其井。區水有所歸。第三四兩院。以次修立。復建閣于聯星堂之東。以祀神位焉。先是屢欲修而未成。今嘉慶四年歲次己未。乃集事讀舊碑。乃知創修者前己未歲也。殆亦有數存其閒乎。工既成。乃堊石紀名。兼載圖事。俾後之人知今義舉之盛。必將有踵而行者。使舊基無廢。新構益增也。勒以銘曰。



江淮合域。牛斗垂躔。靈秀隩區。人文出焉。穢穢人文。濟濟甲第。魏闕聯班。春明並騎。斯館肇修。己未之春。輪奐並美。桑梓同鄰。堂開和會。門接宣武。公車之來。於時處處。歲深垣圯。莫芋莫凝。瓦塵積草。庭潦生萍。又六十年。歲周己未。惟我鄉人。興廢舉墜。乃構其堂。乃高其基。庖溷井廡。具無不宜。嘉樹可譽。甘棠勿拜。藤垂紫綬。藥翻金帶。禮神之閣。峙於其東。文昌下照。其光熊熊。孟夏之朔。星珠聯瑞。鳩工庇材。適當其會。維我廣陵。運會日昌。元甲天下。解領江鄉。

是科文武解元會  
元探花皆出揚州

作此銘詞以葉樂石後有繼者永永無極

### 蘭亭秋禊詩序

在昔典午中移。啓江東之雲岫。瑯邪南徙。持吳會之風流。山林之祕競呈。觴詠之情咸盛。雖悟老易之旨。猶切彭殤之悲。豈非神州不復。易興陸沈之歎。中年已往。莫釋哀樂之懷。鍾情既深。發筆斯暢。是以林表孤亭。結山陰之幽契。定武片石。傳永和之逸軌矣。元以嘉慶二年八月上巳。按部於越。嘉賓在坐。簿領既徹。游情共馳。再揚曲水之波。展脩秋禊之禮。浴沂溯典。本無間于春風。采蘭賦詩。實有異于溱水。是時清風未戒。白雲乍晴。幽谷屢轉。重山爭峻。發崇岩之桂氣。起秀麓之松嵐。迴谿接步。緬陳迹于古人。爽籟入懷。屬高情于天表。夫倦心既往者。撫韶景而亦悲。撰志詠歸者。臨蕭節而彌適。況今朝野殷闐。敬修名教。吾輩遊歷。皆在壯年。白駒未繫。動空谷之雕輪。旅雁羣飛。集江湖之素羽。振翰無采。雖愧元長之才。侍晏承恩。曾效廣微之對。良會已洽。清吟紛來。內錄賓客感黨之詩。外納僚屬生徒所詠。凡有作者。皆著于篇。



謝蘇潭詠史詩序

在昔詠史之作。肇於仲宣太沖。然皆綜覽興衰。論列流品。五言成製。風已古矣。自宣遠矢音於留國。延年託詠於秋胡。篇什所陳。乃有專屬。三良致哀。五君興感。異情同調。分合又殊。有唐一代詠史七言。惟周曇孫元晏積數十百首。然皆斷句。罕見律篇。未有上下一千六百四載。臚敘五百二十六人。揚清風以作誦。激濁流而成諷。如蘇潭先生之以律詠史者也。先生擢穎詞垣。囊筆史局。講幄內直。方岳西分。政簡益清。才優多暇。嘉慶二年。移治兩浙。以詩示元。元出按婺括。南極永嘉。山水方滋。芳草未歇。每手茲編。情賞逾美。觀其錯綜紀傳。點竄贊評。鎔儷事於鑪錘。飾高情以斧藻。聞見殫洽。故所用者宏。衡量均平。故其論可定。古今成敗。燦然畢覩。君子於此。得經世之大端焉。若夫負聲振采。並擬唐賢。子美之慷慨沈雄。玉谿之縝密工麗。發鼓吹於唐音。挾瀛奎之律髓。七言能事。咸備於斯。又其取材富博。正史之外。雜篇小說。凡數百家。昭明之選學在樓。溫公之草藁盈屋。安得李善胡三省之徒。爲此五百章疏證之哉。

四六叢話序

昔考工有言。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良以言必齊偕。事歸鏤繪。天經錯以地緯。陰偶繼以陽奇。故虞廷采色。臣鄰施其瓌火。文王壽考。詩人美其追琢。以質雜文。尚曰彬彬。以文被質。乃稱饒饒。文之與質。從可分矣。懿夫。人文大著。肇始六經。典墳邱索。無非體要之辭。禮樂詩書。悉著立誠之訓。商瞿觀象於文。



言邱明振藻於簡策。莫不訓辭爾雅。音韻相諧。至於命成潤色。禮舉多文。仰止尼山。益知宗旨。使其文章正體。質實無華。是犬羊虎豹。反追棘子之談。黼黻青黃。見斥莊生之論矣。周末諸子奮興。百家並驚。老莊傳清淨之旨。孟荀析善惡之端。商韓刑名。呂劉雜體。若斯之類。派別子家。所謂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者也。至於縱橫極於戰國。春秋紀於楚漢。馬班創體。陳范希蹤。是爲史家。重於序事。所謂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者也。夫以子若彼。以史若此。方之篇翰。實有不同。是惟楚國多才。靈均特起。賦繼孫卿之後。詞開宋玉之先。隱耀深華。驚采絕豔。故聖經賢傳。六藝於此分途。文苑詞林。萬世咸歸圍範矣。賈生枚叔。並轡漢初。相如子雲。聯鑣西蜀。中興以後。文雅尤多。孟堅季長之倫。平子敬通之輩。綜兩京文賦諸家。莫不洞穴經史。鑽研六書。耀采騰文。駢音麗字。故雕蟲繡悅。擬經者雖改修塗。月露風雲。變本者妄執笑柄也。建安七子。才調輩興。二祖陳王。亦儲盛藻。握徑寸之靈珠。享千金於荆玉。至於三張二陸。太沖景純之徒。派雖弱於當塗。音尙聞夫正始焉。文通希範。並具才思。彥升休文。肇開聲韻。輕重之和。擬諸金石。短長之節。雜以咸韶。蓋時會使然。故元音盡泄也。孝穆振采於江南。子山遷聲於河北。昭明勒選。六代範此規模。彥和著書。千古傳茲科律。迄於陳隋。極傷靡敝。天監大業之間。亦斯文升降之會哉。唐初四傑。並駕一時。式江薛之靡音。追庾徐之健筆。若夫燕許之宏裁。常楊之巨製。會昌一品之集。元白長慶之編。莫不並授龍文。聯登鳳閣。至於宣公翰苑之集。篤摯曲暢。國事賴之。又加一等矣。義山飛卿。以繁縟相高。柯古昭諫。



以新博領異。駢儷之文。斯稱極致。趙宋初造。鼎臣大年。猶沿唐舊。歐蘇王宋。始脫恆蹊。以氣行則機杼大變。驅成語則光景一新。然而衣辭錦繡。布帛傷其無華。工謝雕幾。簾業呈其樸鑿。南渡以還。浮溪首倡野處。西山亦稱名集。渭南北海。竝號高文。雖新格別成。而古意寢失。元之袁揭。冕弁一世。則又揚南宋餘波。非復三唐雅調也。載稽往古。統論斯文。日月以對待。曜采草木以錯比。成華玉十穀而皆雙。錦百兩而名匹。明堂斧藻。視畫績以成文。階屺笙鏞。聽鏗鉉而應節。自周以來。體格有殊。文章無異。若夫昌黎肇作。皇李從風。歐陽自興。蘇王繼軌。體既變而異。今文乃尊而稱古。綜其議論之作。竝升荀孟之堂。核其敘事之辭。獨步馬班之室。拙目妄譏。其紕繆。儉腹徒襲。爲空疏。此沿子史之正流。循經傳以分軌也。考夫魏文典論。士衡賦文。摯虞析其流別。任昉溯其原起。莫不謹嚴體製。評隲才華。豈知古調已遙。矯枉或過。莫守彥和之論。易爲真氏之宗矣。我師烏程孫司馬。職參書鳳。心擅雕龍。綜覽萬篇。博稽千古。文人之能事。已攬其全。才士之用心。深窺其祕。王銍選話。惟紀兩宋。謝伋談塵。略有萬言。雖創體裁。未臻美備。況夫學如滄海。必沿委以討原。詞比鄧林。在揣本而達末。百家之雜編別集。盡得遺珠。七閣之祕笈奇書。更吹藜火。凡此評文之語。勒成講藝之書。四駢六儷。觀其會通。七曜五雲。考其沈博。而且體分十八。已括蕭劉。序首二篇。特標騷選。比青麗白。卿雲增繡黼之輝。刻羽流商。天籟遏笙簧之響。使非胸羅萬卷。安能具此襟期。卽令下筆千言。未許臻茲醞釀也。元才閎陋。質心好麗文。幸得師承。側聞緒論。妄執丹管。而西行。願附驥尾。



而千里固知盧王出於今時。流江河而不廢。子雲生於後世。懸日月而不刊者矣。

福謹案司馬孫公乃太平府同知。

名梅烏程進士丙午科房師也。

葉氏廬墓詩文卷序

乾隆歲庚戌元與葉雲素先生

繼

相識于京師。蓋同出朱文正王文端二公門下也。先生學術深厚。貫通

古今。至性過人。篤于實踐。執親之喪。疏食廬墓。其事見於汪稼門制府尺牘中。嘉慶歲辛未。先生子東卿以尺牘詩文卷屬序之。元嘗讀禮記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每歎斯言。以爲肫摯。況親喪斬然邱隴。未乾者乎。墟墓之間。情境非一。禮記所謂哀者。風聲月色。雪地霜天。實爲砭骨刺心。直發天性也。夕陽欲暝。樵牧歸散。麻衣不溫。孑然獨立。松柏翳其寒色。桑榆收其晚景。少焉風入林表。聲如遠濤。悲從中來。未有不濟焉出涕者矣。或若生魄之月。低至下春。樹影雜亂。露氣泫濕。徙倚俯仰。四無人聲。時有伏兔竄出淺草。或冀此時得聞太息。及其終不可見。夜已鄉曙。噉然以號。曷可言已。又若夜雪初曉。積素滿山。獨來墓門。埽數尺地。布藁而坐。微風振于木末。飛霰落于懷袖。寒晨霜重。策杖草逕。皚皚滿履。時櫻棘刺。寒節有黯然之色。變人有恍然之心。一身若朽。百念盡灰。先人邱邱敝廬丙舍。若將終焉可也。且夫熙攘之跡。馳驅之勞。人世所不能無也。苟爲流俗所染。境致乎炙熱。紛華之地。情靡於從風。迴憶家山阡墓間。



風霜雪月。情境若此。未有不澹然慘然。自發其天性者也。以此言哀。哀何如之。嗚呼。彭殤雖達。非齊蘊裡之物。闔廬可恬。奚叅蒲褐之坐。用我儒修。敷此禮說。二氏之誘。知不溺矣。

### 歷山銘

乾隆六十年。龍集單閏。七月庚戌朔。起居注日講官。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提督山東學政。儀徵阮元。遊登歷山。勒銘樂石。其詞曰。  
登彼翠微。堂基戴石。岱麓分陰。媯田啓陌。雷雨坐生。峯巒競碧。樓駕三重。崖懸百尺。繞牆虹落。穿閣雲飛。碑頭六代。松要十圍。岑苔籍屐。天花滿衣。磴隨客意。嵐成佛輝。下涌泉源。清交水木。湖平鏡揩。城迴帶曲。野氣沈邨。林煙隱屋。兩岫同秋。千塍共綠。平原似海。曉日開天。燕齊道直。蓬萊影圓。山棲壽佛。臺降飛仙。後之來者。亦百千年。

### 注曾子研銘

中四惠通六藝。省言行。謹身世。測天員。窮禮制。聖所傳。賢勿替。

### 落日餘霞研銘

己未秋日。借邸于京師。衍聖公賜第。退直後。少得清暇。因銘研云。  
落日就暝。餘霞在天。蟬吟高樹。魚唼涼泉。蕉花垂露。竹葉含煙。羊鐙紈扇。几席清妍。



白圭詩館研銘

白圭之玷猶可磨。斯言之玷不可譌。

詩不可為也。為讀若平。秩南譌之譌。譌化也。

立行有玷更若何。

水師正威大銅礮銘

赤堇之質。黃金之色。瀆神脩貢。自交趾國。長贏兩尋。規圓繩直。嘉慶五年。天風蕩賊。斂而被焉。全其本德。歸正服逆。允宣厥職。駕海奔雷。萬鈞聲力。值發無虛。當堅必克。守我浙東。制彼遐域。元戎寶之。視茲銘刻。

官齋精舍銘

構茲精舍。三筵之地。銘於坐隅。所以自治。無欲乃澹。先明厥志。毋躁乃靜。道遠勉致。坐而共圖。行省之事。以此保民。以此計吏。虛己集益。委懷分寄。賢者守堅。能者耐勤。曰恕與忠。曰仁與義。不計其功。務正其誼。勿近于名。勿放于利。放利民傷。近名政偽。勿安于陋。勿舞其智。舞智必窮。安陋多蔽。勿懦而隨。勿激而肆。操勿迫蹙。寬勿廢墜。廉勿矯俗。居勿求備。士狹齒繁。情漓用匱。惟其太平。更難撫字。否毋諱疾。泰毋侈瑞。令煩愈擾。事監不綴。闕當速補。過戒終遂。平情持準。難說使器。中不逾情。庸不立異。心鎮常安。神清多識。制行實難。矢口則易。凡茲恆言。學焉未至。靜思自箴。靖共爾位。

寶龕鐘銘

臣元受兩朝恩。侍從禁近。備官司徒。惟帝五年。歲在己未。命臣撫浙。臣辭。帝手詔曰。卿宜力任仔肩。為朕



宣猷贊化。臣拜受命。撫浙三年。海濶未徹。風雨未蘇。作器能銘。臣何有焉。惟帝八年春二月。丁酉初吉。越二十六日壬戌。臣父年七十。受祿于帝。封光祿大夫。敢作寶蘇鐘。以應中春莢鐘之律。以斲眉壽。綰綽多福。以對揚天子丕顯休命。阮氏子子孫孫。其永寶用之。

刻扁鐘銘

惟帝八年春二月。丁酉初吉。越二十有六日。壬戌。臣父年七十。受祿于帝。封光祿大夫。用作刻扁蘇鐘。以應中春莢鐘之律。將命銅史金徒。運其甲子。司其商刻。而自擊之。嗶嗶離離。以斲眉壽于無疆。以對揚天子丕顯休命。阮氏子子孫孫。其永寶用之。

警鐘銘

時至則鳴。鏘然而警。叫旦戒晨。雖夢亦醒。士稚雞聲。彥國圓枕。趨朝泣政。視此乃寢。

古蘇鐘銘

惟嘉慶八年秋八月。浙江巡撫臣阮元。覲帝于鑾。帝錫宴三。錫玉如意一。荷囊四。刀一。衣一襲。暨鹿藪荔支之屬。臣元敢拜頷首。用對敷天子丕顯休命。九月戊午臣歸浙。紀帝恩命。刊銘古蘇鐘。永寶用之。

揚州隋文選樓銘

揚州隋文選樓。巷多見于宋王象之輿地紀勝等書。隋曹憲以文選學開之。唐李善等以注選繼之。非昭



明太子讀書處也。羅願鄂州集所謂文選巷。劉氏墨莊亦其地也。予之宅爲選巷舊址。嘉慶十年冬。遵先大夫遺志。于家廟西建隋文選樓。樓下爲廟之西塾。樓上祀隋祕書監曹憲。以唐沛王府參軍公孫羅。左拾遺魏模。模子度支郎景倩。崇賢館直學士李善。善子北海太守邕。句容處士許淹。配之。嘉慶十二年服除。乃爲銘曰。

文選樓巷。久著於揚。曹氏胤隋。李氏居唐。祥符以後。厥有墨莊。阮氏居之。廟祀江鄉。建隋選樓。用別于梁。棟充書秩。窗散芸香。刻銘片石。樹我山廡。

南宋尤本文選卷首畫象銘

蕭選曹注學傳揚州。貞觀之後。是有選樓。貴池宋本。棗板始尤。海內罕覩。數帙僅留。雷塘菴主。樓居邗溝。錦緘展校。髻櫛曬收。繪象卷首。一笠橫秋。

西瑯阿侍御摹坡公笠屐圖贊

彼何人斯。旣笠且屐。偶然類君。誰主誰客。冒雨團團。衝泥策策。樓隔涼雲。山留遊跡。孰柱其冠。孰文其鳥。惟此笠屐。於道大適。儻曰東坡。未異肥瘠。我屐欲蠟。與此同癖。細雨斜風。蒼苔白石。

方維祺太守以我觀我圖贊

大學修身。顏子克己。觀我之道。本爲儒理。易觀我生。无咎卽吉。豈無進退。道不敢失。



桂林隱山銘 并序

余生辰在正月廿日。近十餘年所駐之地。每於是日。效顧寧人謝客。獨往山寺。嘉慶廿四年。余歲五十有六。駐於桂林。是日策數騎避客于城西唐李渤所闢之隱山。登降周回。串行六洞。爰茗讀碑。竟日始返。竊以爲此一日之隱也。爰作銘辭。刻於北洞。

士高能隱。山靜迺壽。濬之主名。闢此奇秀。一山盡空。六洞互透。不鑿自通。雖探莫究。穴無雨來。岩如天覆。虛腹開潭。垂乳滴溜。寒澈鏡奩。響傳壺漏。引月入峽。吸雲穿竇。磴曲風搏。泉清石漱。仰壁藤垂。摩碑苔繡。蓮憶古香。桂疑秋瘦。招隱巖前。朝陽洞右。涼堂北開。高亭東構。獨出春城。清遊晴晝。曉嵐入懷。夕陽滿袖。一日小隱。千年古岫。何人能復。西湖之舊。隱山唐在西湖中央。有荷有舟。境地更奇。今爲田矣。

宋硯銘

古人之硯古之式。用以擊經發守墨。凡事求是必以實。如石堅重效於國。

端溪璞石硯銘

荆山之璞。以爲良璧。曷若不鑿之守。其黑于石。

粵溪茶坑天然大硯銘

粵溪之石。泐于往古。苔斑繡岑。松皮溜雨。磨爲巨硯。以鎮書府。書以銘之。雷塘莽主。



茶坑硯山銘

端溪片玉。松煙所浴。石壁留紅。天池瀉綠。溢浪低生。纖雲橫束。畫意詩情。大癡一幅。

端溪老岩研山銘

端溪一卷。因其自然。以為硯山。古蘚爛斑。

西齋銘

西齋老圃。似野人家。無多籬落。少著桑麻。硯惟墨守。天有綠遮。端巖列翠。讓木分樞。齋前有二木相讓井泉本爽。階

水勿斜。南雄有斜階水榻橫蒲席。窗護葛紗。鸚母啄稻。鹿女踏花。離枝摘荔。引蔓縣瓜。長匏扁豆。素馨紫茄。園樊

觀。欹廊煮茶。滌煩習靜。存樸黜華。學為圃者。忘在官衙。

乾隆癸丑仲冬上丁祭曲阜孔廟文

於戲孔子。傳道帝躬。用治斯世。斯道乃隆。堯舜賢遠。文軌大同。帝敬孔子。禮備儀崇。幸魯釋奠。講學臨雍。

教被瀛漠。豈惟域中。元奉帝命。視學於東。津逮洙泗。仰止聖宮。凜承時祭。癸丑仲冬。瞻俎習禮。循墻慕恭。

宗廟既入。百官景從。壇杏化雨。庭檜古風。簾鳴金石。壁振絲桐。兩楹之間。三獻既終。轍無歎鳳。室拜蹲龍。

神志雖肅。精誠詎充。聖道如天。敢希格通。惟聖之裔。子孫其逢。逢大也。洪範斷句與從同為韻惟聖之鄉。多士質忠。以元讓



陋。秉鐸何功。聖人佑之。啓秀發蒙。斯文在茲。天下所宗。帝方顓俊。聖惟達聰。

祭天目山神文

天目兩山。作鎮杭湖。出雲降雨。匯于具區。惟吳淞口。入海尾閭。洞天福地。神明所都。雷興電掣。龍起雲敷。開晦霽陰。風爲驅除。宜晴而晴。野無沮洳。宜雨而雨。曠者立蘇。神功聖德。佑民非虛。近年數郡。水旱堪虞。田未豐穫。潦浸田廬。長吏省愆。政刑有渝。未能感召。致鮮嘉符。今致潔蠲。民隱上疏。香醴入山。牲帛載途。拜求靈佑。惠此越吳。蠶桑倍收。麥稻大餘。功佑聖世。恩及農夫。疆吏祈報。謹竭其愚。







肇經室四集詩目錄

卷一

己酉

雨後過瀛臺

家吾山少司寇葵生屬題表園編修學浩勺湖草堂圖  
庶常館聽寒柝

庚戌

崇效寺法源寺看花晚集楊荔裳撰舍人齋中

皇上萬壽恭進宗經徵壽說文冊

恩賜大緞恭紀一首

辛亥

御試賦得眼鏡

二月大考紀恩一首



同沈雲椒少宰初南書房散直賜貂裘恭紀

壬子

初秋同孫淵如星衍言皋雲朝標兩同年遊萬泉寺涼水河後數日招同沈雲椒少宰那東甫彥成同年再遊

牛欄山

密雲縣迎駕

癸丑

泉宗廟扈駕御園道中

芭蕉

灤陽道中

月夜過趙北口

兗州道中

發落卷

曲阜城東



甲寅

萊州試院曉寒

寒亭

登州雜詩

登州聽海濤聲

過黃縣

題秦二世琅邪臺石刻

泰山碧霞元君廟

瓶中碧蓮

雨後泛舟登匯波樓

山左學署八詠

小滄浪亭

明鐵太保祠

秋日同徐太守大榕至龍洞遂遊佛峪還憩壽聖院搨元豐順應侯碑



泚上海棠秋日作花

靈巖山

同人登岱至對松山日暮而返

登嶧山

鄒縣謁孟廟晚宿孟博士第中

早行

卷二

乙卯

喜晤焦里堂循姊丈於東昌寄懷里中諸友自禹登山白雲峯東三里至佛峪

歷城白雲峯西北至錦屏巖憩壽聖院

壽聖院西南石壁上有龍洞出入里許

由龍洞巖下西過三龍潭十里至黑峪而返復至佛峪

寒食日長山縣道中雨

過臨淄縣齊侯墓



題江寧孫蓮水韶漢上舊遊詩後

海棠

木筆

萊州蜉蝣島

題海濱獨立圖

登蓬萊閣

過華不注山

小滄浪亭雅集和馬秋藥前輩履泰

五日濯纓橋小集遲馬秋藥前輩小疾不至以詩來卽和原韻

小滄浪亭

柬孫淵如同年

四照蓮

題何夢華元錫林外得碑圖

獨遊佛峪



爲新城王文簡公書立墓道碑

渡河

展母墓

敬題御賜暉壽平撫元人萬竿煙雨圖

敬題御賜暉壽平撫黃鶴山樵松崖翠壁圖

丙辰

嘉慶元年正月人日射鵠子於浙江學署之西園卽事聯句

題胡維君虔環山小隱圖

秦小峴觀察瀛招遊西湖晚謁表忠觀適錢裴山同年楷過訪未值有詩見投報以一律

渡錢塘江呈同舟諸友

梁湖道中

過謝氏東山

上虞縣

恭進授受禮成文冊蒙賜蟒袍一件荷包二對恭紀



會稽山謁大禹陵

女桑

曉雨後登吳山

五月二十一日曉登吳山雨霽復泛西湖

卽事

七夕

修暴書亭成

題錢可廬明經 大昭 蕉窗注雅圖

桂蕊

題董文敏摹趙文敏鵲華秋色圖

金井梧桐歌

湖州懷吳菡茨太守

丙辰重九登靈隱石筍峯

陳古華太守廷慶同爲桐江之遊至嚴州而返投詩贈別賦此爲報



和陳古華前輩桐廬道中韻

嚴州七里瀧漸江水

印泥

春夜江上聞角聯句

卷三

丁巳

桐廬九里洲梅花三萬餘樹侍親登岸遍遊奉命賦詩

金華夜泊

夜至永康縣

栝蒼山雨歌示諸生端木國瑚等

題方洪厓溥所藏張南華鷗舫雲溪圖即用南華元韻

遊古永嘉石門觀瀑布

自麗水放舟至永嘉四首

將由温州至台州過雁蕩前一日宿扶容村曉過四十九盤嶺至能仁寺



大龍湫歌

常雲峯

寄雁蕩

過馬鞍嶺

卽景

淨名寺蔬飯

試雁蕩山茶

登靈峯望五老靈芝諸峯

度謝公嶺望老僧巖

遊石梁洞

石門潭

出山宿大荆營

小窗

咏鐵拄杖



與興化顧藕怡仙根遊山卽題其詩稿一絕題謝侍御振定金焦夜遊圖

予在山左畜一馬甚駿及至浙不施鞍勒者輒浹旬日柔脆以死詩以惜之

題王蘭泉司寇昶三泖漁莊第七圖

張子白同年攜孳石翁畫至杭州展讀於定香亭上題詩記之

七月十一日同人過西湖晚泊湖心亭看月

海寧安瀾園雜詠

八月望後至海寧州登海塘觀潮

秋桑四首

題道場山歸雲菴孫太初墨跡卷後

謝蘊山前輩屬題蘇潭圖

題凌次仲教授廷堪校禮圖

卷四

戊午

上元後一日春讌和謝蘇潭方伯韻二首



五更過蘇堤列炬中見桃柳正妍

半山桃花十餘里春仲偕人兩次來遊元和蔣蔣山 霞蔚武進陸祁生 繼輅陸紹聞 耀通 皆有圖詠

紀事因題冊中

上巳桐江修禊

溯嚴瀨至蘭谿

金華試院宋自公堂後雙古柏

冒雨由縉雲趨麗水道出桃花交青黃龍諸嶺雲氣萬狀勝於晴時

山花

春盡日阻風青田和張子白同年 若采詩韻

重遊青田石門觀瀑布

蕉林驟雨

溫州江中孤嶼謁文丞相祠

台州試院在城北龍顧山之麓有樓巍然名曰四照書榜懸之

由臨海至天台



國清寺

華頂茅篷

薄暮重過石梁

夜宿上方廣寺藏經樓

萬年寺題僧達本壁

天台山紀遊

竹兜詞和陸九耀遜

天台籐杖歌

遊山陰陶石簣讀書處水石洞

戊午五月二十六日靈鷲峯銷夏聯句

嘉慶三年西湖始建蘇公祠誌事

秋日任滿還朝同人餞於西湖竹閣賦詩誌別

贈吳鑑人曾貫

贈鮑以文廷博



贈朱朗齋文藻

贈何夢華元錫

贈何春渚淇

贈朱青湖彭

贈周樸齋治平

贈端木子彝國瑚

題江子屏藩書窠圖卷

己未

會試闈中夜雨和石君師韻

恭和御製立秋日遣悶元韻

移竹

九月望裕陵禮成旋蹕復奉命敬閱山陵工程謹成八韻

趙忠毅公鐵如意歌

題宋高宗瑞應圖同彭芸楣館師作



題五代馬楚復溪州銅柱拓本

暖房示書之

武林歲暮

卷五

庚申

春日台州

庚申正月督兵海上往返天台未能入山

天台山大雪三日守凍剡溪

守凍

送趙介山文楷殿撰李墨莊鼎元舍人奉使册封琉球

題孫淵如觀察萬卷歸裝圖

綠葉

題西湖第一樓

題徐碧堂司馬聯奎秋艇狎鷗圖二首



贈李西巖總鎮

附李壯烈答詩

上虞道中

天台行帳題楊補帆 昌緒畫天台桃源圖

台州夜坐

初秋台州獲安南海寇事畢曉發回杭州

寫榜作

漪園晚眺

仲冬詣天竺復過靈隱蔬飯冒雪登西湖第一樓

浙東賑災紀事

屬王椒畦同年畫珠湖草堂圖即題

題王椒畦畫金華載詠樓圖

登八詠樓

卽事



桐廬九里洲看梅花四首

辛酉

賦得雷乃發聲

蘇隄春曉

二月十七日過皋亭山看桃花用六言律體

廿三日自海塘迴舟曉過皋亭復成一律

登鎮海招寶山閱新造水師大艦

臘月朔日入山祈雪出山過詒經精舍訪顧千里廣圻臧在東鋪堂用去年得雪詩韻

壬戌

曉至西溪祭社稷壇

海寧州迎潮

安瀾園小憩

自乍浦彩旗門觀海至秦駐山

題汪蛟門先生少壯三好圖



秋日西湖泛舟

駐杭州時每九月花奴自揚州載菊來奉

親宴爲寫秋江載菊圖題之四首

同人分詠古十印得劉淵之印

置西漢定陶鼎於焦山媵之以詩

浙撫署東偏誠本堂巨石嘉慶七年移立澹凝精舍方池中以予字字之曰雲臺峯用蘇黃壺中九華倡和詩韻

卷六

癸亥

癸亥正月二十日四十生日避客往海塘用白香山四十歲白髮詩韻

澹凝精舍卽事

吳蜀師甄

與諸友分賦商周十三酒器爲堂上壽得商父丁角

爲朱椒堂爲弼題朱氏月潭八景圖冊八首



自題珠湖射鴨圖小像

澹凝精舍卽事

綠陰課詒經精舍擬作

澹凝精舍初夏

那東甫同年由廣東奉使過浙賦贈

飛霜鏡引

壬戌孟夏由靈隱徒步過韜光菴直上北高峯頂癸亥孟夏又至留題觀海畫卷

夏日過雲棲

西院平臺落成

虎邱後山小憩

沂州道中二首

曉過敖陽

羊流站

自新泰至泰安登岱夜宿孔子廟曉觀日出作



癸丑七月赴山東夜宿新城縣南今復以癸亥七月入都過此以一絕紀之

出古北口上親獲鹿於山莊得賜割鮮

過普陀宗乘須彌福壽二廟

萬樹園賜宴恭紀一首

中秋日山莊恩賜曲宴用唐王建詩韻

過青石梁用陳雲伯顧鄭鄉廷綸倡和詩韻

秋柳

題錢裴山同年使車紀勝圖

馬秋藥光祿用曹唐遊仙七律體爲古人贈答詩倣擬三首

珠湖草堂因洪湖汎濫屢在水中癸亥入覲過揚州尙無水患小住一夕分題八首

夜宿母墓

癸亥九月十九日與諸故友相聚於平山堂爲展重陽詩會卽以贈別

九月廿一日爲金焦之遊

重題秋江載菊圖卷二首



題桃花春浪渡江圖

冬至前澹凝精舍閒坐

甬江夜泊

題陳默齋參軍廣寧攤書圖三首

種園葵

冬至測晷

臘月十九日拜蘇公祠

立春日恩賜福字恭紀

卷七

甲子

題陳曼生種榆仙館圖

復與諸友分賦商周十三酒器爲堂上壽得周兕觥

春日漪園卽事

題秋平黃居士文暘淨因張道人因埽垢山房聯吟圖



朱右甫爲弼摹輯續鐘鼎款識作秋齋摹篆圖因作論鐘鼎文絕句十六首題之

由永康至縉雲

過桃花嶺

山花四首

觀青田石門洞天瀑布夜宿洞口

由温州渡江至樂清

遊天台桐柏宮觀瓊臺雙闕

宿國清寺

雨中至高明寺

雨後至石梁觀瀑宿上方廣寺

曉發石梁

萬年寺前古樹

山禽五首

回杭州



題牡丹巨蝶畫屏

桐花落白綿名曰桐綿咏之

晚過西湖

古之蘭乃澤蘭非今之蘭也種之階下并繪之

題畫扇三種花

八月十五闈中作用坡公八月十五催試官詩韻

附徐司馬聯奎和詩

試院煎茶用蘇公詩韻

題朱椒堂西冷話別圖

修西湖行宮畢奉安仁皇帝純皇帝龍牌恭紀

題和內子畫歲朝圖獻堂上韻

乙丑

安瀾園月中作

命海塘兵剪柳三千餘枝遍插西湖并令海防道以後每年添插千枝永爲公案



行賑湖州示官士

卷八

丁卯

辭雷塘墓菴

渡河

月夜拜滕文公廟

曲阜鐵山園贈衍聖公孔治山 慶鏞內弟

河間

定興曉發

渡滹沱

渡漳水望銅雀臺遺址

廣王右丞夷門歌

陳留懷古寄示二弟仲嘉亨子常生

大梁除夕

文選樓詩存



戊辰

答陸九纘通

大風霾登吹臺

過密縣

中嶽嵩高詩三首

嵩山三石闕歌

嵩陽隱居

大梁

嵩嶽歸步禱得春澤誌喜一首

臨淮關阻雨

戊辰五月辦賊至寧波爲前提督壯烈伯李忠毅公建昭忠祠哭祭之

初秋澹凝精舍小憩

題曲江亭圖

題曹夔音摹趙松雪樂志論圖卷





拜岳鄂王廟

分詠歲寒雜物二首

將渡錢塘江夜宿六和塔院

姚江舟中除夕

庚申六月余乘風破安南寇船于台州獲其四總兵印銷之爲劍今八年矣戊辰冬復剿蔡牽于海上夜舟看劍寫詩劍匣

己巳

題何夢華上舍訪書圖

靈隱置書藏紀事

題趙忠毅公癸卯年自書詩卷後

蔣蔣邨學博炯請書厲樊榭徵君墓碑置祭田

八月十五日浙江提督邱公良功會福建提督王公得祿於寧波普陀洋十七日先追及蔡牽於台州魚山洋擊之十八日復會擊之於溫州黑水洋沈其船牽及其妻子皆死於海詩以誌慰  
題家藏漢延熹華嶽廟碑軸子



題北湖墓碑圖

貞觀金塗造象阿彌陀銅碑歌集翁覃溪先生齋中作

屠琴隲庶常傳將出爲縣令所寓京城米市胡同有古藤二株自繪圖卷索題

詠絮亭以畫冊寄索題

題朱野雲處士鶴年祭研圖

卷九

庚午

與諸表兄弟共建外祖榮祿公林氏祠堂於揚州陳家集天后宮側記事一首

己未借寓京師衍聖公邸曾栽竹三叢藤花兩本庚午再寓添栽槐柳桃海棠藥枝丁香并舊有古槐榆椿棗穀共三十餘株記以一律授之館人

門生屠琴隲以翰林改宰儀徵翁覃溪先生倡詠餞送遂亦以詩贈行

綠樹

題內子綠靜軒圖

題陳受笙均十三鏡齋詩稿後



題陳迦陵先生填詞圖卷

題女羅亭香影移梅詞意圖卷

昌運宮白皮松歌

覺生寺觀永樂大銅鐘

雨後遊萬柳堂

京師揚州會館第三層院中種竹百餘竿題其軒曰小竹西

新秋月夜

過瀛臺見秋荷盛開

辛未

唐花歌

秦小峴少司寇予告歸田餞之於萬柳堂卽題其城西草堂圖疊司寇和余萬柳堂四律韻

二月十八日雪後獨遊萬柳堂題壁間元人雪景畫中

寒食日偕朱野雲遊萬柳堂夜宿寺中清明日復看花柳

上巳日萬柳堂同人小集看野雲處士栽柳和翁覃溪先生韻



野雲處士種柳萬柳堂自作圖卷屬題

與法梧門前輩式善同遊西山先過八里莊慈壽寺

渡桑乾河入西山登羅喉嶺

游潭柘山宿岫雲寺倚松閣

遊戒臺寺

戒臺寺古松

途中小雨

獨遊萬柳堂

辛未初秋移寓阜成門

即平澤門

內上岡新居有小園樹石之趣題壁四首

中秋小園鐙月

同野雲山人小園坐雨

昌運宮爲古道院白松七株虧蔽霜雪松下青苔平鋪竟地雨後來遊闕無人迹

研背坡公笠履像

聽福祜孔厚諸兒夜讀



王楷堂比部 廷紹齋中七尺端溪大石硯歌

種菜

題吳荷屋 榮光登岱小照

題圖 韞布曹學閔二公戒壇祠圖

題書之靜春居圖卷

壬申

小園初春

三月二十日駕幸南苑大閱恭紀

夜宿萬柳堂贈覺性開士和翁覃溪先生韻

小園雜詩

首夏奉使山西辦蒙古阿拉善鹽池事內子餞於小園率賦

過井陘關

太原晉祠

晉水



懸壺山

臺駘廟

聖母祠

古柏

貞觀晉祠銘

涼堂

曉涼

磁州滄泉道中

正定喜雨

小園

寄題焦里堂姊夫半九書塾八詠并示瓊甥

中秋小園鏡月

出古北口四百里至木蘭圍口

木蘭山口





初用眼鏡臨清舟中作

題張淥卿詠露華榭稿

拜汶上分水廟

仿鑄漢建初銅尺歌和翁覃溪先生

十二月十一日夜宿海州雲臺山東海營次日閱兵

過海州板浦弔淩次仲教授

卷十

癸酉

高郵雨後舟中歌

泊瓜洲督運自題江鄉籌運圖

題郭頻伽摩神廬圖卷

題蝶夢園圖卷用董思翁自書詩韻

遊淮陰柳衣園憶京寓蝶夢園

隋宮瓦



題柳徑停雲圖卷子三疊萬柳堂詩韻

繹代賑

重陽泊天津登芥園小樓

甲戌

春草軒詠春草寄仲嘉二弟

與王柳邨處士豫丁柏川觀察淮方靜也茂才士僕焦山僧借菴同立焦山書藏詩以紀事

賀翁覃谿先生重赴甲戌科恩榮宴

過珠湖草堂用自題射鴨圖舊韻二首

夜宿雷塘墓菴

曉發攝山

雨後過青陽五溪登望華亭看雲中九華山

九華憶古二絕

舟過小孤山

冬至日雪窗偶成



登滕王閣

詠十三金石文房

甲戌除夕接雷塘庵僧心平書詩以答之

乙亥

齊侯壘歌

伊墨卿太守乘綬由閩赴都過南昌賦別

用余家瓜洲紅船爲式在南昌造船以爲救生諸事之用瓜洲船乘風歸去三日至瓜洲矣

夏夜雷雨題楚夜雨雷鐘銘宋搨本冊

夏夜

讀吳穀人前輩錫麒有正味齋續集卽用見寄原韻和寄

題雪窗圖卷用去年韻

丙子

正月八日立春游百花洲

春雨



百花洲春晴

百花洲課士作得花字

以沈檀爲勾股形筆筒嵌鏡於其弦處卽以爲硯屏照墨也刻詩代銘

題金帶圍花開宴圖

將由豫章赴中州過廬山作

大梁丙子立冬後一日卽得雪四寸再疊雪窗圖韻

治大梁撫署後圃偶題

臘前三日將出都與野雲山人同宿萬柳堂覺性開士方丈曉行賦別

十二月過趙州茶亭僧舍

丁丑

春日安陸道中題王鑑畫楚山清曉卷

彝陵峽口望蜀江

荊州懷古

泊調絃口



荆襄雜詩九首

竊園聽鶯

關洞庭水師畢登岳陽樓

望君山

丁丑九月十一日謁南嶽廟遂登祝融峯頂

唐懷素綠天庵

遊浯溪讀唐中興頌用黃文節詩韻

過瀟湘合流處

自湖南零陵入廣西全州避雨宿湘山寺次日曉發

卷十一

丁丑

桂舟三章章四句

登沙角礮臺閱水師畢卽乘水師提督之兵船過零丁外洋看大窰山望老萬山回澳門閱香山兵  
因題船額曰瀛舟



戊寅

初食荔枝

節樓前木芙蓉

詠玻璃窗

肇慶七星巖下校武望石硯山

伯玉亭節相寄示臨安平夷紀事詩書畵二首

自梧州泝灘江經龍門劍窖之險

桂林微雪疊雪窗舊韻

桂林除夕憶雷塘庵僧心平

己卯

隱山三章章四句

八念八首

登桂林棲霞星巖隱山諸窟洞

桂林春望



桂館春夜初晴

憶江南春

送春日去桂林

柳州柳侯祠

龍賓道中

上林道中

由賓州至邕州過崑崙關觀狄武襄進兵處下橫州烏蠻大灘拜馬伏波將軍廟

嶺南荔支詞

賦得喜雨課兒擬作

夜宿清遠峽曉登峽山飛來寺

英德道中

度梅嶺

東林道中詠肩輿瓶中桂花

過淝水



鳳陽漲阻夜泊

宿趙北口

正大光明殿萬壽宴蒙恩親賜杯酒恭紀一首

渡淮有懷河北諸公

偕仲嘉宿雷塘庵樓

結蘇亭于木蘭院竹南古銀杏北

選樓蠟梅

偕張芟塘 維植步過渡春橋小憩倚虹園

風雪夜行樅陽江

舟中望廬山

由南康入蠡澤

宗舫

梅嶺張文獻公祠看梅花

度梅嶺用前韻



庚辰

望遠鏡中望月歌

鸞羽歌

端州北岩綠硯石歌

桂林陳相國元孫繼昌中庚辰狀元且爲解會三元廣西蓮龔方伯有詩紀盛和韻一首

粵西平樂峽中

新秋夜行陽朔灘水上

庚辰嶺南除夕

辛巳

西齋待月

壬午

過合肥見陸廣文繼輅出示文集談杭州舊遊

壬午述職歸過珠湖草堂

及門陳雲伯文述爲江都令尹邀遊焦山作詩卽和雲伯韻時同遊者王柳邨僧借庵令尹之子裴



之柳邨之子屋余弟亨

西南風阻留住采石磯太白樓

大姑山阻風看月

落日放船好

大暑節坐滄江虹紅船由江都直達洪都江湖夏闊月明如晝或阻風太白樓下晝看青山夜臥皓月或乘風馬當山外夜濤滂湃俄頃百里紀以一律寫留船中

香稻米飯

大榕

述職後謁昌陵回粵七月度梅嶺再疊梅嶺舊韻一首

余撫浙江江西皆曾修建鄉闈號舍今督粵粵闈號舍七千六百餘間更湫隘皆改建寬大之秋兼撫印監臨鄉試書誌一律



掣經室四集詩卷一

琅嬛仙館詩略

己酉

雨後過瀛臺

淡虹殘雨壓飛埃。清籟霏微霽色開。青鳥拂雲歸閬苑。白魚吹浪過蓬萊。神仙此日應同駐。車馬何人不暫回。半嚮金鰲橋上望。水南猶自轉輕雷。

家吾山少司寇葵生屬題裴園編修學浩勺湖草堂圖

雲堞依春浦。長淮瀉古渠。輞川王氏宅。笠澤陸家廬。公本金閨彥。文探玉署儲。量才原有尺。銜命屢登車。彭澤歌歸去。天台賦遂初。湖波通一勺。書卷富三餘。賞雨宜茅屋。看花奉板輿。小山多桂樹。秋水足鱸魚。烟柳才藏塔。風蒲不礙漁。過橋開菡萏。繞舍種秣簠。陸屋東西住。陶樓上下居。燕泥春戶敞。螢火夜窗虛。祕笈人爭借。遺經我自疏。山東皆法鄭。河北盡師徐。詞賦傳司馬。春秋學仲舒。名猶傳藝苑。地不改經畬。詎意洪河決。旋教別墅淤。居人憂浥溼。之子歎沮洳。舊列門生籍。來麾使者旟。瓣香心暗記。荒草手親鋤。葑沼疏鬢水。蘭堂曳佩琚。文翁新講室。尉氏古門閭。丙歲初經此。申年昔降予。竊唼學使賦。及拜侍郎裾。地剩三篙水。家餘萬軸書。竹林能免俗。把臂意何如。



庶常館聽寒柝

空街夜冷欲三更。閣閣何人相競鳴。靜掩蕭齋聞斷續。夢迴虛枕數分明。催殘月影低無色。敲碎霜華落有聲。明日早朝清漏急。車中聽到紫微城。

庚戌

崇效寺法源寺看花晚集楊荔裳揆舍人齋中

匆匆春事月已三。看花幾度來城南。城南韋杜曲復曲。按記兩處尋伽藍。入門嘉樹生衆綠。柳絲榆莢桑可蠶。粥魚茶板寂無響。珠宮琳宇深潭潭。雜花園殿作香界。一瓣不著飛龍龕。丁香細乳結瑣碎。棠棣弱榦垂離離。何如三丈海棠樹。千枝萬藥相交參。前度看花值紅雨。小苞溼透臙脂含。今朝穠極色反淡。鉛華爛漫春尤酣。祇林奇卉我未識。毋乃此是優鉢曇。惜難十日花下臥。不及蜂蝶時時探。夕陽門外散金影。歸來小巷同停驂。元規有塵拂扇落。但以嘯詠生清談。我雖不解酒中味。一杯目飲知其甘。春鐙垂燼街鼓疊。欲去不去情猶耽。相約更待鼠姑放。借閒再訪枯禪庵。

皇上萬壽恭進宗經徵壽說文冊恩賜大緞恭紀一首

敬脩符典贊皇唐。采段承恩出尙方。豈有高詞繪天日。猥蒙華袞被文章。絲綸曉奉金門詔。經緯親歸玉尺量。共拜瀛臺變輅下。拂衣已染御爐香。



辛亥

御試賦得眼鏡

得他字五言八韻  
大考一等一名

引鏡能明眼。玻璃試拭磨。佳名傳鑿鑿。雅製出歐羅。窺戶穿雙月。臨池滿一波。連環圓可解。合璧薄相磋。玉鑑呈豪穎。晶盤辨指螺。風中塵可障。花下霧非訛。眸瞭寧須此。瞳重不恃他。聖人原未御。目力壽徵多。

二月大考紀恩一首

乞假方期省故園

上年冬請假旋里省親。掌院阿公以大考將近不允。

敢期親擢冠詞垣

元卷本第二上親擢置一等第一

曾將一册邀宸賞

上年冬上閱元所進宗經徵壽說文

册蒙持賜衣緞

更幸連篇被御論

元大考詩疏中字句上一覽記之舉以獎論

備尹青宮堂有範

向來大考編檢陞任學士已為最優元蒙恩更擢少詹事

值班西殿室皆溫

蒙恩

旨在懋勤殿南書房行走

微臣何以殫心力。始答生成曠代恩。

同沈雲椒少宰初南書房散直

紫垣散直半斜陽。殘暑迎秋尚未涼。待得上車風氣透。東華門外晚荷香。

賜貂裘恭紀

垂問衣貂未。頒裘到從官。恩真同顧復。臣本最清寒。著雪趨金殿。含香下玉欄。歸來面慈父。持共采衣看。



壬子

初秋同孫淵如星衍言皋雲朝標同年遊萬泉寺涼水河後數日招同沈雲椒少宰那東甫彥成同年再遊

鳳城南去鳳泉頭。尋得招提一再遊。潦後苔萍留野岸。雨餘禾黍壯平疇。三叉小逕依村轉。九曲清溪抱寺流。兩日不來風色老。最宜秋亦不禁秋。

蓼花蘆葉自縱橫。車馬何曾此處行。重到游蹤皆一轍。數人心跡總雙清。濯纓臨水歌相和。拄笏看山眼倍明。我本忘情學機事。灌園許聽桔槔聲。

三月垂楊六月荷。半年惜未此經過。門前高樹西風早。橋外野塘秋意多。遠色蕭森歸別業。詩心淡定對頭陀。誰知九陌黃塵外。自有清涼十里河。

望裏清光有所思。湖山非敢憶葦絲。詩人會處須乘暇。游子歸時未有期。野性消磨天趣少。吟懷荒落夕陽知。晚來倚馬茶亭外。一段高情讀斷碑。

牛欄山

小山徑數里。靈蹟連牛欄。輪蹄歷磊砢。頑石圓如磐。雜樹夾崖口。木葉聲初乾。迤邐入山腹。宛轉拓地寬。人煙成小市。氣聚無風寒。出山攬山勢。卑扈且墮巒。一綫白狼河。入塞清流湍。衝沙走東麓。崖澳相鉤盤。



順流望潞河。北漕趨白檀。夕陽自今古。駐馬爲盤桓。

密雲縣迎駕

重邑據形勢。庠廡接白檀。山分通塞遠。水急刷沙寒。輦道依紅樹。舟梁護碧欄。天顏初日霽。共喜聖躬安。

癸丑

泉宗廟扈駕

維皇濩德澤。甘雨湛郊原。曉晴雲尚漬。夏首綠初繁。東勾柳成谷。西雉稻名村。泉響蛤猶吠。露涼蟬未喧。宮槐交翠蓋。堤草藉龍軒。青疇契宸賞。黃屋瞻崇尊。敷筵坐臨水。賜食共銜恩。清醴度雙闕。于此鏡心源。

御園道中

雲淡星爭出。風微月有波。五更殘雨歇。四野嫩涼多。溼氣歸林薄。清香發黍禾。行行天欲曙。休問夜如何。

芭蕉

閑心寥落依草木。手種芭蕉數葉長。讀畫略同抽卷軸。煮茶聊與鬪旗槍。簾櫳微隔綠逾淨。風雨不來心亦涼。何況昨宵聽淅瀝。小窗藤枕復匡牀。

灤陽道中

初陽照千峯。向背分晦顯。雲霞忽建標。嵐碧色已淺。山村起炊煙。輕風任舒卷。沙泉聲自清。露草光猶泫。



策馬循迴溪。崖谷迷宛轉。舉首望日輪。東西始可辨。

月夜過趙北口

燕南殘暑淡星河。爲避秋炎月夜過。露草清香蟲語細。水楊疎影馬蹄多。三更蟹舍明簾火。十里虹橋壓鏡波。豈有公孫能避世。太行西去隔滹沱。

兗州道中

平田泉水自成渠。村口秋林日影疎。著我肩輿安穩過。半看黃葉半看書。

發落卷

積案盈箱又幾千。此中容易損華年。明珠有淚拋何處。黃葉無聲落可憐。冷傍青氈猶剩墨。照殘紅燭已銷煙。那堪多少飄零意。爲爾臨風一惘然。

曲阜城東

庫門東去意蒼茫。泗水西流向夕陽。陵上白雲留少皞。地中黃土認空桑。策書字在郊麟死。鐘鼓聲銷海鳥藏。過客未談三古事。莫教先賦魯靈光。

魯庫門以大庭氏庫得名他國無之。

甲寅

萊州試院曉寒



渤海陽和尙未回。曉聞所鼓發輕雷。山風入院旆初動。潮氣滿城關未開。昨夜清樽思北海。何人博議似東萊。此時頗讓江南客。官閣春深落古梅。

寒亭

五千年下讀遺經。濰水橋東馬暫停。海右無如此間古。斟尋亭北有寒亭。

登州雜詩十首

轍睡分圖遠。萊牟鑿境通。山高饒怪石。海闊有長風。鹵地魚鹽薄。沙田黍稷豐。我來千里外。小住一城東。  
鎖院浹旬久。驚寒衣轉加。地東天早曙。春遠樹遲花。夜雨逢三月。雲濤落萬家。成連渺何處。寒水滿平沙。  
三面瀛洲水。舟行繞岸回。風波休轉漕。斥堠必登臺。漁戶編船住。番夷納費來。去年英吉利。受吏過蓬萊。  
城闕通帆船。滄濤壓女牆。旌旗風裏壯。鼓角地中藏。秋汎丹崖險。春耕竹島長。晚潮人散後。飛鳥上樓航。  
桑田言本幻。日主祀無名。人到之罘島。雞鳴不夜城。秦碑湮舊迹。漢使失回程。當日求仙處。皆從蜃市行。

凡史記載秦漢求仙之處。今皆有蜃市。蓋方士所藉以惑人者。

冠山森傑閣。吐氣接洪濛。曉戶宜賓日。低簷可避風。  
謂避風亭。捲環連碧玉。磨鏡出青銅。何處攜東海。坡公一

袖中。



南洋趨楚越。北岸接遼關。小賈輕航海。餘丁出墾山。人家挂綰羽。時節望刀環。略有唐風儉。惟留歲晚閒。山川饒毓秀。風土亦能寒。春女皆稠髮。鄉民愛素冠。比居千戶靜。近市一街寬。見說民稀訟。清閒是長官。俗樸難挑達。衣衿相與青。何人同獻賦。有士始橫經。古歎才難得。今求地有靈。當年施與宋。風雅總飄零。人歇新耕後。閒情在小邨。雨煙送歸路。花柳發春園。石壁支茅屋。蔬田結枳樊。轉慚行客過。車馬一時喧。

登州聽海濤聲

海雨溼土春初晴。海雲自北趨南行。風來渤海暮轉急。吹落萬派驚濤聲。初疑驅車來遠道。輪雷欲動遲而輕。後如閉閣伏虛枕。簷前凍雨千條傾。或是汝南馬旋磨。否則試院煎茶鎗。相視不語共欵聽。出戶仰首巡南榮。天空晝靜日將落。頗有鹵氣來山城。城頭雉列屋鱗次。其中直作波浪鳴。丹崖田戍近三里。長流迴洑聞縱橫。日行北陸海底暖。潛陽蒸起龍蛟鯨。譟聲騰沸島嶼振。夕汐淘汰沙石清。洋洋一洗耳底淨。心體虛豁無凡情。人生不俗卽仙骨。豈有大藥真長生。更待夏仲望岱嶽。遠收青色歸雙睛。耳目至此歎觀止。或令聾聵開聰明。

過黃縣

風軟平田不動塵。柳梯麥甲總宜人。行過百里東萊路。來看黃腫雨後春。

題秦二世琅邪臺石刻



我求秦石刻。若秦之求仙。求仙不可得。石刻終難湮。岱石經火燬。嶧石徒再鐫。之罘墮入海。海水潘爲淵。魯哉琅邪臺。椎築何殷填。黔首三萬戶。金石三千年。石高丈五尺。怪鐵鍊精堅。剝落盡三面。小篆留西偏。披羅復剔蘚。拓紙鳴槌氈。我來讀詔頌。載籍合馬遷。臣斯臣去疾。穆德名並傳。筆力入石理。玉柱勁且圓。點畫說偏旁。益知叔重賢。所惜頌與詩。變化隨雲煙。僧父磨粗沙。俗字鐫長天。餘此十三行。斯璽誠可憐。特立石鼓後。屹峙五鳳先。海風吹不倒。流徙悲斤權。蘇公頗好事。模刻城臺前。亦惟八十字。文款本未全。每見宋元碣。殘暴如廢甄。乃以嬴氏物。存者猶巋然。豈有鬼神護。而免列缺鞭。誠因麻石性。余所見秦及西漢碑皆麻粗石

泰山碧霞元君廟

元君唐代宅。帝女巽宮封。向背分齊魯。高明冠岱宗。萬山階下小。雙曜殿前逢。斗柄迴霄極。霞標建日春。銅瓴棲翡翠。藻井倒芙蓉。恍惚堂生樹。精誠牖見松。臨軒增地厚。卷幔發天容。帔接星文動。裳垂水繡穠。洪河衣帶闊。滄海鏡花鎔。挽洗盆疑華。開闕闕並嵩。玉華留宋璽。篆迹失秦峯。木德原宜穀。神功盡在農。棗梨香稅歇。鐙火夜梯重。縋鎖登先早。循牆走獨恭。翠微寒氣積。赤綴午光濃。試拜生雲石。應飛降雨龍。私懷零饋志。敢接向禽蹤。明日云亭路。難聞上界鐘。

瓶中碧蓮



帶得明湖水氣清。牕前兩日碧雲橫。粉衣零落青房小。研水簾風一段情。

雨後泛舟登匯波樓

急雨纔過水上樓。門前齊解木蘭舟。垂楊小屋菰蒲岸。不聽涼蟬已覺秋。  
湖裏荷花百頃田。溼香如霧綠如天。會須盡翦青蘆葉。頓放花光到客船。  
就樹營巢湖上家。罾魚小釣水三叉。南豐祠下無人到。籬落閒開木槿花。  
鵲華清翠近城多。十里泉田足稻荷。樓外斜陽秋色早。更從何處覓鷗波。

山左學署八詠

落日城頭晚。東風泉上春。湖光復山色。齊向倚欄人。  
四照樓

落落橋上人。泠泠橋下水。顧影獨整冠。清歌懷孺子。  
濯纓橋

鳥浴闌花外。魚跳窗影中。滄江臥米叟。畫舫記歐公。  
小石帆亭

十丈赤珊瑚。紅泉入鏡湖。輞川圖畫裏。惟解種茱萸。  
滄棠

岱雲一片白。風雨雕玲瓏。落地化爲玉。朗朗對裴公。  
玉玲瓏



臺迴煙波闊。檐虛夕照閒。寒鐘靜無語。霜氣滿秋山。

樓鐘

西軒石如菌。松杉得甘露。恐有仙人來。采與東坡去。

芝石

吉金與樂石。齊魯甲天下。積之一室中。證釋手親寫。

積古齋

小滄浪亭在鐵公祠旁。與學署近隔一湖。其後軒元題爲水木明瑟。用水經注語也。夏秋間。每泛舟過之。茶竈書牀。流連竟日。較之春秋行迹。頗分勞逸。

小港西軒外。扁舟北渚涯。百弓開柳岸。六柱泛蘆葦。獨往常無約。高情或有儕。李公休皂蓋。杜子屢青鞋。橋約圍栽葦。亭門窄縛柴。軒窗商啓閉。几席合安排。煮茗然雙鼎。攤書占一齋。寫碑金石錄。題字水松牌。檻曲看盤鶴。牆陰認篆螭。舊詩猶在竹。午夢間依槐。起對山鬢擁。閒臨天鏡揩。嵐光遙接案。波影上平階。巖屋小於匣。池魚細似釵。濠梁多古意。泉石湛秋懷。拄笏西風爽。褰簾夕照佳。新涼流玉宇。暮色動銀淮。月露收園鑰。輪蹄憶箭鞞。江湖浪遊跡。襟抱未全乖。

### 明鐵太保祠

易謁金陵廟。難櫻歷下鋒。兵戈驅石佛。風雨挫真龍。死願先平保。功甘讓盛庸。明湖舊祠外。秋水薦芙蓉。秋日同徐太守。大榕至龍洞。遂遊佛峪。還至龍洞。穿洞出。小憩壽聖院。揭元豐順應侯碑。



錦屏巖下扣禪關。林汲泉頭看水還。得路卻隨支遁馬。迎人都是范寬山。碑陽帶墨摹官勅。洞裏然燈照佛顏。既欲狂遊須盡興。城中難得一朝閒。

泝上海棠秋日作花

春深行部失花期。不見殘紅下歷陂。葉底西風闌外雨。泥人猶放兩三枝。

靈巖山

山谷通靈氣。伽藍出世情。辟支孤塔影。卓錫古泉聲。松問何年種。碑題過客名。憮然念塵迹。翠壁白雲橫。

同人登岱至對松山日暮而返

未及上翠微。暫攬松山勝。嵌巖置修除。緣壁起盤磴。拂衣千仞上。闌危不可凭。峯高多夕陰。天半風初勁。坐我萬松間。蒼翠互相競。白雲橫不流。中有新寒凝。林壑媚幽姿。泉石動清聽。已忘世人情。羨彼飛鳥性。

登嶧山

絡繹羣山勢。茲山定一尊。

元謂蒙嶧二山。皆以占象得名。尚書所謂曰蒙曰繹也。爾雅曰屬者繹。說文作圍。

排天雲作嶂。入地石連根。魯柝邾相近。秦碑

魏不存。

秦碑為北魏主所仆。杜少陵云孤障秦碑在者誤也。

祇今遊攬處。不必到書門。

嶧山秦刻石處名書門。

鄒縣謁孟廟晚宿孟博士第中



霸王代謝百年間。夫子風塵又轍環。若使靈臺開晉國。豈能秦石上鄒山。遺書賴有邠卿校。古廟惟餘博  
士閒。今夜斷機堂外住。主人鐙火照松關。

早行

戒道雞聲歇。炊煙起孤村。寒林無戀葉。隨鳥下平原。平原多枯草。繁霜被其根。鳥來無所食。還向空巢翻。  
村中有老農。曉起抱諸孫。傳聞達官過。策杖倚蓬門。屋西積草廩。屋東延朝暾。布衣木棉厚。顏色有餘溫。  
懸知爾室中。尚有升斗存。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07923



音